# 旅行雜誌


莫干翠竹夏生寒
黃山三度登臨
巡行浙東十五縣
坐運輸艦到美國
赴英旅途漫筆
北投溫泉試浴記


莫干山蘆花蕩




民國三十五年
八月號
第二十卷・第八期

CHINA TRAVELER
Vol. 20, No. 8 · August 1946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Youth dress
公司商店均售
1946年 又一貢獻
套頭 青年裝
一等國民應穿一等服裝
上海中光內衣製造廠
總發行所：陝西北路(西摩路)一一九弄八號　電話三八四九三
門市部　南京東路七七八號

# 民生實業公司

現有輪船九十艘分別行駛下列航線：

渝申線　渝嘉線　渝瀘線
渝津線　渝滬線　敘屏線
渝宜線　渝萬線　渝碚線
渝敘線　渝長線　渝合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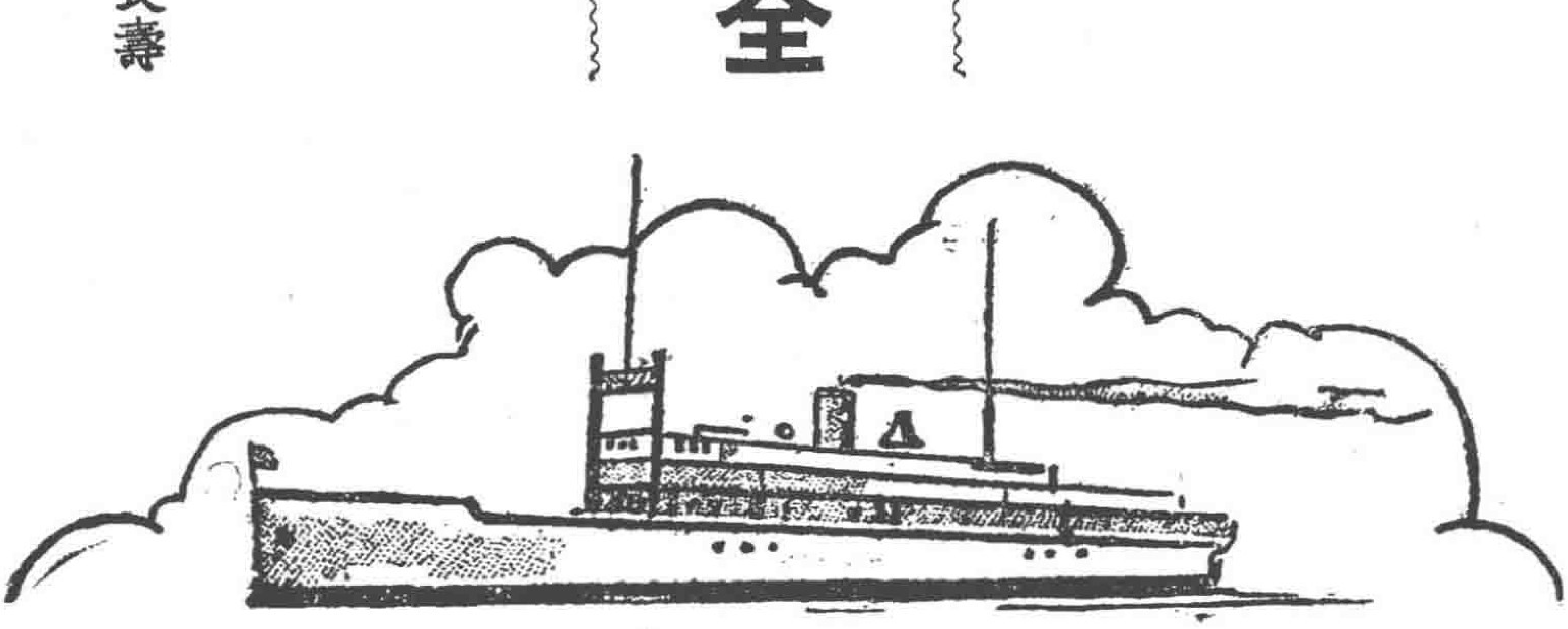
乘本公司輪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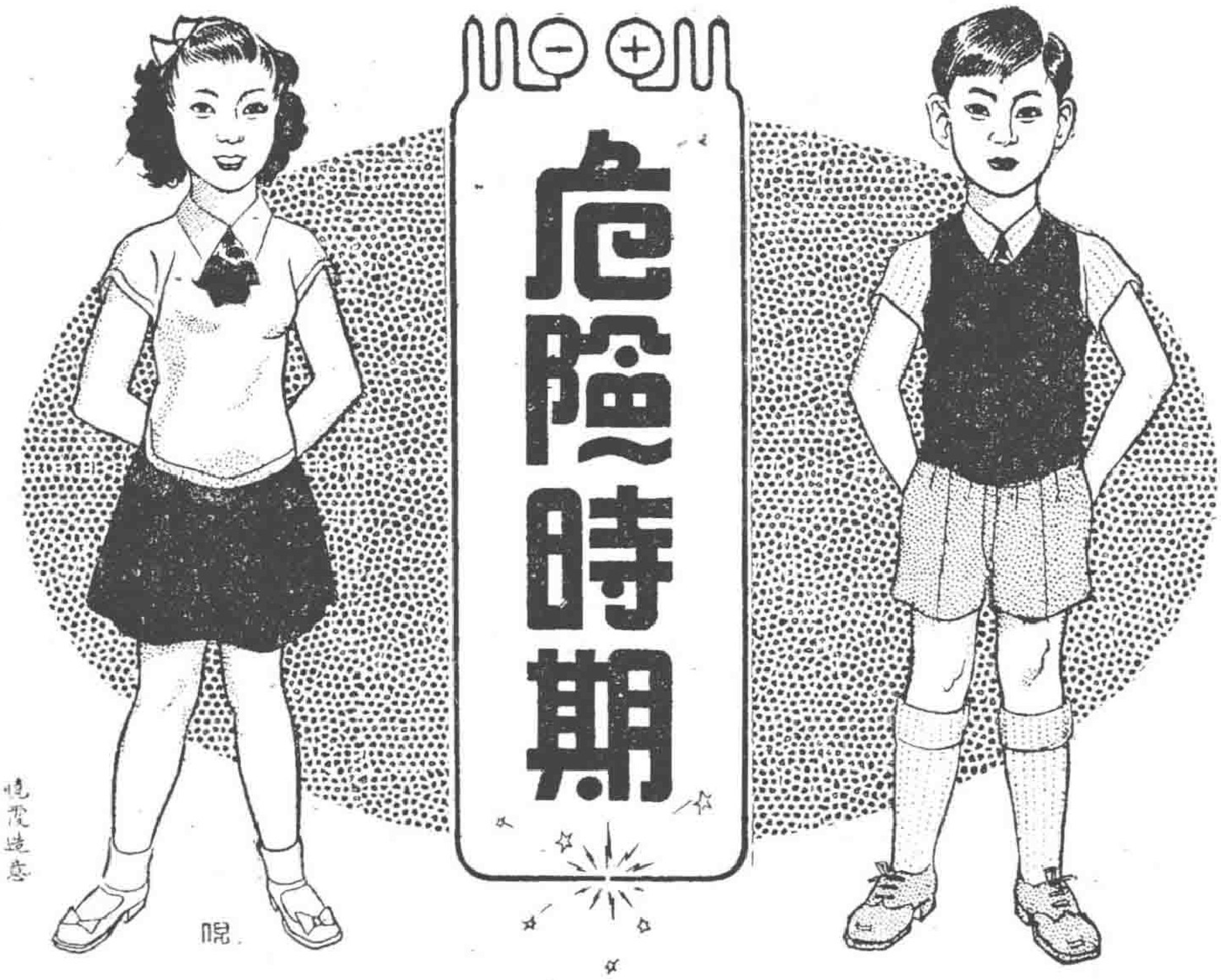
**清潔　舒適　迅速　安全**

總公司　重慶朝天門
電話　四一三〇六
電報掛號　〇六七四

上海分公司　上海外灘九號
電話　一三五五五
電報掛號　二五八〇

各地分公司　南京　漢口　宜昌　萬縣　陪陵　長壽
瀘洲　敘府　樂山　北碚　合川






如男兒聲帶變潤．女兒乳房膨脹作痛等等．當此時期．實為一生強弱之總關鍵．既嚴重．而且危險．倘衛養得宜．則發育正常體格健全．終身享樂．幸福無窮．反之．則發育滯緩．軀幹瘦小．萎黃羸弱．甚至未老先衰．百病隨身．故為父母者．宜於此時．務使兒女進服魚肝油精出類拔萃製品．

男女幼童．而至發育成人．在生理上每有顯著之感覺，

# 海力命

因本廠製造該劑之設備及採用之原料．提煉之手續．已達世界最高標準．其維他命甲及丁之豐富．較之舶來品有過之無不及．其品質之純正．已由全國名醫及數百萬服者加以證實．君如顧慮子女前途之幸福．萬勿忽略此危險時期

**功能**
助長發育．改善體素
病後滋補．增進健康
輔助戒煙．產生精力

**主治**
先天不足．發育不良
神經衰弱．童癆腺病
骨軟夜盲．佝僂病等

## 新亞藥廠製造

各大藥房均售




五六—〇九四

名點名菜
中秋月餅
# 喬家柵湯糰
老牌出品
全國聞名
電話七四一七四號
襄陽路（拉都路）三三六號

# 三八香煙


愛不離口
中國和成煙草公司

# 大來公司
## 照相材料部
各國大小鏡頭
新型攝影鏡箱
各式放大器具
冲印應用藥料
一切放印晒紙
照相業用燈件

攝影用品
應有盡有
冲洗免費
隔日取件

南京東路二十號（沙遜大廈舖面）電話一四七七七


旅行護照需用相片
王開
尺寸準確清晰美觀
交件迅速
旅行紀念贈送相片
請到王開來拍
技術超高不同凡響
王開照相
冷氣設備　全滬第一
南京東路三七八號　電話：九一二四五


黑人髮漿
黑人霜
黑人香皂
黑人頭水
黑人頭油
黑人牙粉
黑人美髮霜
黑人牙膏廠出品
總經理百昌行


面友
白嫩
去斑
FACE FRIEND
老牌「面友」含有貴重藥料「白裏仙」確能白嫩皮膚去除雀斑而對於去除
烟容尤著特效
另有面友香粉香濃粉淨
（各處均售）

五六一〇九六

#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發展旅行事業

## 第二十卷 八月號 目次


莫干翠竹夏生寒……于伯琴……一

黃山三度登臨……朱偰……五

重慶歸人登臨牯嶺……徐里……一五

巡行浙東十五縣……馬懷麟……一七

台灣日月潭（補白）……二二

瑞典的光景流連……雷紅……二三

坐渾輪艦到美國……張延祥……二七

赴英旅途漫筆……霍安暄……二九

北投溫泉試浴記……陳松明……三七

接收人語（下）……程志政……四一

台灣日月潭（美術圖景）……四九

牛津劍橋划船競賽（美術圖景）……五〇

英倫兩大學競渡記……諤厂……五一

雲南溫泉甲全國……陳炎冰……五三

西北邊地拾異……（六）……陳澄之……五五

直升風……伍必熙……六一

歐美采風記……（五六）……沁明女士……六三

關於竹子……毓新……六七

海屋劍客羣（長篇小說）（六）……葉勁風……六九

中國航空公司各綫航空客運價目表……八〇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十五日出版

發行人 唐渭濱

編輯人 趙君豪

總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電報掛號二四六四號（旅）

重慶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重慶中正路二〇五號

昆明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昆明護國路二三號

分發行所 各地中國旅行社及各招待所

經售處 上海及各埠書坊


### 旅行雜誌自由定戶訂購辦法

一、訂費每戶暫收國幣壹萬元

二、本社收款後掣給定費收據嗣後每逢雜誌出版即按期儘先寄發

三、書價以印刷地點門市售價八折優待郵費另加寄遞方法分自取平寄掛號航空航空掛號數種由定戶自行擇定未經指定者概以掛號寄遞

四、來款將罄時本社當另開計數單以供查考俾便續定

五、凡能介紹親友加入本誌自由定戶滿十份者免費贈閱本誌一份半年二十份者贈閱本誌一份全年

六、本誌自由定戶購買本社出版書籍概以八折計算惟以向上海本社出版科購買爲限

七、來函及匯款請書明本社「出版科」字樣以資迅捷

中國旅行社謹訂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本期實售國幣2000圓

#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經營一切商業銀行及儲蓄信託業務

宗旨：服務社會，
輔助工商實業，
發展國外貿易。

總行：上海甯波路五十號

本埠分行：
上海愚園路　上海南京西路　上海八仙橋　上海林森中路
上海北四川路　上海東大名路

外埠分支行處：
重慶　成都　宜賓　樂山　萬縣　貴陽　昆明　西安
寶鷄　長沙　南昌　屯溪　漢口　漢口漢正街　蕪湖
南京　鎮江　無錫　蘇州　香港　廣州　北平　天津
青島　濟南　蚌埠

# 莫干翠竹夏生寒

在重慶過了三個夏天，如處大洪爐中。我的家在一個小山坡上，登臨高處，可以望見烟水迷茫的嘉陵江。在夏天早晨起來，向嘉陵江眺望，如果是白茫茫一片，江上有了一層薄霧，那一天的酷熱是更可怕的了。因為早上有霧，是晴天的象徵，當灰色的霧掩映着火紅色的太陽從林梢上升時，我們的汗珠已從身上蒸發出來。

中午的氣候，像火焚一樣，靜靜地坐在家裏，汗水也會直流，至於桌椅臥榻，皆炙手可熱，把抽屜徐徐推開時，有一股熱氣，向外直撲。晚上，坐在庭園中納涼，沒有一絲風息，只有細數天上的星斗，和望着碧綠的大芭蕉，聊以自娛而已。

每年咀咒着，明年夏天，不要再在重慶吧。

由於重慶的酷熱，時時想念着莫干山的清涼，尤其午倦拋書，竹榻入夢的情景，令人悠然神往。回憶若干年前，登山消夏，行囊中攜有詩集，海月牋，印泥等等，文人結習未除，上山以後，以為不知道要寫下多少韻事來。車到庾村，坐着竹轎，循老路登山，一路竹響泉聲，好景目不暇接。山居的生活，悠閒恬靜，聽泉品茗，超然物外，幾不知人間有愁苦之事。

蘆溝橋的礮聲，把一切悠閒享樂和逸興遄飛的雅事，統統擊破了。終於九年來不曾能够上莫干山去。嘗挂在口邊的，是

崗頭種有千竿竹，
不減淸陰待我歸。


莫干山竹林

于伯琴

## 歡迎老友歸來

今年七月下旬，是勝利後第一次重游舊地。

早上七時五十分，和中國旅行社莫干山游覽團一行同車出發。我們坐的是西湖號遊覽車，大家都有座位。一路眺望車外景色，畢竟江南的風物，比四川的氣息要親熱得多。每塊泥土，每座山峯，掠着車牕而過，如遇到故人一樣。在車上，和同行的游伴，厮混久了，大家都很投機，從猛拱河谷作戰一直談到日寇投降為止，這其間有許多可歌可泣的神聖史蹟。

中午，西湖號停在杭州城站。由杭州中國旅行社派十輪大卡車一輛到站迎候。一小時後，我們已在裏西湖畔的樓外樓，舉箸大嚼了。天氣雖然燠熱，從湖上吹來的風，將暑氣趕走，胸襟豎適了許多。我獨自立在露台上向西湖眺望，西湖沒有變樣，濃綠的山，柔靜的水，一切依然。在樓外樓門外的幾株垂楊，仍以舊日姿態歡迎着老友歸來。

## 一路步行上山

午後二時半，我們向莫干山進發。卡車

出武林門後，車子開始跳動起來，沿着小河前行，一直至瓶窰一段，路基損壞尚可，自瓶窰以下，便無法疾馳，因爲經過了很多風景美好的地方，我們在車上左右瞻顧，並不覺得十分顚簸。在五時光景，到了莫干山山麓庾村。

庾村已大非昔比，沒有九年前的整潔，然而站在這裏看遠近的山峯，蒼翠的竹林，不曾改觀。因爲這一回同游的人數是二十一人，而山麓的轎子只有十乘，當然健壯者徒步，老弱者乘輿。論年齡，我已有乘轎的資格，然而我自以爲年青，邁開大步，和少年們並肩前進。於是我們分成兩組，坐轎的一羣人循老路上山，我們沿着新路向前。新路是平坦的馬路，不過坡度太陡，隨着山勢蜿蜒曲折，走了一段，向下面看看，方知半小時辛苦經行的路途，只不過跨過兩個山頭，到天池寺才完成一半的路。天池寺渺小幽暗，當然不能和杭州的靈隱寺相比擬，然而這裏頗有古趣，值得自傲的，有兩棵大銀杏，矗立門首，據說已有數百年的歷史了。

我們坐在銀杏下面略事休息，再鼓勇前進，經過許多竹林，最後到達了黃膺白先生所建的陟圯亭，稍事停留，再轉折上去，便是蔭山，從雙林路上去，直達崗頭路二五三號，這裏是中國旅行社的夏令臨時招待所。坐轎子從老路上山的朋友，比我們早到了半小時，他們正在洗面進茗，非常閒適的樣子。我畢竟還可以，走了十里路，並不覺得疲乏，和青年人一樣。

## 在招待所下榻

我們先得欣賞招待所，是一座西式房屋，已經油漆一新。屋前有長方形的廣場，一部份舖草皮，其餘的隙地，種些雜糧，顯出農家的風趣。進了會客室，兩面臨牕，可以遠眺山景。膳廳就在客廳的隔壁，簡單的佈置，引起我的好感，其實這裏相當廣闊，如果佈置得精緻些，簡直看不出是在山上呢。在屋角火爐旁，有一塊多餘的地方，放了一張寫字檯，旅行社職員就在那裏辦公。此外樓下還有兩間單人房。樓上呢，有臥室四間，其中最大的一間，安放統舖六張，其餘三間，則分置雙人床和單人床。這裏平均可以容納二十個客人。莫干山原有鐵路旅館一所，現在尚未修復，而上山小游和業主前來探視房屋的，每苦無適當休息之處，今有此臨時招待所，可以說是適應需要，聽說旅行社方面還是在三天以內佈置完成的，此種服務精神，應寄予崇高之讚揚。

今天天氣很好，我們休息一會，便到屋後去散步，方發覺這座招待所的房屋，是依山勢高下而建的，在前面看來是二層，後面則爲三層，可惜底層光綫較暗，不適宜於居住罷了。沿着石級，再向下面走去，到網球場，但是網球場已遍植包穀之屬，如欲拍球，尚需要相當修理，只好待之來年了。在球場的東南角上，有一口水槽，泉水汩汩下流，異常甘冽，頗合細水長流之意。

## 崗頭墩觀落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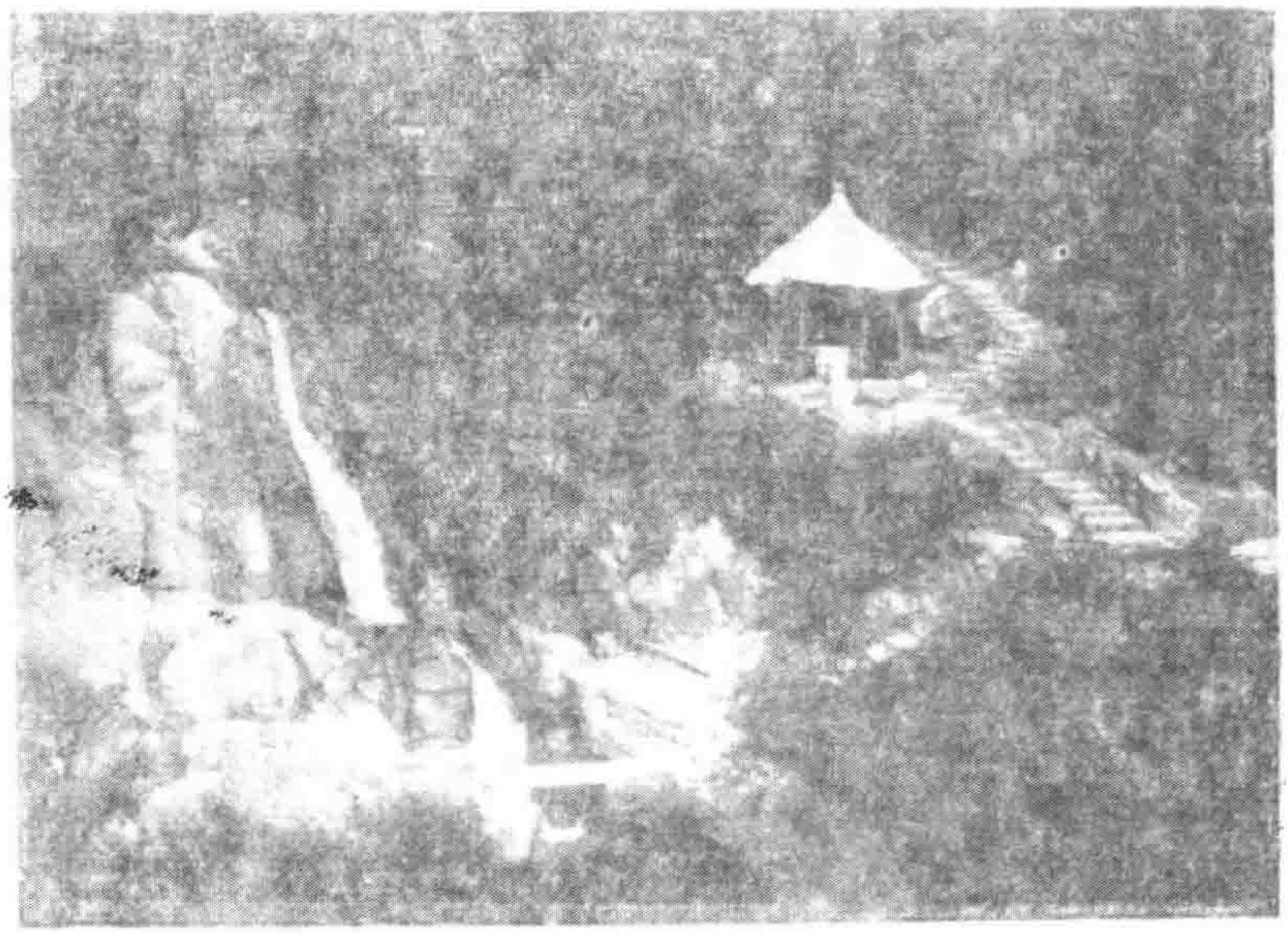
我們眞幸運，就在這球場上看到落日的景色，本來崗頭落日，是莫干名景之一，起初，在遠山的邊緣上，看到一輪很大的太陽，大得像車輪，顏色鮮紅，金光燦爛，不可逼視，而在太陽的四周圍，則有許多絢爛的雲彩，或紅，或紫，或黃，或絳，交織成一幅五彩圖畫。

太陽的降落很迅速的，片刻之間，這火紅的車輪，已變成紫色，只有半個在山頭上，再經過數秒鐘後，紫色又轉變爲紫黑色，下沉了，下沉了，太陽於倏忽間完全不見，而天空的雲彩，也沒有從前那樣絢爛，一切都歸於平淡了。

## 看屋的人痛苦

天色漸漸黑暗下來，莫干山沒有電火，招待所用煤油燈，室內顯得沉靜，在客邸之中，難得有此一夜，度此清寂空靈的氛圍，所以沒有電火照耀，反而覺得別有一番滋味。晚上，同游的人計畫明日游程，並圍坐談話，非常親切有味。據這兒看守房子的人說，自民國廿六年的夏季莫干山經過一次極度繁榮後，一直在悲慘中過着生活，這九個年頭兒，也不知道怎樣度過來的。日本鬼子忽來忽去，捉摸不定，每次鬼子上山，我們先得到消息，把山上的婦女藏匿，當然旅客和房屋主人早已下山了，這

裏所說的婦女，僅是看屋人的妻女而已。鬼子來時，到處亂闖，看見心愛的東西，便隨意取去，甚至於把房屋的門和牕子都拆走了。當然在此兵荒馬亂的時代，山上並不安靖，除了日本鬼子而外，還有別處來的不良份子，隨意出入，所以山上較好的房屋，只賸下一個空殼子，因為禁不住一而再；再而三的刦掠，最後只有拆除門戶了。


莫干山劍池瀑布

大家有點惘然，但是很關心看守房屋的日常生活，據說，山上只是一個風景區，原無生產，在平時，看屋人全靠主人所給的工資，勉强度過，自從中日戰事發生，消息隔斷，匯兌不通，有許多業主早已遠赴內地，更那裏來的接濟呢？所以他們只好自力更生，把許多有草皮的園地全部翻去了，改種包穀之類，苦度了九年冗長的歲月。

## 半夜寒意侵尋

的確，這八九年來眞所謂人無分男女老幼，地無分東南西北，莫不受盡生活上之煎熬，然而沒有這長期的痛苦煆煉，或許今日的莫干山，還沒有我們的游覽蹤跡。今天，尤其是今夜，苦盡甘來，追話酸辛，至少已充滿快樂的情緒。

在山上住宿，我最初以為雖然不需要席子，但亦似乎無需蓋被。招待所方面為我們準備的，有毯子等等。我於就寢之初，只穿一套睡衣，周身舒泰，栩然入夢，豈知一覺醒來，微感寒意，於無意間將毛毯裹住了周身，始得酣適成眠。莫干山夏天的溫度，以中午而言，通常不會超過八十五度，至於夜裏，當然不能和上海及杭州比較了。

## 觀雲海訪劍池

第二天，我起身很早，立即下樓，在屋後遠眺，又看到遍山的雲海，所有全山的房屋，頓失所在，依稀彷彿，只看到一些亭台樓閣的影子。天上的雲，汪洋一片，好像在大海中，隨着風勢，走得極快。有許多雲像一堆堆棉花，在天空飛舞，又有許多奇形怪狀的雲層，愈積愈濃，把整個的山，換成另外一個境界。

我自以為很幸運，昨天看到落日，今晨又領略雲海之勝。

早餐完畢後，我們便隨意游覽，當然先去訪劍池，自招待所直下雙林路，到了蔭山，一路向南，沿坡而降，勢甚陡削，約走了三里路，始達劍池。我們並沒有看到莫邪干將的磨劍遺跡，但是劍池瀑布，聲勢浩瀚，往下直瀉，發出清越的聲音，心情為之一壯。我們走到瀑布的下面，再經過幾個轉折，便到鐵路旅館的網球場，可惜這裏草深沒脛，氣象荒蕪，要加整理，非經過若干歲月不可。

## 竹林芳馨氣味

午飯後，到金家山，蘆花蕩一帶去游覽，參觀了空無人居的別墅，有許多地處冷僻，而建築不甚宏偉的房屋，反得保全，至於那些名人的別業，內部家具，多被搬走，縱有人看守，亦無濟於事。這可說莫干山的空前浩刦了。蘆花蕩以泉水出名，左近人家食用的水，大半在此

汲取。

我們又到過禮拜堂，居高臨下，遠望高下參差的竹林，一片青葱碧綠，於微風蕩漾中，有芳馨的氣味。

我們在莫干山匆匆游覽，僅僅乎看了一個大概，未能去游碧塢，福水，更不能到天池山去盤玩半日，就這樣跨上歸途了。對於我個人，此次游覽莫干山，可說是重溫舊夢，承中國旅行社招待所同人熱情款待，甚覺滿意，願乘此機會一致感謝之忱。

## 結着深緣的人

與莫干山始終結着深緣的，有周慶雲，張靜江，黃膺白三先生。其實並不能說結着深緣，只可說他們三位對於莫干山有特別愛好。

周慶雲先生，我始終不曾見過面，但知道他有一別墅在瀑布路，頗擅風物之勝。周先生對於山上的貢獻甚大，除了築路而外，曾以個人的力量，維護名勝，劍池，碧塢兩處瀑布的建亭修砌，全是他經營的。周先生又編纂一部莫干山志，內容十分完備，關於莫干山的記載，這一部志書比較正確。周先生在戰前即已謝世，我們追念前賢，當不能忘記他的功勳。

張靜江先生現在仍在美國，當他主浙江省政時，對於浙江全省的建設，頗著成績，從杭州到莫干山這一段公路，在張先生手裏築成。至於山上的建設，若電話，電燈，電報，以及使莫干山完成現代化的避暑區，全是張先生主浙時期內所經辦的。

黃膺白先生對於莫干山，具有深切感情，當他在北平主持政委會時，還抽閒南來，在山上住了多時。他致力於教育和生產，山麓庾村的莫干山小學，是黃先生創辦的。他曾試驗山下土壤，遍植桐樹，希望以生產來改善農民的生活。黃先生每次上山，並不攜帶隨從，甚至於脫下長衫，着短衣一襲，在竹林深處，徒步往還，所有山上的人，莫不敬愛黃先生的。

除了周、張、黃三先生而外，還得提一提劉烈卿先生，他做得一手好詩，狀述山中風物，極其深刻而且極有力量，他詠山雨樓望云：『一樓疑入海，四顧忽忘山，』又詠雲海有『萬山深處竟亡山』之句，俱切實而生動，可惜劉先生也早作古人了。

莫干山風雨的景色，非常可觀，可惜此行匆匆，未能看到。曾記得劉大白先生寫『莫干山上的風雨』一詩，極其眞切，茲載在下面，作爲此文的插曲：

朝朝暮暮，
儘是風風雨雨，
挾着些雲雲霧霧，
向高山噴噴吐吐。

花翻草覆，
藤飛樹舞，
不管淋漓零亂，
顛狂得不由自主。

記得滿山樓閣，
參差無數，
怎朝也白茫茫一片無尋處，
暮也黑漫漫一片無尋處？

虧它近處幾星燈火，
雲霧也難遮住，
到晚來依稀透露，
約略鄰家三五。

最後，我應得說明的，游覽莫干山，不一定限於夏季，晴朗的秋天，亦是游山的季節。同時，我們熱烈盼望浙江省政府主席沈成章先生以往昔建設青島市的精神來整理莫干山，使得它能和夏都牯嶺媲美，成爲東南唯一的避暑勝地。

中國旅行社
莫干山臨時招待所
地址•崗頭路二五三號
竭誠爲旅客服務一切

# 黃山三度登臨

## 博大雄奇饒松石雲海之勝

朱偰

軒皇曾此駐龍旌　藥臼丹爐隱太清　翠壑不隨人世改　黃雲長共海潮平
混成石柱臨仙闕　削出芙蓉瞰碧城　試上天都同首望　青鸞飛處氣縱橫

余三游黃山，未嘗有記，蓋行役於戎馬倉皇之間，固未遑走筆爲文也。三十五年夏，余遠游滇蜀歸來，因先君藏書於歙，八載兵火，幸得保全，須親往處理，遂再游黃山。余所覽名山至廣，嘗論海內名山，峨眉以秀勝，青城以幽勝，華山以險勝，匡廬以瀑布勝，天目以森林勝；然求奇巍秀拔，獨兼衆美，所謂『雲凝碧漢，氣冠羣山』者，則莫如黃山。余三度登臨，遍覽形勝，『黃海』之奇觀，松石之絕景，以及天都之秀，蓮華之高，石筍之奇，『日華』之麗，無不領略，）始信文字之技有窮，而造物者之巧無盡也。茲先概說黃山，再述游踪。

### 黃山概說

黃山古稱黟山，當安徽太平歙縣之交，北屬太平，南屬歙縣。宋無名氏著黃山圖經，稱爲軒轅黃帝棲眞之所。唐天寶六年六月十七日，始改爲黃山。按名山洞府，往往附有神話，黃山亦不能獨外，周書異記神仙傳云：

軒轅黃帝問道于廣成子，受胎息于容成子，吐納而谷神不死；獲靈丹于浮坵翁，遂思超溟渤，游蓬萊，乃告浮坵公曰：願楅衣躬侍脩煉。浮坵公曰：『擇賢而師，學必精奧，棲隱勝地，業則易成。煉金爲丹，必假于山水，山秀水正，其藥乃靈。江南黟山，據得其中，雲凝碧漢，氣冠羣山，神仙止焉。地無葷辛，境絕腥腐；古本靈藥，三冬不凋；名花異果，四季皆有。山高木茂，可爲炭以成藥；迸泉直瀉，狀如飛布，下有靈泉，香美清溫，冬夏無變。若能齋心潔己，沐浴其中，飲之灌腸，萬病皆愈矣。』黃帝遂命駕與容成子浮坵公同游此山。〔得道上昇〕……

按此種神話，往往而有；黃山志疑信參半，以爲黃帝嘗陟王屋，升鼎湖，登崆峒，之具茨，適東岱，入金谷，『未聞與浮丘容成登黟山鍊丹也』；『但黃帝遍歷五嶽，縉雲青城，皆所環轍；黟山幽奧靈奇，無愧神僊窟宅。周書異記及山志之詳於記黟，因詳軒黃之僊去，或非虛也。』

實則黃山在三國以前，爲山越所盤據，山深地險，鴻濛未闢。六朝以降，屢伐山越，漢族勢力，始伸張至宣城西南；然探勝尋幽者，如謝靈運輩，尚未能一至其地。黃山在唐以前無詩，非無因也。及唐李白，始有『送溫處士歸黃山白鵝峯舊居詩，既有隱淪，必漸開闢。唐宋以降，詩人至者漸衆。南宋咸淳間，始有游記之作。（吳龍翰黃山游記）而黃山圖經，亦見自北宋景祐年間。（許楚黃山歷代圖經考）然則黃山之開闢，實始於唐，稱於宋，而盛於元明以降。自後詩歌游記，代不絕書，然佳者實尠，未足爲山靈生色。歷代第一流詩人，如李杜蘇黃，皆未嘗一至黃山；李白雖有『黃山四千仞，三十二蓮峯』之句，然玩其辭意，實未嘗登臨。名山奧區，未得仙筆品題，亦有幸有不幸也夫！故董其昌云：『方域之內，嶽有五，封有十二，黃山不得一焉，未爲山靈羞。若夫天台有興公之賦，石門有康樂之詠，匡廬有青蓮之謠，終南有盧鴻王維之圖，黃山亦不得一焉。雖秀甲九州，不幾小缺陷乎？』然非黃山之有負於世人，實詩人畫家之有負於黃山耳。

黃山高度，舊說一千一百七十丈（黃山圖經）；實測一千九百五十四公尺（據吾友地理學家 Wissma

品測圖），既高出匡廬（一五四三公尺）衡嶽，復迴絕天台（一一〇〇公尺）雁蕩（一〇〇〇公尺），我國東南諸山，無出其右。其山龍嵸雀巍，峯以千計，然得名者，凡三十六峯。（詳見黃山圖經及閔麟嗣纂黃山志）

黃山三十六峯，今大致可考；然古人紀載方位，每恃東西南北四字，而千山叢碕，萬壑重疊，其不能明示位置，固其所宜。今惟形狀特殊，個性分明者，猶可確指其處；他則圖經山志所載，與今日一般所認，不無出入矣。（如浮丘峯，圖經云：連疊障峯西南；山志亦云：近疊障峯西南；注云：『踰東則平天矼，又東則光明頂。』今按疊障峯在山北松谷庵上，而浮丘峯則在山西南盡處，不特與疊障峯相去極遠，即與平天矼光明頂，亦尚隔雲門聖泉雲際諸峯。非古人紀載繆誤，即今人誤認浮丘峯矣。）

三十六峯而外，名峯尚多：如始信峯窮松石之勝，連蕊峯極象形之奇，白鵝峯見太白之詩，石笋峯入霞客之記，皆不在三十六峯之列。自普門安公乘宿夢因緣闢文殊院（按普門大師從代州夢境得其地，後於黃山訪得之），命老人峯背一嶺曰三觀嶺，於是命名者紛起，曰光明頂，曰天海，曰師子林，皆傅會文殊院而名也。三十六峯舊名，皆道家所命；而後起之名，則更含有釋家色彩。觀夫山名之迭替，亦可見釋道二家勢力之消長。昔之仙山，今已化為文殊道場，而有「中五台山」之目。仙山寥寂，余昔游峨眉，亦有同感焉。

黃山雲海，蔚為大觀，故有「黃海奇觀」之名。梅村詩所謂「白門移得絲絲柳，黃海歸來步步雲」，（詠董小宛）即指此也。今人以光明頂以南為前海，師子林以北為後海，平天矼以西曰西海門，石門峯以東曰東海門。每逢雲海平鋪，蕩漾萬里，巖岫漂流，若沉若浮，滿耳天風海濤之聲，飄飄然有航海之感。余嘗一見之於羅浮，再見之於匡廬，三見之於峨眉，而尤以『黃海奇觀』歎止焉。黃山形勝，略敘如上，綱舉目張，乃得瞭如指掌。玆請再敘游踪，以誌勝概。



雨中之人字瀑

翠壑丹崖千丈畫
白雲紅葉一谿詩

# 由温泉登天都峯

余以六月中旬，再至黃山，巒光雲影，不殊舊時，而兵戈之後，村舍蕭條，湯口一帶，行人稀少。十七日清曉，發自旅行社。是日輕雲澹蕩，惠風和暘，山光流黛，水色映碧，如山靈預知我來，特為顯其奇奧者。溯逍遙溪而上，渡橋為居士林，故祥符寺址。寺創始於唐開元天寶間，宋大中祥符元年，勅改今名。舊有古木千章，風動谷鳴，迴雲翳日，今已濯濯矣。遙望人字瀑，娘娘分兩股而下，覩銀河直落九天者，別饒風致。拾級而上，緣溪右岸，夾道修竹千竿；緣天中行，碧雲無際。有古寺掩映翠竹叢中者，紫雲寺也。余二十六年避兵居此，歲月蹉跎，迄今已九易寒暑矣。寺居紫雲岩下，舊稱「黃山一茅蓬」，前臨青龍潭，却負人字瀑，泠泠泉聲，繞耳不絕。寺後有「紫雲巖」石刻，前有木蓮二株，亭亭似蓋，高與樓齊，四月開花，香飄數里，誠異種也。

再上為正道居雙谿閣，皆後人新建。東北事變以後，國事日危，當局迎段祺瑞南下，擬安置於黃山，築正道居以待之，然段氏實未嘗一日居也。雙谿閣當人字瀑與桃花溪（即逍遙溪）之匯，飛雲濺雪，笙簧滿耳。溯溪西北行，硃沙溪自慈光寺來會。再上過虎頭岩，巨石如虎，雄踞道旁，蓮花溝自蓮花峯來會。遙望蓮花蓮蕊聖泉諸峯，丹崖翠壑，掩映嵐光雲影間。入山漸深，景色愈幽，而鳥啼花落，杳無人行。前過醉石，懸崖疊起，狀若橫琴，泉流石上，噴薄而下，如奏商聲，如吐哀音，曰鳴弦泉；其傍復有一泉，直落崖間，曰落星泉。徘徊其間，令人起『高山流水』之思，為之低徊不止。

由虎頭岩取小徑直上，為慈光寺，高九百十公尺

，居硃沙峯下，舊稱朱砂庵。明嘉靖間，玄陽道人舊居。萬曆丙午，普門禪師入黃山，玄陽之徒福陽道人，以庵畀師，改創法海禪院，繼賜額曰慈光寺。寺據半山平陽，硃沙峯障其後，天都紫石青鸞等峯峙其右，蓮花聖泉諸峯繞其左，皆層巒岩嶂，干霄淩雲；尤以硃砂峯純骨無膚，宛若削成；山色如硃砂，而蒼松映之，丹翠交織，采色絢目。山下諸刹，以此寺爲最占形勝。

由寺後拾級北上，踰金沙矼（高九四〇公尺），下臨深澗，遙望天都峰嶸，連天而起，眞有「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五嶽掩赤城」之概。緣澗上行，山徑漸仄，而幽蘭飄香，杜鵑吐艷，空谷無人，自開自落。至半山寺（高一三八二公尺），危樓一角，依崖而建，仰望五老峯上，有石如雞，展翅欲啼，或題於石上曰：「空中聞天雞」，蓋借用李太白句。時有松鼠攀援危巖上，矯捷如飛，肢間有蹼，不類恆鼠，蓋鼯鼠也。飯於半山寺，擬以午後登天都峯，一展胸襟。

由半山寺而上，石磴陡絕，至天門坎，已高一千六百二十八公尺。登老人峯，傴僂似人，蓋卽石人峯，譌爲老人峯耳。下臨絕壑，深不可測。西望蓮花峯亭亭玉立，花瓣披離；蓮蕊峯含苞欲放，壁立千尋，遠眺二峯，以此爲最勝。蓮蕊峯下深坳處，復有小石歧立，如二女子並肩而坐，前復有一石，宛然羊形，俗曰「姊妹放羊」，惟妙惟肖。下三觀嶺，過鼇魚石，犀牛望月諸勝。自此以往，無樹非松，無松不奇。逕文殊院下，至天都蓮花二峯之交（高一六五五公尺），右折攀藤附葛而上，石磴盤空，鳥道淩雲，絕險處護以石欄，繞以鐵索，始獲上昇。道右有大士石，臨風玉立，衣褶宛然；道左有矮石，蹲踞而拜，俗曰「羅漢拜觀音」。自此石磴愈峻，直上天都；俯瞰後海，石筍林立，劍戟縱橫，排空指日。將及峯腰，路稍平坦，道右削壁天生，宛如屏風，石刻「天上玉屏」；其上一松橫出，鐵幹夭矯，斜掛片石上。須臾雲蓬蓬生足下，大地山河，漸隱鴻濛中。再上穿石門石洞，度石梁，曰青龍脊，左右懸絕，深不見底。昔無鐵索石欄，行人都匍匐而過，然猶驚心盪魄，慄慄不已。由此越石室，過探海松，夭矯騰空，勢欲拏雲，凡三起三落，斜向滄海而去。更有長松淩雲，霜骨峻


探　海　松

嶒；間或虬枝偃掛，倒走龍蛇，滿峯怪翰飛舞，勢如拏雲攫日，黃山松石之奇，到此已見一斑矣。既登天都絕頂，高一千九百十三公尺，天風浩浩，大地漫漫，諸峯慴服，盡如培塿，獨蓮花峯錚錚比肩，勢不相下。振衣峯巔，游目萬里，三十六峯，盡出足下。須臾霧起，一望蒼茫，白雲洶湧，浩浩無際，微軀渺然，如滄海一粟。因振筆疾書古風一首，以誌其奇：

天都秀出南斗傍　上挹星辰挾雪霜
風雲終古相激盪　景氣時輝日月光
拔地干霄千萬丈　橫天直上矗穹蒼
羣峯匍匐盡足下　萬山重疊皆平岡
惟有蓮峯不相讓　蓮華蓮蕊互低昂
浮邱樂比肩（浮丘峯）　容成遙相望（容成峯）
始信丹崖上（始信峯）　雲外有仙鄉（雲外峯）
聞道軒轅上昇處（軒轅峯）　青鸞白鶴共翺翔（青鸞峯）
君不見
障郡古稱天子都　鴻濛未闢天路殊
太白南游不到此　風光信美奈若何
安得巨筆起山靈　寫作江山萬里圖

須臾白雲漸斂，平鋪峯腰，銀光蕩漾，彌望似海。時日色平西，峯下雲氣中忽現金光，彩色如虹，既幻作三輪，中現人影，手動影亦動。余數年前游峨眉，登金頂觀雲，嘗親見之，卽峨眉所謂「佛光」，一稱「攝身光」者是也。與雨後現虹，同一物理；惟身臨高山，雲在其下，得見全虹；且金光隱現，多至三數重，光景離奇，爲可珍耳。詢諸同游，皆未嘗見。既考山志，則知古人亦嘗見之，儒者稱爲「日華」，而釋家則稱爲『佛光』。明楊補光明項日華詩小序云：烟午忽月，非月也；乃日斂芒呈體，全似月耳



天都峯

。有物橫入圓規，如蝕狀，久至過半乃分；繼日端纏繞作金縷光熾空光，復遠下別峯，丹紫萬狀，而近頂則猶未煙霧也。衆觀愕然，莫知所名，以有類乎月之華也，因名之華而係之以詩。

又黃山志卷三靈異志云：

萬曆壬子春，僧一乘將創靜室石筍矼；二月十五日，鄰僧慈愍過訪，從左矼類身下瞰；一乘忽心動，昔在峨眉深崖見佛光與此似，將無欲放光耶。念之未言，而雲中倏見光，見成五色。俄一乘之徒二人，洎工作四人分途來，慈愍亟指示，光滅矣。因復禱，光再見，各見自身之影。工徒投禮在地，皆大歡喜。

山志注云：

佛光素著於峨眉五臺，又劉定之登廬山，見雲有瑞光，王安石爲之記。今黃山常有之。僧景賢云：『黃山瑞光不一，曰飛雲，如片雲冉冉從山頂飛渡；曰串雲，圓如聚珠，纍纍如串；曰攝身光，在對岸照徹若鏡，游人所見不同。』大約數語，曲盡變幻矣。

按所謂『佛光』，本係陽光折射雲氣而成，與日月華及雨虹，同一原理，不過一爲直射，一爲斜射，有不同耳。乃好事者神其言，傅會佛法，造爲種種神話；不知海市蜃樓，各有其因，特人智未啓，遂信爲神爲佛，世間迷信，皆可作如是觀也。

## 文殊院觀『鋪海』

由天都峯直下大士石，至天都蓮花二峯之交，再登石梯，危徑逼仄，透迤石髓間，懸崖中裂，谽谺欲墜。歷小心坡，過蒲團石，行巨石罅中，爲臥龍洞，昔有臥龍松，如蒼龍偃臥，首忽上昂，夭矯凌雲。萬斯備黃山怪松歌云：

昨從一線天邊過　鐵幹橫欹似龍臥
騰虛飛掛片石上　醉倚胡床仰面唾

余嘗見雪莊大師臥龍松圖，歎爲奇絕，惜今已亡矣。再上經度仙橋，過一線天，回顧蓬萊三島，玲瓏秀削，宛似島嶼，恐海上仙山，無此絕景。再上入文殊院，陰幽深窅，疑非人世。更上將至文殊院，有松夭矯路口，似迎門揖客，曰迎客松；與院西送客松，遙遙相對。按今之迎客送客二松，昔總名爲迎送松；然昔日二松，枝葉交接，楊廷顯迎送詩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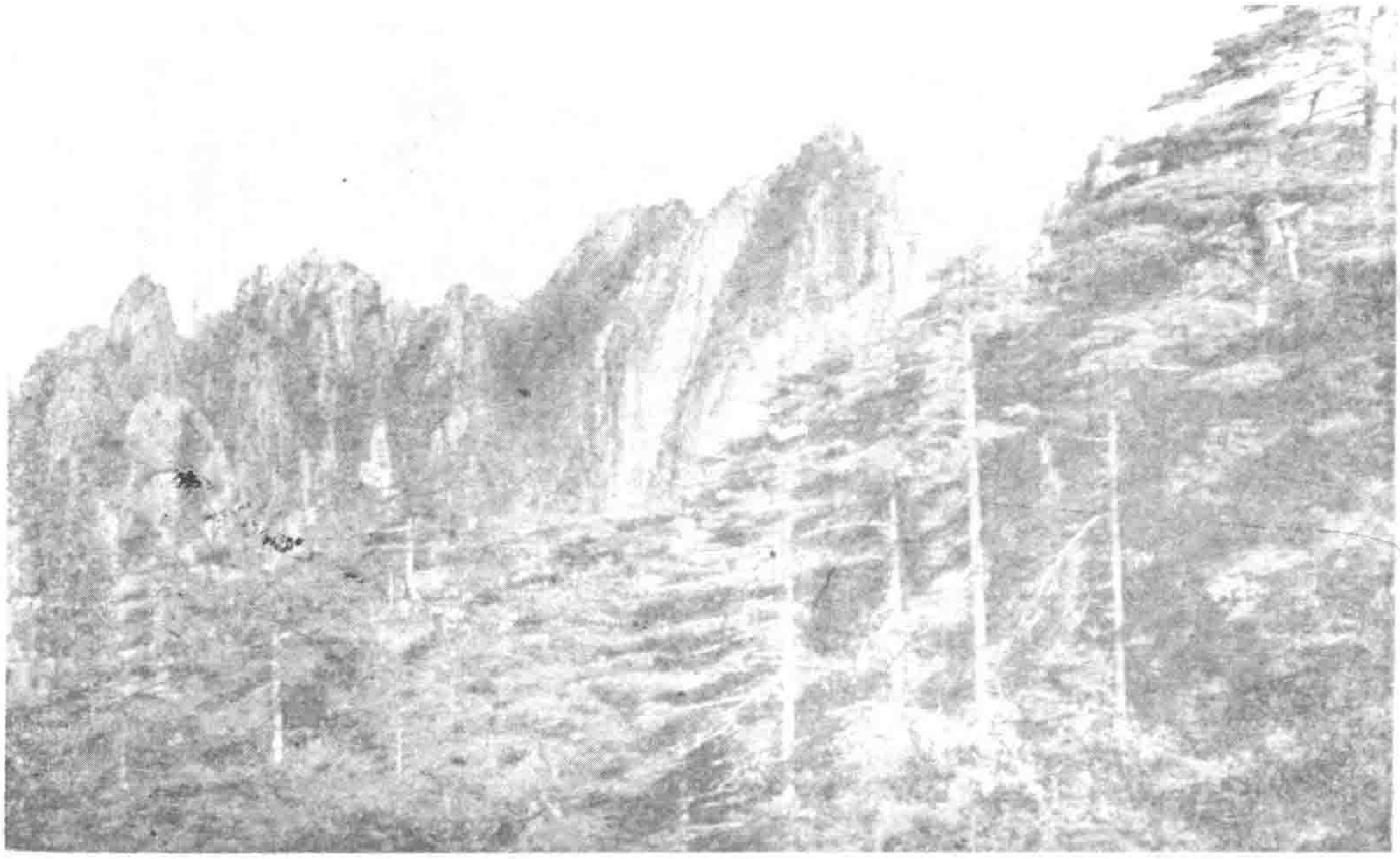
偃仰枝柯兩兩開　一迎一送是天栽
到門輸爾慇勤意　怪底幽人日往來

錢栢齡山中諸松歌，亦謂：

止如文殊院下路　兩株夾道名送迎
一向一背各盡致　俯仰曲折如有情

今日送迎松一東一西，相去半里許，恐非昔之送迎松矣。霜幹凋謝，神龍物化，可慨也已！

登文殊院（高一、七五八公尺），當羣山之中，後擁玉屏峯，前臨文殊臺，左獅右象，如拱禪關；而天都雄峙於左，蓮花秀拔於右，千山萬壑，羅列眼底，黃山氣象之雄偉，以此爲最。院創於普門大師，明崇



始信峯

禎間，不戒於火，歷經修葺。山志云：光明頂之曠，桃花源之幽，石筍矼之奧，各擅其勝；惟文殊院兼收之。登文殊臺，萬峯出沒，烟雲無際。須臾雲海平鋪，蕩漾萬里，巖岫漂流，若沉若浮。天風海濤間，遙現島嶼數點；而斜暉一抹，燦若雲錦。光景奇麗，得未嘗見。夜宿文殊院，長風浩浩，搖山撼谷，孤衾單薄，不耐嚴寒，幾疑置身大海間，不復知在深山矣！

## 蓮花峯絕頂

六月十八日清曉，發自文殊院，復下文殊涪，觀蓬萊三島之勝。但見曉嵐橫翠，丹崖映紫，天都峯拔地干霄，氣象萬千。流連久之，乃折回文殊院，過送客松，登立雪台。冬日登此，想見羣玉山頭，銀色無垠。再前過蒲團松，平如華蓋，圓如車輪。復上閻王壁，探蓮花溝之源（高一六四〇公尺），石磴臨空，鳥道盤雲，直上蓮花嶺（高一七九一公尺），始略覺平坦。左為蓮蕊峯，亭亭玉立，含苞未放，然絕壁峭拔，不可攀登；右為蓮花峯（高一九五四公尺），皺壁攢簇，並峙如瓣，酷肖千葉蓮花，臨風正開。自蓮花嶺仰升百仞，忽巨石橫空，疑似無路，攀援數百武，始得罅入，則豁然中開；然滴水淅瀝，陰幽殊甚。再上緣蓮莖行，又得一洞，洞口似規，其間樹影婆娑，所謂「月裏娑羅」是也。再上又經一石室，暗中凌虛螺旋而上，始出蓮莖，達於蓮瓣；不意千仞之上，有此奇蹟。緣梯而上，始至峯巔，上有香沙井，頂有月池，取其形似也。既登絕頂，乃高踞石上，身懸萬仞，目騁八荒，環視諸峯，面面皆蓮，大地山河，隱顯千里。須臾雲生足下，風起肘腋，三十六峯，盡在鴻濛中，誠鉅觀也！

宋咸淳間，吳龍翰來游黃山，上丹崖萬仞之巔，夜宿蓮花峯頂，霜月洗空，一碧萬里，「少焉吹鐵笛，賦新詩，飄然有遺世獨立之興。」何斯人之逸興一至於斯也。安得游侶若吳君者，共宿蓮花峯頂，想見萬壑同明，千峯映月，一領披星戴月之趣也哉！

## 師子林

自蓮花峯而下，取徑直向天海，松幹夭矯，虬龍飛舞。遙望一峯峭拔，直上雲霄者，初以為天柱峯，繼詢土人，則容成峯也，下有容成洞，隱約可覩。圖經云：

第十四容成峯，連浮坵峯東，高九百仞，容成嘗游息于此，故有容城溪，今俗呼為容成峯。下有紫烟源，長有紫烟籠蓋。又有容成洞，洞中有容成子故居，基址存焉。

按名山大澤，必多神仙故事，黃山三十六峯，崢嶸峭拔，所謂「雲凝碧漢，氣冠羣山，神僊止焉」，自不能獨外，不足深辨焉。

下百步雲梯（高一七四三公尺），度大壑，更循石磴而上，曰鰲魚峯（高一八六七公尺）。峯氣勢磅礴，凌空直上，石壁千尺，若不可越；既於峭壁中得

一巖穴，曰鰲魚洞，蹊徑曲折，宛轉洞間，拾級而上，行於鰲脊之上，回顧鰲魚峯，鰭鬣宛然，首尾畢現。近人鐫『大塊文章』於其脊，狀其鉅也。西上登平天矼，係一高原，向之天都蓮花，皆高而峭拔，不著寸土；此獨空曠，彌望無涯；然高出平原，不知幾千尺，而土可樹藝，泉可灌溉，雲中雞犬，別有天地；亦猶匡廬之有仰天坪，峨眉之有洗象池也。矼亦稱天海（高一八二四公尺），古曰海子。道中望西海門諸峯，峻似削成，勢若連雲，石筍排空，不可名狀；而煙濤出沒，倏忽萬變，洵奇觀也。前爲海心亭，係大悲院故址，僅餘一楹，荒落殊甚。寺僧宏揚，嘗遍歷雞足峨眉九華五台天目天台匡廬終南等山，卅載雲游，踏遍千峯，行踪與余相伯仲。縱談海內名山，皆以峨眉幽秀，有雪嶺雲海之勝，當推第一；黃山雄奇，爲海內最，亦非他山所能及。品題名山，可謂至當。賁者清談，神游八極，清風徐來，松濤盈耳，超然有出塵之想。亦勝游中之一快事也。

由海心亭東北行，登煉丹台；再上，爲煉丹峯，相傳『浮丘公于此山頂上煉丹，經八甲子丹成，黃帝即服七粒，不藉雲鶴，昇空游戲，故其上有煉丹竈，下有煉丹源，源中有煉丹水，下有洗藥溪，搗藥石臼，儼然尚存。』（黃山圖經）其地舊有屋數楹，今已無存。俯瞰後海諸峯，如疊陣，如連騎；如龍鍾老人，如窈窕少女；如怪獸奔騰，如蛟螭夜舞；變化莫測，蔚爲大觀。西上折回海心亭，上光明頂，頂高一千九百五十公尺，僅亞於蓮花峯。石刻『海闊天空』，登頂四望，三十六峯，森佈羅列，前後二海，盡收眼底，吳楚青蒼，亦入望中。能於此觀雲鋪海，千巒出沒，萬岫漂流，幾疑置身巨浸，不復知在千仞之上矣。

下光明頂，東北行草莽中，爲石門峯，雙峯削成，壁立千仞，下則羣峯拱衛，石角崢嶸，雲煙出沒，邊漾似海。自煉丹峯至此，每百步一闕，爲闕凡三，曰三海門，一稱東海門。由此西北行，經三昧泉，向師子林，望石鼓，飛光，獅子，丹霞諸峯，映帶如屏。尤以飛光岫巨石卓立，巖岫生動；獅子峯如狻猊回首，雄踞林端，最爲偉觀。越貢陽山，左折即師子林（高一六八六公尺），左爲獅林精舍，右爲圓通寶殿遺址，上爲清涼頂，一名正頂清涼寺，即古臥雲樓舊址。山志云：

> 師子林在後海，五臺僧一乘建，潘之恒有記。前對獅子峯，峯爲林案，從林中望峯，峯極峻；及登文殊座俯覩，若奮迅狀。旁拱一阜，平廣如虎丘千人石，一獅蹲其上，宛若鏤刻。坪左右山海棠萬株環之，尤多萱草，花時遍山壑，作黃赭色。林近荒圮，外建有師子幢。

師子林近年修復，有樓五楹，即所謂獅林精舍是也。前臨貢陽山，却負清涼臺，西對西海門，東望始信峯，地處深山之中，夜靜風迴，萬壑松濤，如夜雨，似海潮，令人塵慮俱寂，超然物我之外。惟天高風寒，六月須御棉衣，山風凜冽，不宜久留耳。

由寺右側小徑，經麒麟松，度仙人橋，登清涼臺（高一七五七公尺），有枯松夭矯，勢欲拏雲；更有老松出自石罅，凌雲而上，霜幹如雪，不著寸葉，所謂破石松是也。山志云：

> 破石松在一線天，有危石高二丈，圍丈餘，松根植石底，枝鋪石巔，蓋蔭畝許。游者見蓋不見幹，謂松以石爲幹，不知幹固藏石腹也。松幹壯茁，石不任受，裂縫一線，盤抱如故，若母懷子，噫奇矣！崇禎戊寅，雷震石崩，松爲雷火燒死。……黃山無山不石，無石不松，或以多石故歟？此松之奇，則又非意想所可及。

然則是松之枯，已在明末，霜幹夭矯，又不知歷經幾許滄桑矣！登清涼臺，下臨散花塢，遙望石筍矼，峯尖林立，劍戟縱橫，排空攢玉，嵐光浮動，冷翠撲面，黃山之奇，至此觀歎止矣。

## 西海門

次日拂曉，發自師子林，尋西海門之勝。路自貢陽山下右轉，行草原中，苦竹夾道，苔蘚叢生；有薄雪草(Leontopodium—Edelweiss)晶瑩似雪，余昔在阿爾卑斯山高處嘗一見之，爲雪線以上之植物。吾友奧人 Wissmann，亦嘗於光明頂附近見之，因斷定山頂植物，具有副阿爾卑斯山帶之景色，在東南諸山中所僅見者也。據地質學家考證，黃山更有遠古冰河擦痕，可想見其高寒矣！

更前行，渡一小溪（高一六五〇公尺），潺湲北流，更三里許，始抵海門（高一六九一公尺），則豁然開朗，諸景雜陳。海門左右諸峯，龍飛鳳舞，長數十里，攢玉排空，刻削萬狀；尤以海門之左諸峯，劍戟縱橫，排雲指日，鬼斧神工，蔚爲大觀。始覺匡廬石門，或具一體，或闕一面，不若此之閎博富麗也。歎賞久之，始循原道而上，過師子林，探始信峯之勝。

## 始信峯

鬼斧神工不可期　到茲始信此山奇
縱橫劍戟三千仞　重疊峯巒卅二支
雨驟空山龍虎怒　風狂絕壑兕犀馳
彩雲開闔星稀夜　便是蓬萊何足疑

——登始信峯

自師子林而上，向東北行，左臨深淵，右倚危崖，見散花塢中，有一石挺立如筆，其頂有松，作虬龍夭矯之形，曰『夢筆生花』；其西有石駢立如架，曰筆架石。黃山故多怪石，隨意命名，無不逼肖，可見造化鍾靈，無奇不有。過連理松，度石梁，始近始信峯（高一七六三公尺），則懸崖對起，鐵裂萬丈，風雲湧盪，窅不見底；昔僅有獨木橋，橫架空中，上有松一株，可攀引而度，此接引松之所以得名也。今改架石梁，平穩多矣。接引松夭矯崖口，似伸臂相迎。入崖口，凌亂石而上，蟠龍松矗立道左，作虬龍蟠旋之姿。下瞰石筍矼，亂峯森羅，怪石盤起，或巨或纖，或直或欹，或片石懸綴峯巔，臨風不墜；或石筍崛起空中，高矗雲霄。近瞰有怪石森列，曰『五老盪舟』；遠眺有劍戟縱橫，曰『八仙渡海』。但覺奇峯攢立，積翠流青，眞黃山絕勝處，非文字所可表達萬一。山高風寒，霧氣來去無定，下盼諸峯，時出爲碧嶠，時沒爲銀海。須臾雲氣蓬蓬，自西北來，彌漫谷口，漸上山巔，師子峯清涼台，已不可復覩，不須臾而雨作矣。煙雲變幻，景更離奇，海上仙山，當亦不過如是。而風雨驟至，不可久留，乃循石梁，扶筇歸去，罡風獵獵，吹人欲墜。道側有擾龍松者，實係凡松；古擾龍松，亦稱帝松，孤生一峯，根露峯膚，株藏峯腹，而舒蓋橫枝，倒垂一臂，長不下數丈，側身倒地，勢如拏雲。徐霞客錢謙益輩，皆嘗見之，今已杳矣。若今之擾龍松者，又安足以當帝松之目哉！

# 松谷庵與翡翠池

自清涼臺北降，爲散花塢，羣峯森列，或上或下，或直或欹，與身穿繞而過，如萬朶青蓮，散落九天，俯窺轉顧，步步生奇。諺云：「不到文殊院，不見黃山面；不到獅子峯，不見黃山蹤；不到散花塢，不見黃山石。」良非虛語。再下可里許，有峯如雙闕，起自天半，寒籐掩映，景至鉅麗。再下至上劉門亭，繞寶塔峯而降，爲『仙人鋪路』；左峯腋一竇透明，俗曰天窗。過中劉門亭，循澗而行，亂石縱橫，途爲之塞。越石久之，一闕新崩，片片欲墜，仰視峯頂，黃痕一方，中間綠字，宛然可辨，是謂『天牌』，亦謂『仙人榜』；峯旁一石突起，衣冠儼然，遙相對峙，曰『仙人觀榜』。再前，渡澗數次，回首散花隝諸峯，如龍舉鳳翔，映帶環列；而飛龍疊障二峯，則夾溪前導。可十五里，始達松谷庵老庵，山志云：

老庵，一名老庵基，在石筍峯下。張眞人初遷松谷舊阯，寒山樸澗，醜石榛塗；士非死心討幽，鮮不敗意。然循途所至，若天眼，天牌石，五老峯，儼碁座，上昇峯，皆可收之眼底。

蓋地處幽谷，隔絕塵世，開闢荊榛，至爲不易也。再前渡綠成橋，又里許，始抵松谷庵（高七〇〇公尺）。

庵左倚疊障峯，右挹飛龍峯，却負高崗，前臨叢山，形家稱爲『黃龍出洞』，羣峯環拱，頗擅形勝；又當兩澗之會，幽壑飛瀑，琮琤不絕。庵左爲白龍潭（又曰潑玉），右下爲黃龍潭（一稱珠淵），皆泉瀦爲池，無足多述；獨烏龍潭（高六三七公尺）雙瀑直瀉，娉娉生姿，潭一稱墜澤，岩上刻烏龍將軍像，旁有石刻，漶漫莫辨。當瀑有石亭，臨巨石上，登臨四望，蒼翠欲滴；尤以西南十餘峯，連障疊翠，飛舞生動。蓋松谷之幽在水，然無諸峯映帶之，山與水不能相得益彰也。亭前爲青龍潭，又曰澄碧，清泉泠泠，沁人肺腑。再下半里許，至翡翠池，潭水深碧，而澄澈見底，尤以水口泉流湧起，日光映之，純綠似油，故古有『油潭』之目，亦寫實也。因桃石歸泉，臨流洗耳，聆天風海濤之聲，怡然自得。自白龍潭至此，爲潭凡五，故亦稱五龍潭，其間寒籐絡秀，古樹翳青，而山光橫黛，水色拖藍，誠山北絕勝之區也。夜宿松谷庵，一夜濤聲，有似雨聲。明發古寺，復上師子林，擬一探雲谷之勝。

# 西海門觀日落

海門西望接長虹　黃嶽巃嵸自不同
湃滐江流天地外　蒼蒼山色有無中
虬松夭矯迴雲碧　石筍嵯峨浴日紅
滿壑烟霞看未了　更傳古寺隔林鐘

——西海門觀日落

自松谷庵上師子林，凡十五里，石磴峻斜，登之頗劬，余凡三憩松陰，始達其巔。將近石闕，忽聞鳴聲啾啾，起自絕壁。余昔在峨眉，熟習猿嘯，辨爲猿語，因躡足屛氣而上，則見猿猴成羣，游嬉絕壁之間，視峨眉之猿，形體略小，或踞坐樹巔，或攀援絕壁，或隱臥石罅，或掬飲清泉；更有引絕壁籐蔓，懸空而上，身輕如燕，稱之爲猱，洵不虛矣。余靜觀可半小時，而猿不覺也。須臾同游皆至，前呼後擁，而猿猴絕迹矣，終不得一覩。再宿師子林，山高氣寒，迴異松谷，擬以明晨下山，訪雲谷寺。

向晚出師子林，復游西海門，時斜陽將下，滿壑蒼黃，霜幹浴日，作淡金色。登山口而望，層山起伏，深淺分明：遠山橫黛，近嵐疊翠，再遠諸山，則在有無之中；而雲霞掩映，煊染似錦。非特攝影所不能留景，卽丹青妙筆，亦難傳神，『人傳黃海畫難成，到者方知弗浪名』，洵非虛語。歸途落日銜山，萬壑煙霞。將近師子林，一鈎新月，遙掛林梢。王維詩云

:「明月間照，清泉石上流」，如爲此時寫照也。

## 雲谷寺及九龍瀑

自師子林東南下，踰白鵝嶺（高一七八〇公尺），繞天都蓮花二峯之後，石骨磷砌，別開圖畫，朝日映之，鮮麗層發，翠影紅霞，相爲掩映，『青天削出金芙蓉』，不是過也。自此懸崖直下，循澗而行，仰望天都峯傍，有五峯駢立，曰佛掌峯，五指纖纖，狀形逼肖。再下，溪中石筍湧起，有奇松一株，偃蓋峯巔，曰孔雀松；遙望雙劍插峯者，石門峯也。越白沙嶺，一稱白沙矼（高一三七〇公尺），經雪莊大師塔。雪莊黃山高僧，嘗築室香爐峯下曰雲舫，一笠一筇，偏歷諸峯，擇其至靈者三十二峯，躬自描畫，刻入續志，頗足爲名山生色。潘耒嘗至皮蓬訪之，詩云：『我來訪高蹤，大壑雲萬頃，蝸廬寄其間，飄若一葉艇。焚香披畫圖，汲澗烹茗艼；人如冰雪清，韻與松杉冷』，亦可想見其爲人矣。

小坐白沙矼，訪招隱亭故址，已榛蕪不可尋。仰望天都峯側，一峯挺秀，振翮欲飛，曰青鸞峯。再下達雲谷寺（高九八七公尺）山志云：

擲鉢禪院，在鉢盂峯下山隖中，俗名丞相源。源爲邑巖鎮汪氏書院，萬曆巳酉，寓安寄公乞地於汪，不數月遂成梵刹。……『雲谷』二字，邑宰傅巖題；重建藏經閣，并請藏經，碑記郡司馬焦煒撰。九龍潭去院不遠，蓋精舍之極嚴整者。

寺居鉢盂峯下，三面青巒，一澗潺湲，喬松萬本，景至清幽。旁有梟錫泉，前後有異蘿松二株，乃翠柏與黃楊合體，同幹異葉，孟夏乃華，紅英翠葉，相與掩映，頗稱奇觀。自石門峯至此，統稱丞相源，宋丞相程元鳳讀書處也。

自雲谷寺而下，經鐵菴和尚塔，近人重修。大師名正志，即熊開元，號魚山，天啓乙丑進士，大節立朝，不諛閹黨，受杖罷斥，剃度黃山；明亡不仕，葬於雲谷。潘耒詩云：

崢嶸風節著朝班　晚著田衣臥竹關
坐斷吳峯兼越刹　獨留香骨與黃山」
麒麟高塚勒豐碑　名姓多歆異代嗤
何似翠波寒月下　一泓秋水薦軍持

下山觀九龍瀑，在九龍峯下，電掣雷訇，夭矯而下，折爲九疊，飛雲濺雪。舊有觀瀑亭，今廢久矣。瀑多曲折之致，而聲勢不及匡廬三疊；然雨後瀑怒，亦一奇觀也。二里經黃山勝境坊，抵苦竹溪（高四九九公尺），循公路行，五里至湯口，溯溪而上，再浴湯泉，宿於茅蓬。黃山中路之勝，至此已窺其大略矣。

## 雨後觀人字瀑鳴絃泉

六月二十四日，霖雨兼夕，余居黃山茅蓬，前臨青龍潭，却負人字瀑，午夜夢迴，瀑聲盈耳，風雨之夕，不復辨爲風聲雨聲，抑泉聲水聲矣。是日上午，雨勢壓山，煙雲四合，羣峯皆失，雷電震驚，山撼谷動，自入山以來，無此大雨。風雨稍霽，即扶筇出游。先觀青龍潭，洪流滾滾，漫山而來，潭既不分上下，水亦濁而不清；但聞激雨轟雷，濤聲盈耳。再上正道居，觀人字瀑，急流洶洶，分兩股奔騰而下，飛霧濛濛，衣履皆濕。瀑得雨而怒，虹奔龍矯，砰訇如雷，匡廬瀑布，無此奇觀。因再登對山，遠攬全景，見天都蓮花諸峯，隱現煙雲中，千山懸練，萬壑奔雷。人字瀑夭矯而下，益象其形。四顧羣峯隱現，煙雲出沒，黃山雨景，觀歎止矣。

循雙溪閣而上，擬乘雨一探鳴絃泉之勝。一路怒濤，聲震耳鼓。懸崖之上，隨處皆有飛瀑。過三疊泉，對山一瀑，夭矯直下，隨風飛舞，搖曳生姿。將近醉石，霧氣濛濛，不可駐足，仰視白虹夭矯，直瀉峯端，蓋即鳴絃泉。瀑自山口直射，激於橫崖，躍起數丈，薄雲噴霧，橫飛空中；既又激於山石，瀉作珠玉萬盤，再落再起，始注深澗中。他瀑依巖而流，此瀑獨橫躍空中；他瀑如懸匹練，此瀑如散瓊瑤。昔人詠匡廬三疊泉詩云：「細雨激噴珠碎碎，狂飆迴舞絮團團。」可狀其萬一。余所坐處去瀑數丈，猶被飛沫濺濕，而天風海濤之聲，潔耳清心，徘徊再三，不覺衣履之盡濕也。

## 天都瀑布

天都雨後掛長虹　倒瀉銀河煙靄中
翠壑丹崖流不盡　金梯石棧杳難窮
雲橫仙闕峯何在　泉走雷聲語未通
疑是神龍戲碧落　濺珠噴玉盡鴻濛

——觀天都瀑布

山居半月，宿雨兼旬，困守茅蓬，未得出游。但聞風聲雨聲，瀑聲溪聲，澈夜不絕。義山詩云：『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不圖今日，得此幽境！閑來惟憑一角危樓，看煙雲出沒。風雨如晦，霏霏不已！一日向晚，風雨稍殺，登桃花峯，探水簾洞，草樹叢雜，衣履盡濕，回首三十六峯，半在煙靄中；獨天都迥出雲外，懸掛長虹，似銀河落自九天，匡廬瀑布，視此亦有遜色。游人每謂黃山之奇在松在石在雲，泉無可觀；不知雨後千山懸瀑，萬壑爭流，其奇景正不讓匡廬，山靈或故示其奇，以一洗謬論耶？歸途出自白龍潭，見山濤怒奔，滾滾而來，雷聲震

耳，不可久留；而天低雲半，峯巒盡隱，因急歸茅蓬，未及山門，而大雨隨至矣。

## 別黃山

余三游黃山，游踪遍三十六峯：風雨晦明，諸景備覽，煙容雲態，時羅几席。六月二十七日，發自紫雲寺，曉光乍啓，即啓程下山，積雨新晴，山翠如洗，青鸞峯上，曉霞一抹，鮮艷似錦。天都諸峯，雲間相招；山靈頷首，似留我以再來期也。

## 餘音

人傳黃海畫難成　到者方知弗浪名
景處路從雲脚起　有時身入石心行
嵌空置屋太生險　劈地抽峯甚不情
連夜精廬天半宿　夢中自覺羽毛輕
半爲探奇半訪僊　芒鞵絡縛踏峯巔
松生絕壁不知土　人住深巖只見煙
解渴秋林嘗霧雪　破寒古澗浴湯泉
鼎湖天子朝元去　藥臼丹爐尚儼然
著意登臨慰所思　乾坤此外更無奇
峯中得號其尤者　地未經人尚有之
翠巒丹崖千丈畫　白雲紅葉一溪詩
山泉半是硃砂液　飲此飛僊或可期
萬族千攢不可方　神僧散聖此間藏
山中人習聞仙樂　石上松曾見古皇
淺瀑掛空增宿雨　微鐘出澗挾新霜
圖經細述諸靈異　第一閻浮大道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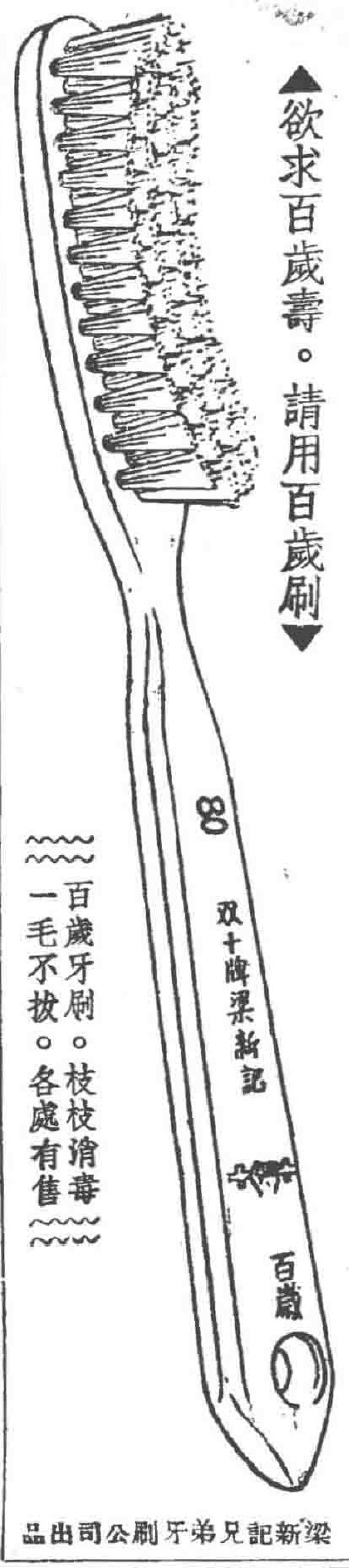
——余紹祉游黃山詩

此余紹祉黃山歸來，所得之餘音也。黃山無好詩，此堪稱壓卷，袁枚嘗採其詩，以入隨園詩話。其譬句如「翠巒丹崖千丈畫，白雲紅葉一溪詩」，描摹黃山秋景，最爲傳神。按黃山景物，四時咸宜，而尤以秋季爲最。嘗聞師子林僧言，三月以前，春寒尚峭。孟夏以還，羣芳競秀：杜鵑吐艷，木蓮飄香；玉蘭花開，滿谷皆雪；海棠爭妍，遍山似錦。入夏則琪樹瑤草，彌漫山巒，雲外飄香，峯端競華；惟晴雨無時，游者苦焉；然雨後觀瀑，亦一絕景。至於三秋佳日，天高氣清，翠巒丹崖，掩映入畫，白雲紅葉，相得益彰。於此攜斗酒，凌天都，霜月洗空，一碧萬里，有不令人興酣欲舞者哉！山上早寒，八月飛霜，隆冬初春，白雪無垠；展眺羣玉山頭，不啻瓊樓玉宇。徐行客嘗以歲暮登山，鑿冰置趾，松石交映間，遇僧一霞，冉冉從大而下，俱合掌言：「阻雪山中已三月，今以覓糧勉到此，公等何由得上也？」且言：「我等前海諸菴，俱已下山；後海山路尚未通，惟蓮花洞可行耳。」寥寥數語，寫盡寒山行旅景況。然非以身許山水者，不克有此逸興也。

黃山向稱僊境，山產亦自不凡：禽屬有白鷴玄鶴，神鴉碧雞，尤以山樂鳥鳴聲徐疾，若合節奏，每夜五更必鳴，其聲清異。獸類有白鹿蒼豹朱砂鼠熊羆之屬。猿猴一羣，余親見之於後海散花塢，麞鹿之屬，亦嘗於屏障峯見之。又山志載有獨角獸，如驢一角，或曰如驢歧蹄，不數見；惟吾友奧人Wissmann曾親覩羚羊之屬，或雙角天矯，旋轉而上；或短角直立，遠望似獨角形。蓋以訛傳訛耳。

昔徐霞客嘗遍游名山，歷探窮荒。世人問游歷四海山川，何處最奇；霞客答曰：「黃山天下無，我遊歎止矣！」按霞客孤笻雙履，歷遍名山；惜以生當明季，流寇猖獗，未能入蜀，一游峨眉青城，未免美中不足。以余所歷山川觀之，峨眉秀出西陲，幽深瀟遠，有「雪嶺」「綿雲」之勝；黃山博大雄奇，迥拔東南，饒松石雲海之奇。二山在伯仲之間，實難定甲乙。聊綴管見，以告訪勝尋幽者。至於三十六峯之奇，三十六源之勝，二十四溪之幽，十二洞之邃，八巖之阻，詳見圖經，旁出山志，茲不復一一焉。

三十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南京。

雙十牌
百歲
▲欲求百歲壽。請用百歲刷▼


百歲牙刷。枝枝消毒
一毛不拔。各處有售
梁新記兄弟牙刷公司出品

# 重慶歸人登臨牯嶺

—徐一里—

當軍事又成了第一的這個昨日，我在重慶好不容易搭到了一隻機關上包差的小火輪。被監禁在一尺二寸寬五尺半長的艙位里二十天，才於一個大太陽的上午到達九江。

我的旅伴們忙着準備上岸買瓷器，我却輕快地吹着口哨，檢點行李，因為我知道我的旅途中最冗長最痛苦的一段是巳經完結了，至於九江到牯嶺，也許比由重慶到南温泉更加方便，因為用不着過渡，用不着像在海棠溪車站那樣排隊買票，也用不着領受公共汽車裏天然氣的那股臭味。

上岸後，首先我找潯浦路的牯嶺賓館，這是廬山管理局特為上山客而設立的一座招待所；不出兩個小時，胡經理便介紹我跳上了一輛工程車，直向廬山脚下的蓮花洞駛去。（現在江西公路處九蓮段的班車巳經通車，票價七百元。）

我站在無蓬的卡車裏，眼看着一條壯大的山脈面我而來，公路雖然不很平，車子被拋動着，但我心裏却有難以說清的快樂，因為我是一個剛剛從逃難式的復員船上解放出來，同到了這廣大的自然世界裏的人。

二十分鐘後，車子在中國旅行社蓮花洞服務處門口停下來，我在服務處繳了二千一百元僱了一個挑伕，開始朝着那「雲深不知處」的牯嶺，攀登這十八華里的山徑。我沒有僱轎子，是因為信任自已這一雙在重慶爬慣了坡的腿，並藉以省下八千四百元。（轎子也在中旅社服務處僱，牯嶺的轎子都是寬大的籐椅，四人檯，胖子則用六人。不像重慶那樣狹窄，醜陋，人坐在里面動都難動一下的滑竿。）

山道上每隔五里就有亭子和茶蓬。一路和挑夫談天，故一無倦意，挑夫說他們兩千多個轎手和挑夫又開始了一年一度的忙碌，現在平均每人每天要跑兩趟，冬季雪封山的日子裏的一家大小的吃和穿，完全要靠這兩個月的爬上爬下來賺取。

我本來只穿了一件汗衫爬嶺，但一上了最長最陡的好漢坡，氣候就顯然不同，雖然太陽還沒有下山，我還是不得不加上一件襯衣。在半山亭，我同身俯首下盼，長江如帶，江南村落，城鎮歷歷可數、江北綠色的原野、山丘、湖澤、和天邊的雲彩聯混一氣，不復可辨。這和坐在武昌黃鶴樓的茶館裏，看掛着黑烟的輪船穿梭來去於長江，眞大異其趣。

過了半山亭，牯嶺卽在望，紅頂灰牆的洋房錯列山間，表面上有着城市的派頭，但一進街來，踱步於潔白平坦的石板大街，那一股恬靜整潔與太平氣象，會使你疑心巳置身於世外桃源了。

據說曾在這裏搬走了五六十架鋼琴（略估牯嶺鋼琴的半數）的日本人，也拆走了這裏的全部電燈自來水等公用設備，不過現在電燈和自來水巳被管理局部分地修復了。夜霧中如散步於牯嶺山道，仙巖客寓華窗中流出來的輝煌的燈光，怎樣也不會使人相信這就是曾飽經遊擊戰役和敵人摧毀的牯嶺，時間是在勝利後的第一個夏天。

旅館也紛紛復業了，設備優良完善的有：九十四號的仙巖客寓，橄欖山二號的胡金芳，橄欖山十五號的雲天，和西街一〇一號的嚴仁記等家。他們都座落在牯嶺街上附近。至於管理局辦理的六十一號八十九號等招待所，則是用於接待達官貴人的。

在給一個朋友的信裏，我說了下面的一段話，現在照抄，以結束這篇非牛非馬的文章：

「我不打算在這裏來寫那人家巳經寫得稀爛了的廬山景色，因為我沒有這資格，這一個禮拜以來，每日都有不期而至的大霧和陣雨，阻撓了我的遊山計劃，好在我這屋子裏有大書桌好讀書寫字，有大窗子好看山景，雲霧和夕陽，委實靜得可愛。但窗子外面的廬山却忙得亂紛紛，咖啡館在漆新門面，夏令營報到處人頭攢動，街上有新來的國民政府警衛隊熙來攘去，雞蛋青菜在漲價，管理局連晚上也辦公，天天都有傳說，講蔣主席和馬歇爾也許就在明天上山來……」

七月十三日深夜於牯嶺



牯嶺雲海

# 巡行浙東十五縣

馬懷麟

細緻地檢查行李，準備作一個長途的巡行，我們要去的地方是富春江的全部流域——包括蕭山、諸暨、金華、龍游、義烏、蘭溪、衢縣、江山、常山、遂安、開化、淳安、建德、桐廬、富陽等十五縣。

五月十三日的下午離開杭州經過蕭山七時到達諸暨，我們由車廂的牕口眺望山野田場，沿途所得的印象可算良好，農人們正在割麥插秧；沒有躭誤季節，沒有偷閑躲懶，這告訴我們豐年的起點在這裏啊！路傍的村莊看起來都很整齊，雖然曾遭破壞，但顯然不如城市那麼利害，白牆、灰瓦仍然表現得殷實富庶，自然這只是一個外表而已。大自然環境是相當美麗的，青山嫵媚，沒有離開我們，但也不肯接近我們，好像遠遠地在向我們笑，讓出一個一個的平原，平原裏懶洋洋地躺着沒有意思的清渠，但是打撈肥土的小船却把他們的平靜衝碎了，在日光底下金輝四濺。

我們這一羣由主席領導，各廳處均派有高級職員或主管官參加，這無異是一個縮小的省政府，因爲主席的意思到一個地方要從民財教建……各方面去澈底了解，同時各方面提出來的問題也要分門別類地予以具體的解決，在這任務的要求下如此的配備是十分必要的。車一開動，主席便分別召見參加的人員，首先詳詢大家的意見，其次告訴各人的任務是什麼，最後指示達成任務的方法和態度，老先生像教學生一樣耐心地指點詳盡地吩咐，整整四個鐘頭，我在旁邊一面聽，一面記，已經有點疲乏，然而老先生精神煥發，毫無倦意，我這個年青人自覺慚愧啊！

我們到達諸暨的時候，已經黃昏了，大家下火車後跟着警察，步行進城，在夜色統制之下看不見諸暨的面目，只見客社伙計們打着有紅字的小紗燈籠，以數十百計招呼客人住宿，其殷勤幾乎至於搶拉，我從客店荒的貴陽、重慶、南京、上海走來，眞是羨慕得很。

晚上縣府開座談會，報告工作，並請主席訓話。由縣長口中知道諸暨人口五十餘萬，水田八十多萬畝，這許多田畝有五十萬畝沿着浦陽江兩岸，近幾年來，森林毀盡，開荒上山，山洪易發，沙泥冲失，流經之地漸成巨災，諸暨人吃的是浦陽江的飯，現在浦陽江要把我們的飯碗搶走了。

## 西施被迫典當田園

我們被這麼一段文字吸引了：

「苧蘿村西子祠，在縣城南，相傳春秋錢苧蘿村西鬻薪之女名西施，有殊色，鉞王勾踐敗於會稽，范蠡取西施獻於吳王夫差，吳亡，西施復歸，母卒，西施投江殉母，進忠退孝，鄉人德之，立祠苧蘿山東麓。」

我和鍾驥一心要去探訪那個風流千古，美絕史乘的女人產地，我們蓬着頭髮，隨帶面巾，要到浣紗溪去梳洗一番。沿着浦陽江走，三里許到那個芬芳的所在了，當頭一塊木質橫額上書「古苧蘿山」四字，由此看去一片小山有亭台碑碣，我們暗中歡喜，有東西可看了。一路走去，滿地荊棘，一片荒涼，野花散漫悠閑地開着，清香四溢，透入肺腑，令人興奮，這難道就是那個女人的靈魂在向人間控訴她的寂寞嗎？我們讀過石碑，那是抗戰的紀念碑；我們走向亭台，那是抗戰的紀念亭；我們憑吊坟墓那是抗戰陣亡將士的歸宿所，這些和我們的目的都不相符，我們一心要找西施的蹤跡她的村莊，她的田園、浣紗溪、浣紗石、若果能夠發現她的坟墓更好，但是失望得很，一樣也找不着，後來我們降低要求，發現任何乙件紀念東西也好，結果仍是毫無所得，這裏明明寫道：「古苧蘿村」哪，詢問路人也說不錯，爲什麼只有別人的紀念竟沒有她的份呢？難道西施也爲了經濟困難，把自已的田園出租別人了不成。不然從前的人却是看見許多東西的，偏是我們看不見，有詩爲證：

出郭尋芳艸，湖田近水濱；居然浣紗石，曾共沼吳人；苦上娥眉月，溪流舞袖春；至今山下路，猶帶綺羅塵。

連李白也寫有「浣紗石上女」的詩：玉面耶溪女，青娥紅粉裝，一隻金齒屐，兩足白如霜。

我們蓬着頭髮來，又蓬着頭髮回去，算是澈澈底底地失敗了。

諸暨跨在浦陽江上，戰時因附近飛機場的緣故，轟炸得十分厲害，房屋十分之七八都被燒燬，直到現在尚未恢復，遍地瓦礫，斷牆頹立，池水污臭，市容冷淡，戰爭的恐怖，還充分地存在着，市民們在現實生活鞭子之下，昨天血的慘痛，已經漠然得多了。

## 漫天風雨到金華

諸暨以後鐵路沒有復軌，交通當局把鐵路路基權作公路，路綫平直有加而路面凹凸，車行顛跛，苦痛異常，交通處長同行，大家都一致向他申訴，不，簡

直在向他提軟性的抗議，他不接觸問題的中心，却是有意無意地解釋道：

「橋樑木板常常被盜，補不勝補，有些地痞甚至把盜橋樑木板，鐵釘作為他生活的資源……」大家聽了都說是奇聞，處長接着說：「還有更奇怪的呢？有的把橋上的木板搬去放在家裏，汽車要過橋必須出錢向他租。」

「不好把他捉到官裏去嗎？」有人發問。

「他歡迎，他正沒飯吃哩！」大家為之愕然。處長又繼續說，好像有意在推卸責任：

「有些人對路面濘泥，也是歡迎的，因為汽車陷住了，必定要請他們推，這樣他們又有收入了，所以在這條路上走，關心你的人多得很，他們都眼巴巴地望着，生怕你不拋錨。」

「我們在大雨中到達義烏，在大雨中進行一個會議，兩點鐘以後便離開了這座小小的城堡，仍是風雨不停，義烏給我們的印象太簡單了。

## 滿天風雨到金華

金華是浙贛鐵路通車後一個重要的城市，在抗戰中更是後方人們所熟習的名詞，到了後在中國旅行社休息片刻，即巡視專署縣府及金華中學等機關學校，金華中學給我們的印象特別深，校址在全城較高的一塊山地上，校舍龐大，戰前能容納學生數千人，現在學生六七百，只利用到十分之二三，其餘均被日寇破壞，必須加以整修方能利用。這個地方從前是府台衙門，洪楊軍佔領後就做了王府，現在僅存的照壁上的石鐫便是王府時代的產物，這些雕鐫圖案，綫條，手法均臻上品，其中最有價值的盤龍圖，因為該校的保重，現已移箝到藝術館正屋後牆壁的中央，方校長還給牠做了一個介紹和說明，鐫成石碣鑲在盤龍圖的下面。

府學宮和王府連在一起，現在已經打成一片，使龐大的學校更加龐大了。

在這高地上可以覽視金華附廓山水之勝，東陽江武義江會流城南，名曰雙溪，李清照寓此時，有「雙溪蚱蜢舟，載不盡許多愁」的佳句，匯通大橋，橫跨南北，頗具壯觀，此橋之建築遠在二三百年以前，高五六丈，長二百餘公尺十三大拱，全以石條做成，這是浙省第一古橋，即全國亦不多見，抗戰中自毀三拱，至今未復，殊可惜也。

## 眞事實取得眞信仰

我們在金華召開第四區行政會議，分民政、財政、教育、建設、軍糧、治安、交通、救濟、衛生等八項進行討論，大家並提出了許多問題，主席均分別予以答覆，並在答復中順便說明了他的施政要旨，參加的黨政軍民各界人士均表滿意，因為他不是宣傳「勤政愛民」，事實已經爭取得人們的信仰了。我們看他到任後不過一個月的功夫，便做了許多大事情：比方搶修海塘，保障了江南半壁河山不致被波臣捲走，沈先生的精明，能夠抓住最緊要的工作；又如嚴令禁止攤派苛雜，他曾經告訴一個縣長：「寧願關門，不准攤派」。他沒有找着抵補，便毅然決然地取銷四十萬萬元的特產稅，沈先生的魄力和決心足以扭當人所不能為不敢為的任務，這位老人的確給浙江帶來了光明和幸福。浙江的潛伏力量是巨大的，這巨大的力量，將會在他的領導下打出光明的前途的。

我們在五月十五日的下午離開金華到蘭溪，蘭溪是之江上流第一繁盛之地，在抗戰中沒有遭受很大的破壞，還是相當完整的地方，這裏是土產，尤其是金華火腿集中外運的重要碼頭。提到金華火腿，到要加以說明，金華的火腿不好也不多，主要產地是東陽，正如雲南的宣威火腿，其產地不在雲南的宣威，而在貴州的威甯；雲南的昭通梨亦是冒名；四川的金堂煙，其主要產地不在金堂，哈密瓜之最好者不在哈密而在百里以外的善善，天下冒名掠美之事想不到竟如此之多而至於田園瓜果之屬！由蘭溪到龍游的途中風景是相當美麗的，正是一個月圓的日子我們走到黃昏的時候，各種光色綫條溶成一幅絕妙的奇景：月昇日落，東西相映，沒有强烈的光，一種和平溫暖的情調，已經使人有高潔充實之感了，再加上：塔尖樹頂，白牆屋角，落輝紫霞淡染着煙雲，暮靄蒼茫籠罩了大地，萬頃波光飛濺，地面上的景色映在水裏頭更燦爛輝煌了，這樣的藝術結晶，直可喚回失去的靈魂，藝術家、思想家、英雄、美人……在此情景之下一定都會創造出一種直覺的，純眞的意境，都會得到一種至高的近乎宗教的享受，原來藝術的最高境界與宗教是無殊的，「條條大路通北京」，「眞」「善」「美」世間只是一個，各人站的角度竟管不同，而其頂點則是共同的，惟有「放心」的人，才能暫時的或長久的領悟至樂。

我們到達龍游的時候，已是燈火初更，月色皎潔，天地無垢，下橋的隣闠酒家，臨江造屋，清趣並兼，終日辛勞，換得良宵好夢。

## 通過出巡任務的頂點

此次出巡的重要任務，在與衢州綏署的余漢謀主任商討許多重要問題，這些問題除了非正式接觸交換意見而外還要在一個會議上來作具體的歸納，所以衢縣是我們要到的主要地方，而這個會議便是我們任務的頂點，的確我們是以十分緊張的情緒通過這個頂點的，因為這個會是一個政治性的三稜鏡，這個鏡

子將使浙江乃至範圍更廣大的民衆將會看見了光色分明的前途。任務雖則重大，但在形式上則輕鬆活潑。

大家剛剛渴過余主任招待的愉快的酒，都帶着興奮的情緒走進一間簡單樸素的客室，大家隨便坐，隨便談，是一個交頭接耳的場面，但余主任的聲音特別宏亮而堅定，沈主席的說話，條貫而深刻，以下的人隨着身份而低微些這是開會的前奏了。

沒有宣佈開會，是沈主席提議，不，一個行動的暗示，大家都知道要談正經的了。

一張小圓桌帶着牠底插有鮮花的花瓶，被移到一個謙遜的角落，大家把位子湊攏，會議就是這樣開始，這樣完結的。

會議自八時開始至十一時半結束，三個半鐘頭的光陰，便是我們此行的頂點，我們扭着沉重的扭子走過高嶺，身心都感到莫名快慰，我想沈先生是更輕鬆的一個，不然爲何這樣早他便睡了——十二點廿分的午夜。

我們住在五區專署，那是全城僅有的高地，俯覽街衢，歷歷在目，衢縣城裏還剩下不少樹木，而專署居然能夠形成一片蔭綠，而成爲白鶴棲息的良好家庭，白鶴在這裏特別多，不知什麼緣故，牠們特別喜歡在這裏繁殖，在未淪陷的時候，成千成萬，鳥糞堆積成層，一如西安皇城的烏鴉，蒐積充爲一筆大大的收入，無獨有偶，眞是南北輝映的鳥國佳話，可是淪陷後，日兵槍殺烹食，或則驚弓逃遺，甚至絕跡，光復後他們又漸漸歸來，營一「宮室」，孵幼種，飛鳴上下，狀極歡快，好像也在辦復員工作。

日寇所到之地燒殺擄掠，盡人皆知，但誰會知道連艸木鳥獸都竟然被其「思澤」，這種武士道的精神，眞是令人欽服！

## 江山九姓美人麻

五月十八日上午八時離開衢縣到江山，老百姓們很熱烈地到車站來歡迎，並燃放鞭炮。

江山縣城浜江山港北岸，昔日是之江航路的一大碼頭，因爲之江航路的終點卽在離縣城三十里的清湖，清湖以上便不通航了，在專賴水運交通的時候，江山是到江西出福建的唯一大道，官貴商賈多集散於此，跟着社會的需要花船歌妓，勝極一時，酒綠燈紅，薰人入醉，江山簡直是一座春風不退的城鎮，人們提起昔日的繁華，以及江山九姓的豔事，還羨慕得很，在席間有人告訴我這樣一個故事：

前清有一位皇族貴官，名寶竹坡的，奉命典試福建，他由杭州顧船至江山，途中和一個船女勾搭，而且有情人終成了眷屬，這件美事被御史官知道了，參他一本，這位典試官竟因此削了官爵，有人送他一首詩，其中有兩句快炙人口，流傳不絕：

「宗族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

我聽了對「江山九姓美人麻」不很明白，向他們詢得了解釋：

原來寶竹坡的那位對向臉上有幾點麻子，所以說「美人麻」。江山九姓呢？說來話就長了。

朱元璋把陳友諒打敗以後，把陳的部下分爲兩種發落，一種只准他們操理髮，茶寮喜娘……等業，稱之爲「墮民」。一稱編爲「浮家」，只准在船上生活，不准上陸居住，這些浮家除了打魚爲生而外，有的做着一種非常運輸工作，專門奉承運載大官貴人，借大官貴人們的特殊勢力，進行走私勾當，他們的船上只要掛上某某大官的旗幟，便可以闖關過卡，不受檢查，他們把大官貴人視爲財神，不惟不收運費，而且還供給他們需要的一切，比方好的酒食，美麗的姑娘，在浙江他們往來的主要路綫便是由杭州到江山這一條，江山自然成爲他們的主要根據地了，這些浮家，共有九姓，「江山九姓」的來源就是如此。

原來九姓是沒有上岸居住權的，後來借每年秋天修船的機會，首先搭個艸蓬，修完拆去，後來慢慢的便長期住下了，杭州花牌樓的妓業，便是九姓上陸專營的。「江山九姓美人麻」原來包含得有這麼一段奇怪的故事啊！

曾經繁華一時的江山，經敵人燒殺後，現在已經十分冷落悽涼了，浙贛路由此到上饒還沒有破壞，現在每日行車一次，全長一百廿八里。

## 人類可恥的紀念

由江山到常山六十華里，山比較多，但路面反而平坦得多，常山縣城，背山臨水，風景可人，這是一個軍事上的要地。洪楊之變，石達開和李秀成都先後在這一帶和左宗棠等作殘酷的拉鋸爭奪，進進出出，至四五年之久，我獨自登縣府後山之頂，俯視環顧，緬懷古今，不禁吁噓良久。

常山、江山是仙霞山脈綿延地帶，之江發源於此，然而童山兀兀，樹木砍伐殆盡，水土冲刷，到處可見，山洪之根本原因盡在於此！沈主席在四區開行政檢討會時曾有這樣的指示：「中國以農立國，農業是國家的根本，沒有農業即無國家，水利又是農業的根本，沒有水利便沒有農業」，他又說：「要講水利必先除水患，除水患與水利的根本辦法是造林，尤其是水源林的保護至爲迫切，」根據主席的指示及實際的情形，江常各地應爲森林區，殆無疑義，農改所在此設有一個常山林場，面積一萬二千多畝，苗圃一百二十餘畝，但這些苦

心經營的成績，已被一砍而光了，苗圃亦大半荒蕪，我們願意看見沈主席的英明指示成爲事實，用這個事實來彌補過去的創痛。

由常山到開化的途中，經過一個大鎭華埠，這是開化第一大鎭，也是浙江有數的大鎭，浙贛交界一帶山地的茶都集中於此，運銷外地，昔日江西瓷器亦多運經此地，再加以其他木材，山貨的積散，故能造成功了牠的商業地位，但是誰也想不到，日寇竟在此作過世所罕見的獸性發洩，全鎭千一百多所房屋，全部燒光，僅僅剩下兩家，但是日寇在浙江的發展，亦以此爲頂點，他們在此住了八天便開始敗潰，直至投降，他們好像直到最後都不肯放去禽獸面目，而要爲人類留下一個可恥的紀念。

我們走出鎭來，道旁有一個紀念亭，當門的對聯寫道：

「國恥恨重重拚焦土飛煙不辭一戰；

亭名思七七問銀河解甲更待何年」。

我以爲是遭了日寇焚燒以後才建立以資紀憤的，但牠的年號是廿七年雙十節，而日寇的縱火是在三十一年，可見華埠鎭民抗戰，早具犧牲決心，而不是先有了「焦土飛煙」才「不辭一戰」的啊！現在抗戰勝利，「銀河洗甲」的發問已得到完滿的答覆。這付對聯不問其技巧如何，事實先後的發展，到很有意思。

## 一個恐怖的世界

由常山到開化的途中，由重慶直開南京的復員專車，絡繹不絕，他們由重慶開出經川南而湘贛入浙之常山，開化，淳安轉徽州，蕪湖到南京，這種作三千多公里長征的十輪卡車先後已有四千多輛了，乘客們風塵滿面，狀頗愉快而健康，因爲他就要投入闊別八九年的首都懷抱了。

開化，是躲在深山裏的一座小城，有荒涼閉塞之感。宋始設治，歷史短淺，街道奇狹，一如鄉村巷弄。主席在衢縣開會時曾說龍游大窮，應減輕負担，開化代表嘖嘖不平，現在主席的觀念的確被事實轉變了，在他的心目中開化應該是最窮的縣份了。在賦稅重重的年頭，被人認爲「富有」眞是一種最不幸運的事情啊！

開化窮並不爲奇，最令人可怕的是疾病流行，尤其是不治之疾的蔓延，簡直把開化變成一個恐怖的世界，居住的人們時時在提防着，說不定明天就會被病魔抓住，送到死神那裏去，病的種類最普遍而劇烈的有三種：第一惡性瘧疾，致死者頗衆；第二爲「爛脚病」，一種脚腿潰爛的皮膚病，無一良好治療法，一得此病任其潰爛，致於不可收拾，第三「大肚皮」病，或即爲「水鼓病」，此爲開化人談虎色變的一個魔劫，病狀奇異，迄無治療方法，據說戰前中央衞生署曾派有兩個德國人來開化研究兩三個月，結果發現了病源蟲，他們稱爲「蛙血蟲」，稱這個病爲「蛙血蟲病」，但是關於治療方術，毫無結果，抗戰以還將近十年的期中，無人過問，任其蔓延，開化人毫無反抗地承受毒菌的殘害。現在已經成爲最可怕的世界了。三十四年五月間曾經作過一個粗略的調查，據報告，卅二，卅三兩年中得病的二千零六十九人，死亡的九百四十七人，（其未死者並非治痊，因係慢性，正在發展當中）在一個小小的縣境裏，這種死於非命的數字，眞會叫人驚心動魄。

這種病原蟲，據說寄生在水田裏，農人下田耕作，即由皮侵入，最初沒有病癥，再後便身體四肢逐漸浮腫，腫到相當程度又慢慢萎縮，而腹部開始澎漲，經過相當時期肚子即會大到無可再大，病者就此死去，這樣病苦的時間長短不一，有一二年即死的，也有四五年才死的，據說身體好的和家境好的，在得病後休養的，可以多延長些日子，但終歸免不了一死。

蛙血病最中心的地方叫池淮坂，那裏是開化縣唯一的平原，共有水田三千八百畝，但因了田裏長得有可怕的蛙血蟲，人們多半死光，所以田也大部荒蕪了。不過裏邊的人死了，外邊的人因了環境的趨迫又陸續搬進去，前撲後繼地去墳死人坑，拿生命去和死神開玩笑，這是如何可慘的一個悲劇啊！

據說這個病的發現不過廿多年，最初只在池淮坂一隅，現在已逐漸蔓延開了，甚至城裏的人也被光顧到，我出街的時候，朋友立刻找到一個肚子已經澎漲的病者給我看，那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年青人，他抱着一個大肚子，如同臨月的孕婦，面色蒼白，眼睛裏放出一點點求救的微光，他立刻撈起衣服裸出肚子給我看，以爲我是他的救星，他的表情使我心裏有着無窮的難過，我有什麼辦法呢？我甚至不能對他說一句安慰的話，我對這個等死的青年的面孔，很久都不會消滅。

## 香稻、開山、妙景

在恐怖的開化，想不到產有一種稀有的香稻，從前平常人不能吃的，都送京朝貢，所以又叫「貢米」，這種米產量很少，產地在縣屬的獅雲鄉，僅僅三畝半地方出產，在米未收穫之前人們便用高價收定了，而縣長常是最大的顧主，去年×長官向縣長要四石，結果送去四十斤，也算夠朋友了，香米這個東西，與普通米沒有多大差別，看去略帶綠色，只要以少許摻入普通米中煮飯，即帶有濃厚的香味，縣長每人送我們一包

大家都珍貴地藏收起來。

開化鄉民種地的情形，是值得略加介紹的，因爲是山地所以大家都以種地爲主，種地的方法是採取一種週期的輪作法，他們首先放火燒山，燒山之後利用灰肥點種包谷，種包谷的期間只有一二年，所以一面種包谷，，一面便間種茶苗，或油桐，二三年後茶桐長開了，便不種包谷而收茶桐之利，在茶桐快要衰老的最後幾年便又種上杉苗，茶桐沒用的時候杉苗已逐漸成林，及至可用的時候便砍伐出售，再放火燒山，這算是一個週期了，一個週期約須二三十年，一個人的壽命，不過一兩個週期便完結了。

由開化到遂安，途經鮑家等地，風景絕妙，所經各地無與比倫，四面山如屏障，中間閃一平原，平原中又復散佈低小丘陵，錯雜相因，迴環依抱，人家靠山面水，自成村落，田隙水濱，滿是闊葉大樹，團團如傘蓋，枝葉相交，拂水面，壓屋角，層層疊疊，深邃無窮，小山頂腹間，均爲盈抱大松，密茂如麻叢，遠山高低各四五層不等，層與層間，又不知有多少奇風勝景，由塔尖樹項之爭相標榜，吾知其不平凡矣。公路直貫其間，入眼皆是嫵媚，天姿嬌豔，美不勝收，眞使西湖無色，桂林無景，不過西湖之勝在於杭州，桂林山水全恃桂林，此間山深水遠，無詩人的諷詠，無閑人之欣賞，信乎，地靈還須人傑耳。

## 朱熹也鬧着公粮

到遂安後，巡視各機關，並對學生訓話，最後看朱熹墨寶，然後離開遂安。

遂安在學術上是一個相當有地位的地方，邑人詹儀之與朱熹，呂東來等曾講學於縣治北四十里之瀛山書院，朱詹之間往來甚密，現存的朱熹墨寶，即當日朱夫子致詹儀之的親筆函件，惟年久遺失，現存者僅十數行一牘而矣。詹儀之先生後人，對之極爲珍貴，現由四人保管，若要取閱必須四人同意，並共同監護，否則即視爲違反規約，詹姓現住離城約三里許之詹家，已經沒落到沒有一個人識字，但對此墨寶仍珍惜如故，這件寶貝規定是不能離開存放地方的，看的人要親到那裏去看才行，這回因爲主席的關係，所以破例地送到城裏來呈閱，一共有四大捲，各捲長一二丈不等，而朱夫子的親筆函只不過佔一捲的十分之一，其餘的都是後人的題跋，因爲時間關係，不及一一展閱，縣長送我照片一張，細細的看來，原來朱夫子那時也和目前的情形一樣公敎人員在鬧着經濟問題，公粮問題，他開首便寫道：「……但祠祿已滿，再請未報，前此延之諸人，報云，勢或可得，未知竟如何口口口口……！」同時他看見人家經濟上有辦法，亦不免有動心之處：

「……親舊有躬耕淮南者，鄉人多往從之，亦欲妄意爲此，然尙未有買田雇夫之資……。」

離開遂安到淳安，公路兩傍有時竟然殘存上百株的行道樹，自京杭國道以來，數百里江山，尙爲首見，無怪能給人以至深印象也。

淳安濱徽江北岸，是祁門紅茶集散要衝，建安時孫吳賀齊開闢設治，至今有賀公廟二一在城東，一在城西、每年舊曆正月十二日，老百姓爲了紀念他，必將神像抬出，給人們叩拜頂禮，熱鬧非常，又海瑞曾做過這裏的官，並且爲了權豪征民工拉私船替老百姓出過氣，至今有海公祠，香火很盛。

## 公僕敢謁嚴子陵

淳安到建德，公路未復，改用民船，直放嚴州，夜宿茶園。

五月廿日離茶園赴建德，下午二時到達，即視察各機關學校，夜住專員公署，廿一日上午召開十一區行政會議，下午一時許即開船東下。離建德十里有黑石一大塊，狀如饅頭，故名饅頭石，自此以後即入錢江有名之七里瀧，七里瀧長七十里，自饅頭石入瀧至溪羙方才出瀧，所謂瀧即峽之意，兩岸皆山，無平地，江面亦較狹，然以視巫峽之絕壁凶灘，則平常無足道矣！

漢嚴子陵耕於富春山，有釣魚台，即在七里瀧右岸，十里以外，可以遙見，所謂釣魚台，不過半山之間一點灰白石頭而矣，舟行漸近，忽成奇觀，兩峯突起，東西相對，有如巨人，登岸有桐廬縣府警察來迎，地方保甲長亦到，桐廬縣長胡君自建德同船來，當爲導遊，岸上有古道，道旁一石亭，亭內有一碑，上書兩行「漢嚴子陵先生釣台；宋謝皋羽先生西台」，拾級而上，爲嚴先生祠堂，堂只一小屋耳，後壁有先生供像，碑碣頗多，然多風雨剝蝕，字跡糢糊，不能辨識，或則一字不存。側房一，已被焚燬，其中碑碣，亦遭不幸。自祠堂登釣台，石階甚峻，無稍寬展，自脚至項共七百六十級，其高峻可以想見矣。台有二，在東者爲釣魚台，相傳爲嚴子陵先生垂釣處，台寬約丈餘，有石亭，亭額書「留鼎一絲」四字，其他無所存焉。在西者名西台，宋隱士謝皋羽先生哭文天祥於此，有石亭一，亭內一碑，明隆慶時立，刻「清風千古」四字，有一聯云：「君恩故人重；帝座客星明」，釣台與西台之間相去百廿級，中間下凹，有一亭曰雙清亭，登臨環顧，氣象萬千，誠高人遁跡之所也，范仲庵爲嚴州刺使時有嚴先生祠堂記，刻石猶存，同行有朋頌者，「盧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句，直覺山水

生輝，幽谷鳴應，人物，文章，勝跡可謂相得益彰矣。同行陳君告余曰，「有某知縣過此時，覺得自己大小是個官，而嚴先生却以不要官傲帝王，爲詩自嘲云：『君爲名利隱，我爲名利來，怕見先生面，黃昏過釣台』。我們今日登台遊覽，未免太大胆了」。我答覆他道：「我們非官，乃公僕耳，當然應該看看嚴先生」。

離釣台登舟疾駛，出七里瀧，無何而到桐廬縣城，江面寬展，氣象轉新，格局不同，我想富春江的正統景色自茲開始矣。

桐廬縣城在富春江北岸，市街狹小，抗戰中破壞亦甚，城東有桐君山，當天目溪流注富春江之東岸，高約百數十丈，盤桓登臨，略似四川樂山大佛寺之情景，山頂有廟宇數殿，廟中除一般神像外，有桐君殿及張巡，雷萬春，南紀雲等多尊，對張等似頗崇敬，但未詢問出理由來，各廟在抗戰中爲敵機轟炸目標，殿宇大部被毀，然神像仍大部完好，現正由一七十老人承首募捐修葺，據稱約須千萬始能成功云。

桐君山相傳是一位不知名姓的道人鍊丹製藥處所，鄉人有病，輒叩請治療，無不「着手成春」，然詢其姓名，則笑而不答，到他仙逝之頃，鄉人圍泣叩請，仍不答，惟以手指殿前桐樹而逝，後人以桐君稱之，鄉人感其德澤爲之豎係立廟，香火頗勝，此一段神話，至今傳不絕口云。

## 富春江上愛恨交織

據說富春江景色分爲兩段，七里瀧是一段，此段兩岸山岳高聳，曲折盤桓，山上多楓樹，江濱多蘆葦，一到深秋季節，楓紅似火，蘆花如雪，秋江碧玉，景色最佳，出瀧東下，趣緻大不相同，山岳濟退，讓出一帶平原，村落密接，畝畝相連，兩岸多桃李楊柳，春風到處，萬紫千紅，「春」江不夠形容，再加一「富」字，「富春江」多美麗的形容詞啊！桐廬至富陽一帶時魚爲天下名產，黃梅時節，最多雍肥，我們來得太早了一點，所以遍處搜購捕捉，只獲兩尾，烹食得一餐，亦富春江上之浦濟耳。

桐廬至富陽九十里，因有汽艇拖拽，故三小時即到富陽。

富陽城亦濱富春江北岸，戰前有二千六百餘戶，敵人濫施轟炸的結果，在廿六年我軍撤退時，僅八十餘戶未被焚燒，敵人佔領後，不要說房屋，就是牆脚磚石都被撤走一光，敵人自廿六年十二月侵入後，即未撤退，淪陷時間最久，故鄉村房舍十之七八均遭破壞，江北較之江南尤爲厲害，勝利以來，雖半年有餘，仍然遍地瓦礫，蕭條慘淡，瘡痍未復，各機關都躲在殘存的一二間民房裏辦公，縣政府分成若干部份，零零落落，全表現不出他是全縣的最高領導機構。

富陽全縣人口近廿萬，每年食糧只夠四個月的消耗，不足之數全賴外購，農民多操製紙副業，輸出量頗大，得以換運米糧，平衡供求，勝利以後，北方多故，輪運困難，紙張銷路斷絕，於是饑餓的恐怖立刻籠罩了整個的富陽，爭食樹皮艸根，自去年就開始了，縣屬大源地方因了劃分艸地不平，引起械鬥，斃命者數人，目前又到最嚴重的關頭了，又是劃分艸灘，爭奪野艸的時候了。

在富陽整整的兩個鐘頭，都花費在巡視談話當中，富陽給人們的印象除了殘破而外，簡直找不着一點生氣，一點恢復的精神，像一條垂死的蛇已經失去動擅的機能了。

下午二時半離開富陽，一到船上又與美麗的景色接觸，那些野蠻的罪惡的痕跡，一些兒也看不見了。

富春江上覽不盡婀娜春光，磨不掉遍地瘡痍，數百里巡遊歸來，我所得到的只是一個愛恨交織的心情吧了。

## 台灣日月潭（參閱本期插圖）

日月潭一名水社湖，爲台灣八景中最著名之絕勝。潭周八百甲（即十餘里），係兩潭相連，一大一小，形如瓢，即一爲日潭，一爲月潭。水社大山，大尖山等高峯圍繞其間，嵐影倒映，水碧如藍，朝暉夕靄，氣象萬千。潭水枯時深七三公尺，漲時九十公尺。產巨魚，如青魚、鯉魚有重至二三百斤。又產錦蛇，有大至數百斤，附近高山敬致之如神。

潭中有小島突起，周約一里，高三十餘尺，名曰玉島，又名浮珠嶼，俗名球仔山。上甚平坦，前日人闢爲神社，現改種花草。潭面爲海拔二千四百尺，氣候甚涼爽，雖盛夏猶如深秋。對岸爲石印蕃社，現住有半漢化高山族三十三戶，男女共一百三十一人。男人以漁獵爲主要職業，耕殖次之。女人搗米於屋內，穴徑一米半，有堅石覆其上之一半周圍，婦女數人同時合搗長杵，一邊歌，一邊搗，此即有名之杵歌，又名石音，即以杵擊石，發出聲音，協調歌聲。

日月潭爲台灣最主要之發電所儲水池。潭有進水口，將潭水經水洞而至門牌潭，爲第一發電所。再經山洞傾流至水裏坑，爲第二發電所。可發電一四三五〇〇KW。全部工程於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完成。建築費爲台幣六千四百萬元，爲世界所僅見之大水力。

## 歐洲第一個悠閒國家

# 瑞典的光景流連

Tora Nordstrom-Bonnier 著・譯自「假期」月刊七月號

雷 紅

每星期五早晨，巨型泛大西洋飛機離紐約起飛，幾乎像一個不速之客一般，於翌日降落在歐洲的三大都市：哥本哈根，(Copenhagen)奧斯洛，(Oslo)斯德哥爾摩。(Stockholm)三個城市中要算最後一個能使家庭主婦感到舒適，在飛機上吃一頓便飯之類，無須過慮。瑞典在戰時嚴守中立，沒有受到戰爭之摧殘，能以戰前標準吸引戰後旅客，堪稱歐洲第一城市。她是準備着旅客們的光臨。

瑞典的景物，大足遊目騁懷，中古時代的教堂矗立在天空之間，城市之現代化與清潔，足以使你大吃一驚；坐了矮小的白色汽艇，閑適地駛過運河，兩岸竹籬田舍，農村的風景如畫；或者坐了飛機，遨遊於七月的太空，縱覽北部山嶽之雄偉。當你在餐館裏用膳的時候，你回想到華麗的海洋景色，不禁忘記了當前的珍饈。還可以去觀劇，參觀流線型的工業中心。到瑞典來最大的樂趣是去欣賞北土永不沒落的夏日的太陽。

## 夏夜迷惑的光亮

你的飛機總是在晚上飛抵瑞典，你應當瞭解我這句話的意義。在黑暗中看斯德哥爾摩和看巴黎或紐約完全兩樣。斯德哥爾摩是發着奇異的閃光的城市，城市像浮在銀河上一般，天空既非藍色，又不是綠色，恰在藍與綠之間。你對於斯德哥爾摩最初的印象就是夏夜迷惑的光亮。

但是你不能永遠注視這閃動的光綫，你所能欣賞的事物儘多着呢。摩托汽油船穿梭往返於斯德哥爾摩的橋環洞下，使你可以看到這美麗城市的特寫。大光明飯店(Grand Hotel)神奇的轉門開出去正是瑪蘭倫湖(Lake Malaren)岸邊，(飯店對面就是皇宮)無時無刻不會沒有小船碇泊着，等待遊客叫喚，作環湖的巡遊

大光明是一所特殊的飯店。豪富者，聞人，外國遊客，新聞記者都聚集在這裏。住大光明飯店的費用，每天每人約需美金三元，夫婦兩人，五元就够了。有女傭爲你收拾房間，另收百分之十的服務費。房金是有限價的，不過像美國一樣，總是客滿。

對於旅客——幾乎沒有什麼物資匱乏的情況。商店裏出售的是美國靈巧的用品，法國亞麻布內衣，眞絲舞襪，阿根廷皮件，瑞士鐘錶。菜肴，女僕的服務，洗衣等所有享受都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好。

## 喫・舞・聽音樂

食物是配給的，對於遊客的供應仍極充份。主要餐館中凡你所想到的食物與飲料無不可以羅致。龍蝦，魚醬，來自加利福尼亞與巴勒斯坦的新鮮水果，冷藏果品和蔬菜，豐富的肉類和牛油，精美的點心，各種牛酪，大量的酒類。價格比了美國同樣的貨品較廉。

斯德哥爾摩沒有美國式的夜總會。瑞典的夜生活極爲正常。你可以吃、跳舞、聽音樂，此外沒有其他的娛樂。因爲政府統制酒精的關係，你如其要想痛飲一番，必需在餐館中買好大量食品。你不能踏進一處地方就要一樣迅速的食品。

然而酒在瑞典是一樣最不要顧慮的東西。去年冬季煤斤奇缺，燃料只能用木材來代替之。法律上禁用熱水，唯旅館除外；爲使身體清潔起見，人們利用公共蒸汽浴。因此只有旅客才能享受熱水洗澡。

如其你的旅程非常倡促，你看定了旅館以後第一件事便是向司閽者請益，他能够回答各種問題。旅館會爲你規劃出一個簡短的行程，不但可以週遊整齊清潔的城市，而且還能帶你

到近郊名勝之處去。

## 沐浴於月光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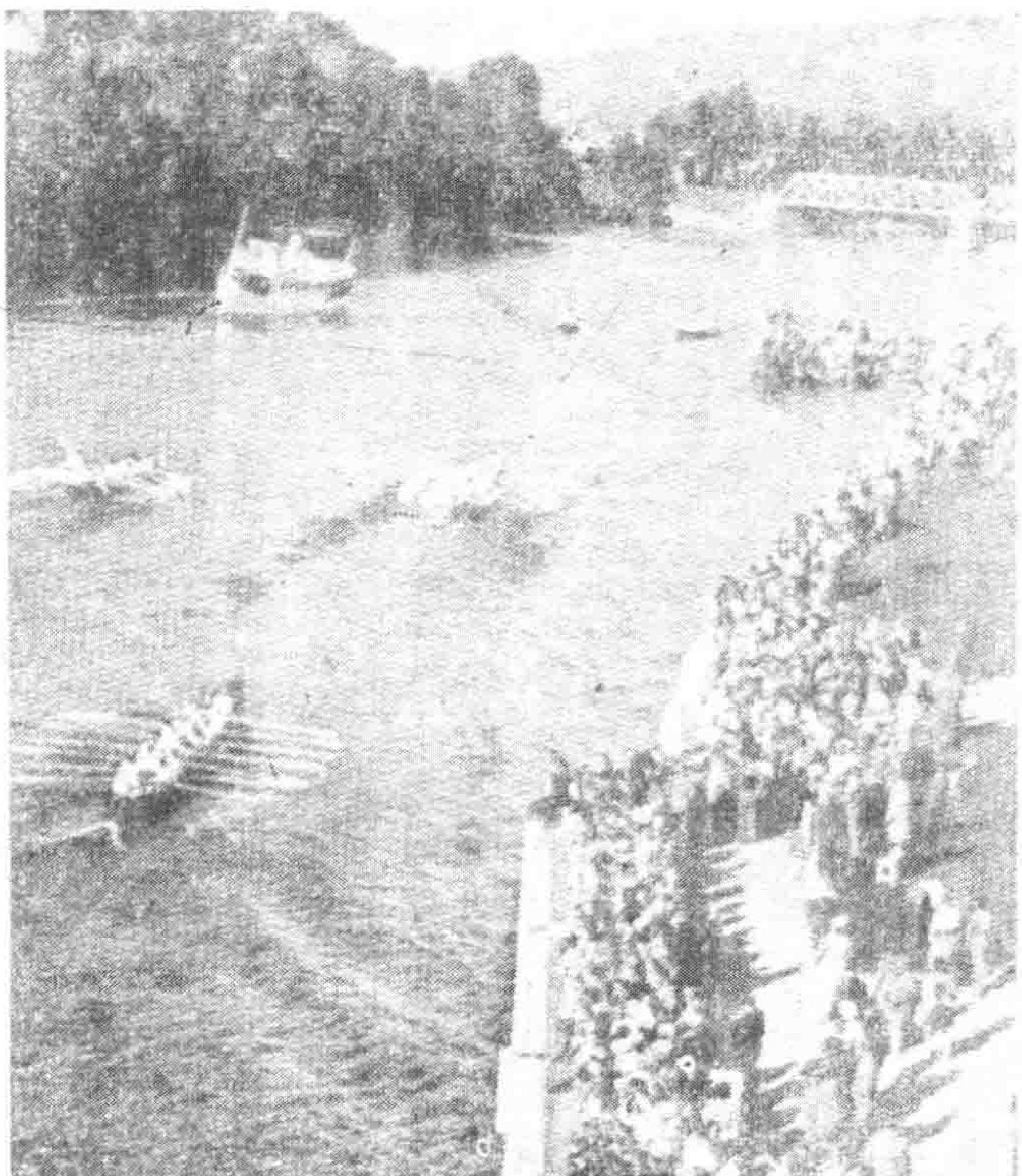
六哩外的特洛寧哥爾摩（Drottningholm），是瑞典的凡爾賽，你可以看到細工花型的皇宮，國王每値春季及聖誕節日，常駐蹕於此。特洛甯哥爾摩有十八世紀時的劇院，院中儲有罕見的、有考據的服裝和佈景，可以供你展覽。在一個愉快的晚上，你可以到沙爾傑貝登城（Saltsjobaden）去，從斯德哥爾摩乘火車或汽車只半小時可達。其地富於浪漫的氣息，你可以在海濱沐浴於泛濫的月光之下，在霍爾曼餐館（Restaurantholmen）中用膳，斯德哥爾摩的年輕人歡喜到這個餐館中來跳舞。

在興趣很好的週末，你要駕車到故大文學家蘭格洛芙（Selma Lagerlof）的故鄉。她在一九〇九年榮獲諾貝爾獎金，故居在伐姆萊的瑪倍克（Marbacke, Varmland）。蘭格洛芙於一九〇四年逝世，自物故後她的故居成爲非正式的博物院了。

## 換一種遊覽方法

也許你想掉換一種遊覽方式。從斯德哥爾摩乘飛機到瑞典最北的飛行場羅黎阿（Lulea），旅程約有二小時。在上空望下來，只見數百方哩的森林，河道，鋸木工廠，紙廠——是瑞典的富源。在此最末一個飛機站起，你坐了往西北去的火車，歷十二小時而達列克格朗森（Rikegransen），此地已是挪威邊界，遠在北極圈之上矣。在火車上你要經過著名的開倫挪（Kiruna）鐵礦，大部份瑞典鐵礦的輸出都由此開掘的。

在列克格朗森山巔瞭望，起初覺得每一樣看到的東西呈凌亂之狀，因爲你在白天到此地精緻的旅館，大部份的旅客還在床上。你要奇怪何以沒有人起身的，到後來你才明白前夜人人出去滑雪，現在都在旅館中休息了。要到午飯時間，旅館才開始活動。雖然陽光照射着，夜來寒霜使空氣仍感涼爽，一對一對年輕的滑雪者開始向山間出發。你和他們一同出去，必須技術純熟，經驗豐富，因爲雪花堅硬而成顆粒的狀態——萬一失足，面孔碰上去是很難受的。在滑冰場上你還要常常當心你的眼睛，明亮的陽光反映在雪地上的閃光可能使你的眼睛耀黑。銳利的午夜光可以使你看到數哩之外的每個方向，西面可以下瞰大西洋海岸，南面望到瑞典第二高峯的頂尖。



丹爾卡里亞湖上一批一批人們划着狹長的木船到敎堂裏

## 瑞典的文化趣味

觀光了這錯綜的山野之後，你或許想一見瑞典文化的趣味。我願推薦你到丹爾卡里亞（Dalecarlia）去。你在倦遊南區，未抵斯德哥爾摩六小時之前卽可到達丹爾卡里亞。曾經有一批美國飛行員，戰事中因轟炸德國，被迫降落

瑞典，拘禁在此地。每逢星期六，星期日或節日，丹爾卡里亞的瑞典人穿了他們愉快的，習俗相沿的服裝，每一集團各各不同，原先是十八世紀貴族所穿，經過農民改製而成爲現在的樣式。風俗之流傳，正與農民的服裝一樣是相沿下來的。

你在參觀丹爾卡里亞城時，先可以在福侖(Fal_n)城選擇一個較好的旅館，或在雪爾琴湖(Lake Siljan) 上小巧舒適的別墅中選擇一所。星期日早晨的湖上，只見一批一批來自各階層人們，划着狹長的木船到教堂裏去。

船與河道在瑞典常常可以遇到。回到斯德哥爾摩以後，你會發現格塔(Gota)運河是到哥德堡(Goteborg)的一條捷徑。兩天半的水程可以給你不少回憶的資料。正如你能够從尼羅河吸收埃及的精華，泰晤士河領略倫敦的繁華一般，你可以在小汽油艇的甲板上，浮泛於從波羅的海到北海可愛的水流中，經過湖泊與運河，通過暗黑的樹林，開朗的牧場，看到瑞典心臟的大部份。一部份關於瑞典的常識，全靠你在汽油船上聽到同船旅客的閑談而知道。

爲調劑水上旅行的枯燥起見，你坐了飛機到格泰萊(Gotland)去。泰格萊是波羅的海中一小島，以玫瑰花與殘存的建築物著稱。每當假期，到海灘來遊玩的人極多。事實上一到夏季，所有瑞典人都到海灘邊，和海水親近了。

## 哥德堡一片濃綠

由運河抵哥德堡沿途所見城市的情景，比之你在美國乘船時所見者大不相同。旅客首先看見的是文加燈塔 (Vinga Lighthouse) 的一個沉靜的黑影，表示此爲瑞典第二大城的海洋入口處，表示是國內最重要的港口，和瑞典著名四大學之一的所在地。此地還有偉大的船塢，忙着建造航行大洋的郵船，運輸艦和戰艦。

哥德堡是十七世紀時北方之獅亞道夫王(King Gnstavus Adolphus) 所興建。亞道夫王吸引了一批勤懇的荷蘭商人住在這裏，荷蘭式的運河，佈置了城市中的水道網就是成績之一。你看到不少更豐富的東西。在夏季，哥德堡城中鑲嵌着一片濃綠。斯洛德史科琴 (Slottsskogen)公園成爲一大「肺葉」，城市中人都愛在此銷磨一日。萊絲堡(Lisederg)是一個綜合的遊憩所和娛樂的園林，其中有音樂場飯店，跳舞廳，以供尋求刺激者的享樂。白天你可以在廣大的露天游泳池裏游泳，或在綠蔭深處散步一回。

新舊建築物的混雜立刻使遊客一眼看出。哥德堡有一所博覽場，中央建有噴水泉一座，像徵海神波斯鄧(Poseidon)，由瑞典著名彫刻家密爾斯(Carl Milles)所建造。這個容貌可畏的彫像俯瞰全市現代化的建築物：都市大戲院，你能够在這戲院中看到正在紐約上演的百老匯歌劇，音樂廳，著名藝術家都認爲該廳是歐洲音樂的聖地，而在彫像的背面，望見循石級而上的是藝術博物院。

戲院所表演的，不論是話劇或歌劇，票價不出美金四元。電影院的最高座價是六角半。有幾個戲院接受市府或政府的經濟援助。順便可以講起的，同等服務的東西，瑞典比美國總是便宜一點，只有汽油例外，要六角一加侖。舉一個簡單的例，瑞典女人去洗頭，電燙，做好頭髮，一共費了一元二角半足矣。

## 日光浴像烤鬆餅

你也許在哥德堡要考慮經濟之道，是否要趕到瑪爾摩(Malmo)去租一輛汽車回到斯德哥爾摩呢，還是用別的方法回去。假如換了我，就要在哥德堡坐飛機回斯德哥爾摩。僅只要十五元而且只有二小時就可安抵瑞京了。

爲什麼要這樣匆匆回去呢？因爲你到瑞典來遊歷，如其不坐了一艘小火輪在城中央遨遊一番，就缺少了回憶時的珍貴資料。這該是明朗的星期日早晨，像所有其他斯德哥爾摩人一樣，你便要出發去參觀數百處司卡哥登(Skargarden)避暑地中間的一處，這一部份地方是介於瑞典的陸地和海洋之間，有無數大大小小的島嶼簇聚着。

和斯德哥爾摩接近的島嶼人口密集，遙遠者則杳無人烟僅餘滿目空翠，和明朗寒涼的海水圍繞四周而已。在島嶼岸邊光潤的岩石上，人們躺在日光之下，好像鬆餅一般，必需兩面烤烘似的。夏季瑞典的星期日是供獻給日光的一個日子。這個國家沒有受過摧殘，按其面積而論，人口算是稀少，因此露營、日光浴、竊

舟、乘車、田獵、滑雪、滑冰、高爾夫球、網球和其他別種運動都能愉快而廣泛地受人歡迎，流傳進來。

也許你注意到我說過島畔岩石的「光潤」。在這個疏狀辭中，包孕着瑞典的神奇事物之一。自冰河時代起，瑞典的花崗岩已經光潤得一如絲織品了。我不願意說它們是礁石或岩石，在瑞典人說來，這叫做"Hallar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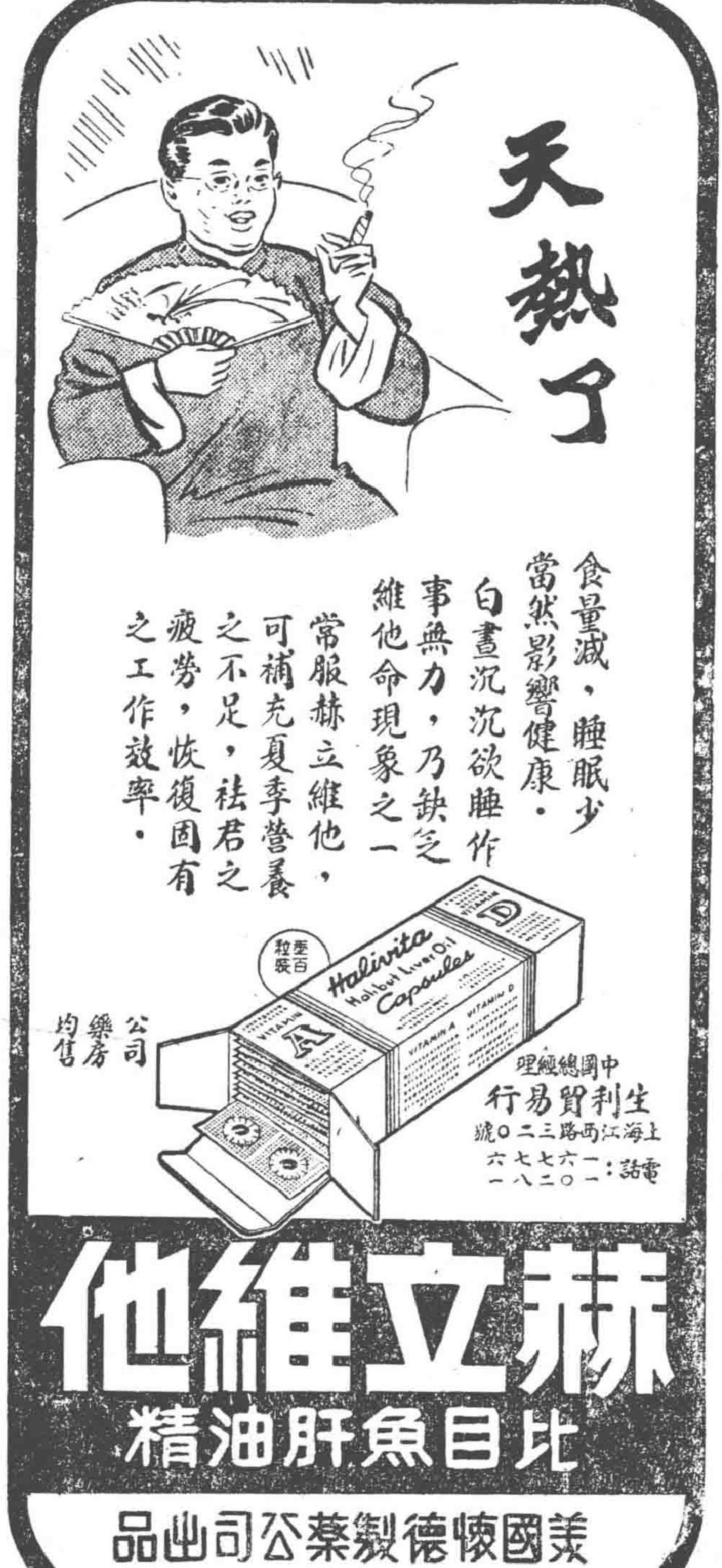
## 很容易結交女友

在瑞典銷磨一個假期，費用是不大的。空運穩定以後，許多人沒有時間到世界的這一部份來觀光的，可以有機會到北歐來住上數星期了。現在的飛機來回費是美金八百九十元。郵船房艙從紐約到哥德堡是二百五十元，統艙一百七十五元，捐稅在外。旅客一旦渡過重洋，達到瑞典之後，此後的開支不會比紐約到梅恩(Maine)去觀光，包括中途下車，探訪勝蹟在內的費用爲鉅。

只有在這種旅行中可以看到當地的風光。是怎樣的風光啊！瑞典女子是這樣的好看：棕髮，淡黃皮膚，藍眼睛——無懈可擊的調和。

年輕的美國少年在明朗的星期日，極易和這些美麗的女郎結爲朋友，也許她是到司卡哥登去游泳和跳舞。當然她會用學校裏學習的英語和他講本國的情形。她可能是大胆，不保守和非常開通的。

年輕的男子們，但是你要留心。像其他少女一樣，她有羅曼蒂克的心境，當作她是童話中的灰衣女(Cinderella)，而你是遙遠來的皇子吧。



# 航行大圓圈綫
# 坐運輸艦到美國
## ——第一函：船上的生活——

本誌特約記者張延祥

三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離滬出國赴美，乘美軍運輸艦，與普通郵船客船不同，別饒風味，特記述瑣事，以誌遊踪。

艦名 General J. C. Berckinridge，二萬二千噸，隸屬美國陸軍部，此次由青島及上海，載運美軍軍官及士兵二千五百人回去，並徇美領事館之請，搭載『非軍人』乘客一百二十五人，船票由廣東路五十一號美國總統郵船公司(大來)出售，惟限制極嚴，必須先經美領事館簽證，非美國籍者須提供對美國『無敵對行為』之證明。凡中國乘客以外交護照及官員護照為限。故國人僅二十餘人。

是日上午九時在日本郵船碼頭登船。送客一概不准上船。艙分二等，軍官艙票價二百五十美金，士兵艙票價一百六十七美金。凡尉官以上，均佔軍官艙，尉官以下者概佔士兵艙，階級分別甚嚴，在船上前後上下隔離，有憲兵M. P. 站崗，不容混淆。女客概購軍官艙票，『非軍人』亦均全購軍官艙票。因票價比郵船為廉，若折合國幣，僅五十萬元，比較由重慶至上海之船票及飯食所費，相差不多，故不覺此行所費之巨也。

下午三時始啓椗，開船前，祇知道此船開往美國西太平洋口岸，(Los Angles, San Francisco Seattle)，不知究竟開到何處，到開船後始報告是直航舊金山，沿途不停，航綫走最短的直綫，航程大概十二天即可到達。此航綫稱為『大圓圈綫』(Great Circle Route)，自滬向東北，經日本九洲，一直到阿留中羣島之 Kirsk 島相近，始再轉向東南。此綫在平面地圖上看來，是一圓弧綫，但拿一個地球儀來看，可以明瞭比平面地圖上的直綫航程為短。故能于十二天之短期間內到達。全程五千五百五十英里，船行速率每小時約二十英里。

### 過的是軍隊生活

船之構造全為鋼鐵，極少用木料，甲板上，客廳中，地板即鋼板，漆草綠色油漆，隔板，天花板，門，亦全為鋼板，漆白色油漆，案椅均鋼製，桌上，舖綠呢檯毯，椅子多蒙綠皮彈簧墊，房內，床是鋼絲床，衣箱亦是鋼的，（如上海青年會淋浴室之衣櫃），即如垃圾桶，都是鐵皮做的。置身其中，憬然於現代鋼鐵重工業對國家的關係，何以我們後方三四家極小的鋼鐵廠尚開不住，到現在全關了門？

船上設備，因運輸艦，非郵船，故十分樸素，簡單，沒有游泳池，沒有跳舞場，飯廳中和臥室中沒有侍役，浴室是淋浴，可說是軍隊生活，但比較我們中級以上家庭還舒服，可知生活程度相差之遠。

船的構造和房子不同，船大了則中間房間不通風，不透光，完全靠電燈及電扇。船上室內電燈，幾乎日夜全明，大的迴光罩，並不用大支燭光的電燈泡，而用三只燈泡橫裝，光綫比較調勻，床頭各有一只電燈，正合臥讀之用。通風則除普通牆上電風扇外，有冷熱氣通風管，保持室內適當溫度，因船之行踪靡定，忽至熱帶，忽至冰洋，而船係鋼板製成，傳熱散熱極易，故又必需用冷熱通風方法，以調節之，使旅客舒適。

普通電燈之外，又有備用燈，若機器停開時，用蓄電池以照明，又有手電筒，均懸掛壁上相當地位。

### 儘量吸廉價香烟

船上救火設備水龍皮帶外，有炭養二氣滅火桶及滅火機。船上救生艇外，有橡皮筏。救生艇用機器吊下，船開行第二天即演習，乘客各穿浮水馬甲，救生艇則經常吊在船舷外。浮水馬甲內裝蘆花，Kap

ok，係南洋羣島所產，與鴨絨相似，浸水仍能浮起，曬太陽後更為蓬鬆。我們以前所用救命圈及救命帶，多用軟木，已是老式不行了（因軟木年久腐爛）。救生艇中有清水櫃，有糧食箱，均用鉛絲印封。裝汽油引擎，備三四桶汽油，若引擎不行或汽油用完，則用人力搖轉葉子，和鐵路上的搖車相似，因救生艇相當大，不能和我們「賽龍舟」般用划槳了。救生艇內有帆布蓬帳，有手電筒，每艇可坐約百餘人。

船上一天三餐，質量均豐富，惟多為冷藏及罐頭食物，起初覺得乏味，更以餐餐喝咖啡，反覺火氣太重。在重慶最時髦的奢侈品，大家夢寐求之的，到現在連續吃了二天就怕了。特別是我，歡喜喝極燙的熱茶，要喝得很多，但到船上後，非但茶沒有，連熱開水都沒有，口渴了祇得喝些冰水(Cordley Fountain)，四五天後亦慣了，同行各人都增胖了。

船上有消費社，出售各物均免稅，價極廉，各種香烟，駱駝，馬立斯，吉士，一條祇五角五分，合國幣一千三四百元，各種板烟，肥皂，棕欖，象牙，各種牙膏，都是一角錢。巧克力糖一大合二十四包八角錢，和上海比較眞天壤之別了。

## 船上的幾本好書

美國的大孩子在船上生活，打紙牌，看書，曬太陽，寫信，玩各種曲綫七巧板，晚上看電影。紙牌每副祇二角錢，有許多且是慰勞品。船上祇許玩，不許賭博，但假使有人用籌碼玩，亦無從禁止。打馬將亦不禁，但馬將牌要自已帶。至于看書則用不到自己帶書。船上圖書館中有幾百本小說，雜書，翻閱一下，多是新出版品。借書憑艙票，三天要還。我看了一本Driscoll 著的「一九四五年，太平洋勝利年」此書在一九四四年出版，從太平洋戰事開始起，美國各方面的備戰，各戰役的經過，各將領的言論戰略，海軍和陸軍的鬥爭和配合，各艦的構造，詳悉靡遺，對于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七日檀香山襲擊之損失，中途島四艘戰艦之沉沒，毫無諱忌，對于麥克阿瑟將軍和尼米茲海軍上將二人之未會見（在1944年八月始初次會面），和海爾賽中將之突擊艦隊受命二上將間之苦衷，講來有聲有色。此書出版在V-E日之前，他們不認為軍事秘密而受檢查，且預料日本在1945年必敗，今天看來，事事靈驗。他們所要保守的秘密，是原子炸彈，是高空投彈瞄準器，是雷達，我們則事事要守秘密，甚至番號亦秘密了，報紙廣告上甚至有「第口戰區更換證章佈告」之刊載，看了究竟不知道是第幾戰區。幸而我們太聰明，一看就明白，眞可謂最滑稽之公開秘密。

又有一本書是美陸軍部空軍司令所編的 Official Guide to the AAF, 1945。詳載美空軍之組織，訓練，人員，戰術，戰略，戰機種類，配備，歷次戰役成績，各隊符號，厚厚三百餘頁，有許多照片，相片，圖表，我起初看了以為至少是祇供軍中官兵閱讀參考之用，後來讀到安諾德空軍總司令的序文，說：「這書是供民衆，（非軍人）需要知道空軍情形而刊行，因民主的戰爭，是全民的戰爭……」看了這本書，我知道美國空軍，比我知道中國空軍還多些。他們在戰時徵兵，海陸空軍各別競爭招募志願投效者，故此書刊印最初目標，恐亦為徵兵而來，但我們子弟若要投考空軍學校，恐非得託熟人探詢不可。對于基地設備，機隊編制等等，他們早認為公開常識，我們還當作專門學術，一出門就自己明瞭了。

## 一切是美國情調

書籍之外，有雜誌 Life Post, Reader Digest, Yank 等等，隨便拿，不要錢，還有許多縮印本書籍小說，都是 Armed Services, 供給的，軍中精神糧食，亦甚豐富。

電影則每天三場，一場在甲板上，（天雨停映），二場在餐室內，片子天天換，在重慶票價一千二百元，在上海票價一千八百元的「出水芙蓉」，終在船上看到了。在船上除到消費社去買些便宜東西外，沒有用錢的處所。沒有侍役，所以亦不必給小費。金山蘋菓，每天開幾箱，放在客廳內，儘吃，不化錢，這是美國的軍人生活。

眞的，一上船就是美國情調，廣播機中聽到的全是美國話，美國音樂。一只船原有國籍的，掛的是美國旗。所以一上船和到了美國差不多。原來黃浦江中的船，大大小小，有幾隻不是掛的美國旗？天空中的飛機，有幾只不是塗的美國星徽？美國，眞是天下一家了。

三十五年五月第二個二十七日，在太平洋東行過。1800子午綫。

# 赴英旅途漫筆

## 趕上倫敦的勝利游行

霍宏暄

### 值得一提的經驗

五月廿一日，上了由孟買駛英的「安地斯」(Andes)輪，六月四日就到了英國南部的掃桑甫頓 Southampton 港，五日上岸，三小時火車就到了倫敦，算是航程最快的了。但是這次旅程的另一半從中國到印度和在印度等待却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旅途生活常常是如此，有時蜀道艱難，「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讓你急得搓手跳脚，有時却「千里江陵一日還」讓你來不及一看頃刻卽過的萬重山色，這次來英的旅途正是這種情況。

一年以來的艱難挫折，不值得一一提出報告了，但是有一兩點小小的經驗，應該對後來的人有點幫助，我發現許多到國外來的旅客，往往過度重視偶然介紹的朋友，或是倚賴不一定十分負責的機關，往往因此反而誤事，這種心理恐怕是國內「人情」的習慣養成的，在國外却不一定適用，因爲一般說旅行總有一定秩序，按照一定規則，人人沒有特別便宜，也不會吃虧，偶然介紹來的朋友，是否肯熱心幫忙還是另外的問題，既使熱心，又那能人人對四通八達的旅行業務內行？機關既使是本國派駐的，也各有公務，又那能多分心於送往迎來的閒賬？我曾看見很多例子，到了印度，把一切手續托之朋友或機關，等到有船快開了，一問才知手續還差多多，只好放棄寶貴機會，再等以後的船隻，其實各地都有對旅行業務精熟的旅行社，以印度而論加爾各答和孟買都有中旅分社，對英美大旅行社都有聯繫，這般可靠的朋友不找，豈不是自找苦吃，而且還有人在發朋友財，我旅途中初到某地的時候，有介紹的朋友到站來接，告訴我旅館難找，居然掃榻留賓，初到的人自然感激無已，住久才知道多出了寃枉錢不算，還多受了寃枉罪。旅館難找根本沒有這回事，自在而省錢的地方多的很，我們的居停却儘量以旅館難找來歡迎新來的朋友，不管屋子塞得下不，因爲不是旅館，過去住過幾天的人，總有幾封信道謝，有時也介紹別的朋友，當中也免不了有幾位名流教授等，這些信件自然是很好的宣傳品了，當然沒有人提到蚊子臭虫的，我在這地方住了一月才想出借口搬家，不想一搬便斷送了介紹而來的友情，這是一個很可寶貴的教訓！

七差八錯的差不多在印度住了一年，旅途羈留，不是一件好過的事，過去這一年尤其變化萬端，離開祖國的時候，我們還是才開始反攻，天天期待盟軍的登陸，後來德國倒了，日本降了，聽別人炮笛喧天的慶祝，看自己的國旗在街頭飛揚，勝利使人歡快，但隨勝利而來的新問題却更使人悶鬱，世運的變遷，旅途的艱苦，心情的複雜，不是文字可以描述的，當時看到某雜誌上一首小詩很貼合當時心情，曾把他用中文譯出，現在抄在這裏：

倦旅　　海倫穆林作(Helene Mulline)

倦旅方中途，故土日已遠，鄉心不可移，憶舊痛難遣。
既苦舉步艱，更難轉而返，去如下山石，進且不可緩。

前瞻多空茫，後顧徒嘆惋，踟躕一身痺，惟餘木石感。

這種心情，久羈行旅的人，大概都有同感，這些艱難時日畢竟過去了，一年間排遣這種心情只靠兩件法寶，一個是「及時愛韶光」的古訓，雖然旅途淹留，時間總是自己的，如果能解脫愁苦的掛牽，旅途的時間往往是最自由的，在國內時曾利用警報時間讀了好些想讀而沒有時間讀的書，這次在旅途中更是得其所哉了，這樣利用時間不一定有什麼了不起的成績，但時光沒有白費，總可以使人心安。第二個是「隨遇而安」，不只求安，而且花工夫了解研究這地方，初到印度的時候，天天東跑西問，別人笑我說我要合印度戀愛（Make Love With India）不期竟眞正的「戀愛」了一年，一年來實在也花了些時間想法了解印度，各地方跑跑談談，讀讀他的歷史，總算也知道了些印度的情況，在旅途中，不管是什麼地方，如果有戀愛的心情，自不會難過了。在戰時很跑了些地方，現在回想，不只峨山雪月滇海風帆有鍾情留戀，連到處的泥巴糞穢，也有親切之感，也許都是這點感情主義的幫助吧？放却前瞻後顧的苦悶，欣賞當前的人文風物，如果這也算是經驗，我願把他重獻給任何旅行的人，或是不得不旅行的人。

## 船上生活

船在二十二日正午開出孟買亞歷山大碼頭，這隻船造於一九三九年，噸位兩萬五千六百，比以前航行港滬的船都大，原定容量容水手及旅客一二八八人，現在爲運兵擴充到三千七百多人，連最上層的甲板共七層，最上層是晒太陽和運動的地方，第六層是大廳和休息室，大廳原來是跳舞的地方，現在改裝吊舖，供軍人住了。休息室中沙發等雖已顯舊了，設備還很精潔，只限旅客和軍官享用，這一層的後半另有士兵休息娛樂的地方，五層四層是客艙，有賣茶，賣雜貨，理髮，借書的地方，旅行支票也可以兌現，電報也能收發，船上生活比小城市還方便多多。三層是軍人吊舖艙，只設備較粗率一些，房間大一些，所佔空間並不見比客艙小多少，所住都是軍官，一些平民旅客也住在這一層，設備也很好。第二層小部是軍人統艙，大部分是會餐的地方，三千多人吃飯不是一個小問題，船上的安排總算是最經濟合理了，分三四批吃，到時間用揚聲器發號施令，按秩序入食，開船一天的午餐因爲看熱鬧，忘了注意信號，錯過了時間只好餓一頓，簡直找不到補救辦法。第一層也是軍人統艙，沒床位，要睡布袋，實際很多人都上去睡甲板。再下是油艙水艙，船的主要動力是汽輪發電機，推動及各種控制全用電力，救生設備也很好，每人一隻救生袋之外，有救生船廿二隻，還有許多浮划可以隨時順造好的斜坡下水，安全的方面總算想盡了方法。

雨季未到的印度洋仍然非常平靜，有風，但浪很小，只輕輕的翻些白浪花，船還是穩穩的，方向差不多完全向西，第一天略偏北，第二天略偏南，第三天晚上才過亞丁，進入紅海，平靜的大洋實在是最寂寞的地方，看不到一件與人有關的東西，沒有睦地，沒有船隻，飛鳥也沒有了，只有飛魚偶爾穿出水面，像蜻蜓似的掠過水面，也不過二三尺高，倚着船舷，忽然想用小詩寫寫眼底心頭的感受，結果成這樣一首：

印度洋上

寂寞平洋上，孤舟共日追，淩空失鳥跡，掠水見魚飛，
世慮一心靜，鄉懷萬里歸，何須怨離索，倚檻任風吹。

上船之前也早有了一點打算，在這隻船上，我是一個完全生客，長途寂寞，不是一件好過的事，當然頂好的辦法是打破離羣索居的環境，入新地方，交新朋友，有了朋友自不會孤獨了。但在這船上，我採取一點保留的態度，因爲英國朋友和美國朋友的性格不見得相同，也許別人的孤獨還有尊重的必要，所以採取隨時待機，自尋排遣的辦法，這樣還好，至少不會使人討厭，在船上的印度學生很快都熟識了，此外隨便談的機會並不少，特別認識了山西大學的喬普濟教授，（Mr. Upchurch）和在普魯大學多年的希克孫小姐（Miss Hickson），都很有幫助，談起中國問題，都非常有見地。

船上普通消遣是橋牌，這總是有伴侶的人才方便，我在上船之前特意把些愛讀的書，和未讀的雜誌放在手頭，無意中選出的到是詩集最多，

一本中國詩，一本英譯的唐詩選，兩三本英詩選集，這樣一來幾位印度朋友以為我學文學，或甚至是「詩人」了，這點愛好做了我排遣的基本法寶，旅中讀詩，確有特別好處，中國詩人騎驢覓句的佳話不必說，行程中實在是頭腦最清閑而最爽朗的時候，讀詩研詩，實在最好不過，何况路途中的山川形勝，又處處激發人的靈感呢？這次上船之初，所讀的淨是離別詩，其次讀到英譯的中詩，詩多半是由唐詩三百首上選出的，許多從前記得過的還可以想出原句，不過越讀越覺得不痛快，因為英文譯的太仔細了，有點像言文對照的白話文那樣濫拗，忽然發生一個野心，想自己試譯；英文譯中文，已試過一些了，發現從翻譯中往往更可以多了解原詩的意味，中詩英譯還是初試，一位英詩選輯的人說，韻是詩最容易的部分，在翻譯中想把這頂容易的部分加上去，想來想去，居然也譯成了幾首小詩，成就恐怕差得遠，但驅遣自已的心思，一會兒變成塞沙中的李陵，一會兒變成巽北衛八堂上的杜甫，請他們穿上西裝，想英文韻脚音步，的確是一件有趣的事，創作活動是最好的消遣方式，自已知道還是小孩子玩砂子的工作，但是在寂寞的旅途中我却得到了小孩子似的樂趣。

廿六日船北見山，知道是阿拉伯半島了，船上逐日公佈船隻所在的經緯度和里程：這比戰時航行方便多了，據有戰時航行經驗的人講，燈火管制尤其討厭，窗戶閉死，毫不通氣，人多且擠，在熱帶走實在吃苦，現在好了，當日晚船前面見山，有燈塔閃光，知是亞丁，約半小時卽到，但在夜色中所見只是一片黑山，一層燈火而已，很快就過去了，船已進入紅海，傳說紅海最熱，我倒沒有多少感覺。到第二天反覺天涼，因為雖有砂漠在附近，緯度的變化究竟重要，連日都可見岸，水非常平靜，早起日出，山光水色，淡霧明露，景色極好，也作成兩首小詩。



雕塑家手下的印度面容

暮色中過亞丁

山影繞天際，忽焉傍客船，波瀾同夜寂，燈火共星繁。

城埠知何似，煩囂想亦然，回頭煙水隔，無復計關連。

紅海日出

空闊望無邊，凌晨登眺先，朝陽迎地末，斜月謝桅端。

靜海浮輕霧，荒山宿紫煙，蒼茫獨立處，寒意重雙肩。

廿八日到蘇彝士港，上午九時停船，上油，加水，埃及小販紛紛坐船來作生意，貨物只有皮包皮箱，皮坐墊等，索價很貴，買的人也不少，拉生意也各出心材，還有人爬上桅桿，最成功的一個是一個胖胖的傢伙，他的有趣的口哨及呼叫，最引人注意，由這裏也可以看到一些生意經，分析他們用的話語，也不過十幾句，足見語言問題，不是那麼困難，做哲學講演固不容易，賣賣東西是簡單的，語言困難只有在家鄉的人才感覺可怕。下午五時半開入運河，運河不能兩面對開，所以也須按優先權排次序

河身筆直，寬度也完全一律，兩岸石砌，已有許多崩塌的地方，足見一個大工程維持也非易事，沿河都有浮標，沿岸有公路和電線，其外很少村落，一片平沙，開河時的堆砂仍在，在這荒涼地方，做這樣大工程，還可以想見當時的困難。這幾天經行的地方正是近幾月世界注目的地方，北面的伊朗事仍未平，外約但算是獨立了，埃及英兵也撤除了，這條河是大英帝國的生命，英國人還在辯論不應拋棄運河的防務，另一部分人還有在西奈半島北另開新河的意思，因為英國的股權也快完了，這些變化，在河上是看不到的，憑欄想望，感念很多，入夜停於比特湖，沿河燈火很多，從地圖上看知是法伊城(Fayid)清早入北段運河，景色寬直仍舊，九時半到塞得港，停船一小時半，開入地中海，離開這有名的運河，海水仍然非常平，不過天氣更覺冷了，也有小詩一首作紀念。

蘇彝士運河上

水綠平於鏡，河長直入雲，堆砂存故跡，補舉見新痕。

捷徑通歐亞，奇工奪鬼神，斯人更何處，平漠望無垠。

船上每日三餐，每餐三四批，揚聲器裏時時是吃飯呼聲，不過上下午都有半小時的音樂節目，這節目是由聽衆自已選擇的，誰都可以寫信去點節目，古典音樂和爵士音樂都有，是恩薩(E. N. S. A.)的人主持的，有時也播送新聞，完全從 B. B. C. 轉播，因為船的地位天天變，所以時間也沒有一定，晚上也總有娛樂節目，都由恩薩的人主持，有時是電影，有時是他們所謂 Show 實際同於我們的歌詠，音樂演奏，及相聲等的大混合，地點都在第二層大餐堂裏，看的人非常多，團體遊戲每晚都舉行，主要的是一種叫「龍把」的，玩的人非常起勁，玩法是每人發一張有許多號碼的紙板，由人念出一大串號碼，聽到自已紙板上的號碼便記下，先滿了的幾個人有獎，其實有近於賭博，還有船上每天賣的里程票也是一樣，像彩票一樣，一先令一張，如果你的號碼和當天的里程一樣，你可以得一筆彩金，這都是賭博的變像，大概禁止軍人賭博，才想出這種變通吧，沒有參與過，底裏也不大淸楚，參加的人很多興高彩烈，玩龍把的人更是聚精會神，這也是船上消遣的一法。

月末日晨，過馬爾他，航線離西西里近而離馬爾他遠，只能模糊看見，借別人的望遠鏡才可以看到山下面的房屋，這個小小的島嶼，擺在墨索里尼的面前，經過五六年的苦戰，却毫沒有動搖，可見墨魔的無用，強盜佔便宜全在冷不防下手，德日都在這上面佔了些便宜，只有意大利沒有，這一個小島上的空軍不知炸沉了多少德意的運輸船隻，興亡關鍵，已可想知了，不知德國在克利地島成功的傘兵為什麼沒有在此地一試，歷史是過去了，但歷史上的轉機却時時動人深思，當日傍晚，船又傍北非行駛，從地圖經緯度推算知是突尼斯，這是軸心在非洲大陸最後全軍傾覆的地方，我們望見的地方也許正是崩角，夕陽快要入海，斜照羣山，個個在光影中突出，非常好看，山上堡壘，山下村落，也淸晰可見，海水在這一帶更平更靜，陽光反射，正像一片金光，沒法描述，六月一日還是傍北非行駛，也無暇計算那裏是那裏了，二日早起，正過直布羅陀，天還未十分明，燈塔光還很耀眼，獸雲低垂，南岸也是峭壁對峙，可稱要塞天成，不久，又過一小埠，屬西班牙，但形勢沒有南岸映帶，遠不如直布羅陀了，船頃刻即過，連日所經，也有小詩留念。

過馬爾他

清曉望天南，山浮一彈丸，鏡窺瞻屋宇，締造想艱難，

帝夢消羅馬，貪魔死未闌，興亡關鍵地，倚對却忘言。

望突尼斯

背水崩師地，憑臨一目遙，誰悲隆美爾，共說艾森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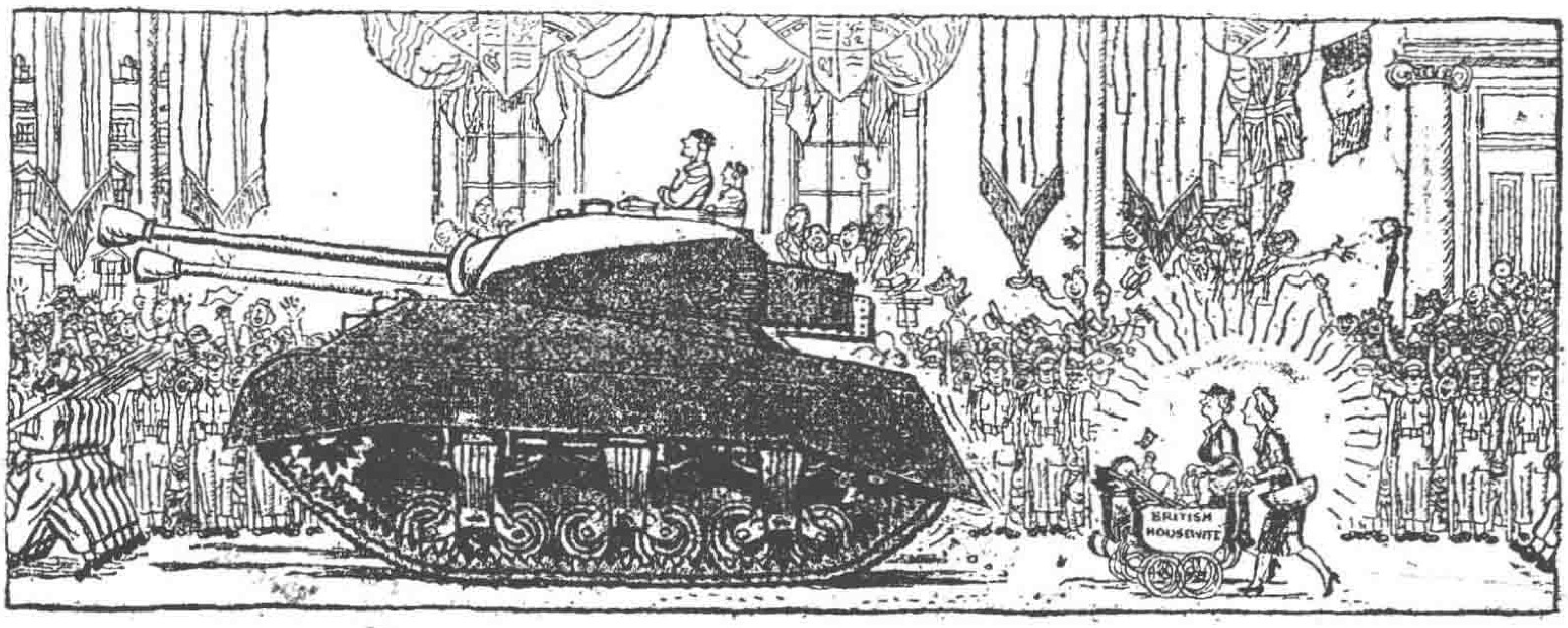
不見青山異，空知碧血耗，夕陽斜照處，鏤琢景偏饒。

晨光中過直布羅陀

燈火晨光裏，雄岩峙若門，重洋生鎖鑰，要塞屬英倫。

搖海翻輕浪，環山壓怒雲，應知世運草，磐石自無聞。

一路沒有暈船，自以為沒事了，不曉得入了大西洋，味道立刻不同。二日下午船隻轉向，繞過葡萄牙的聖文星角(C. St. vincent)海岸壁立，景色奇佳，天上雖陰雲滿天，却沒有什麼顯著的風，但船忽然動蕩得非常利害，最初以為是轉舵的影響，細看一下，原來粗看平平的海面竟




英倫勝利行列

有起伏幾十尺的巨浪在那裏，因爲浪峯相距較遠，不大容易看出，但船的上下是不會讓人忽略掉的，看淸之後不行了，支持不住，趕快下艙臥下，一看原來同志巳很多了，買了並未用過的暈船藥也找出吃下兩顆，一時以往暈船暈飛機的經驗都來了，只有安眠，不敢多動！下午的音樂節目也適應環境改成了安眠曲，沒有爵士音樂了，晚飯也省了，一睡到十一點，醒一會又睡下，到早晨，風浪還照舊，早飯也照例放棄了，三日本是我的生日，我却只有躺在床上想法嘲笑自己的份兒。想來想去，寫成一首長詩，近午重過西班牙海岸，浪稍好些，勉强起來看看，下午更好，午飯照常吃下去，晚上才又一切照常，風浪算是過去了，海上的風浪，不一定有風才有浪，有風在你面前，擾亂的並不一定利害，而在遠方造成的擾亂，餘波相及，反更利害得多，這點道理很可在人事方面援用，到此巳快是航程的結束了，天也越冷，生日也平平淡淡的過去，晚上寫了一封家信，把船上生活也用一首小詩做紀念寫呈父親，四日過午巳看見英倫陸地，下午慢慢的繞過樸資茅斯港，五時到掃桑浦頓碼頭停船，航程六千一百哩，費時十三日五小時，實際行程十三日十小時半，因爲，沿途鐘點撥慢了五小時半，不能不算在裏面。附抄兩首小詩：

生辰紀念

遠東生傍長城客，大西洋中舟裏臥，心淸智明頭目眩，欲起不得風波惡。長征初發印度疆，輪催速急當風强，笑看大海碧翻白，飽食終日長洋洋。七日舟入地中海，水波不興興不改，時登船頭圖遠山，更賦新詩寫煙靄。十日舟過文星角，爭看一岸風光好，斷岸直垂壁立岩，浪花飛擁珍珠島。孰知疾苦自茲始：舟如葉浮搖不止，波峯上欲擲九霄，波谷忽沉下百尺，浮沉投擲難支撐，踉蹌急歸臥艙底，蟄居偃伏聊自適，不動不側更忘食，時醒時復入沉酣，渾忘生辰是今日。年年客裏驚生辰，今朝思及還沉吟，屈指從頭計生命，巳足萬日經千旬。千旬萬日去何急，書劍無成徒學文，浮生巳嘆多顚簸，前瞻更增腸內熱。雨覆雲翻兒亦然，入海還輸滄海闊，此理古人先吾知，五柳先生逃故居，陶朱一去散財貨，更名獨去東海棲，用行舍藏說還早，此身不欲等閑老。還擬浮槎逆迴流，放棹瀛洲探仙草，仙草不知眞有無，古火空自說蓬壺，亦願一知點金術，人間辛苦舒含茹，窮通自不問命運，榮辱還應脫羈奴。生恨爬瓜繫不食，羞顏何計還吾澹，窮思自憤還自笑，狂妄書生不堪藥，壯志凌雲年少多，須臾老死不聞道。扶病勉力登前舷，朔風凛凛穿胸寒，欲言無意嘆無地，愁雲漠漠天漫漫。

舟中遣興

孤旅遠無依，情懷只自知，關山輕越渡，雲水繫幽思。
隔座有人笑，憑窗讀己詩，何當歸故里，堂上暢談資？

## 倫敦看「阿Q」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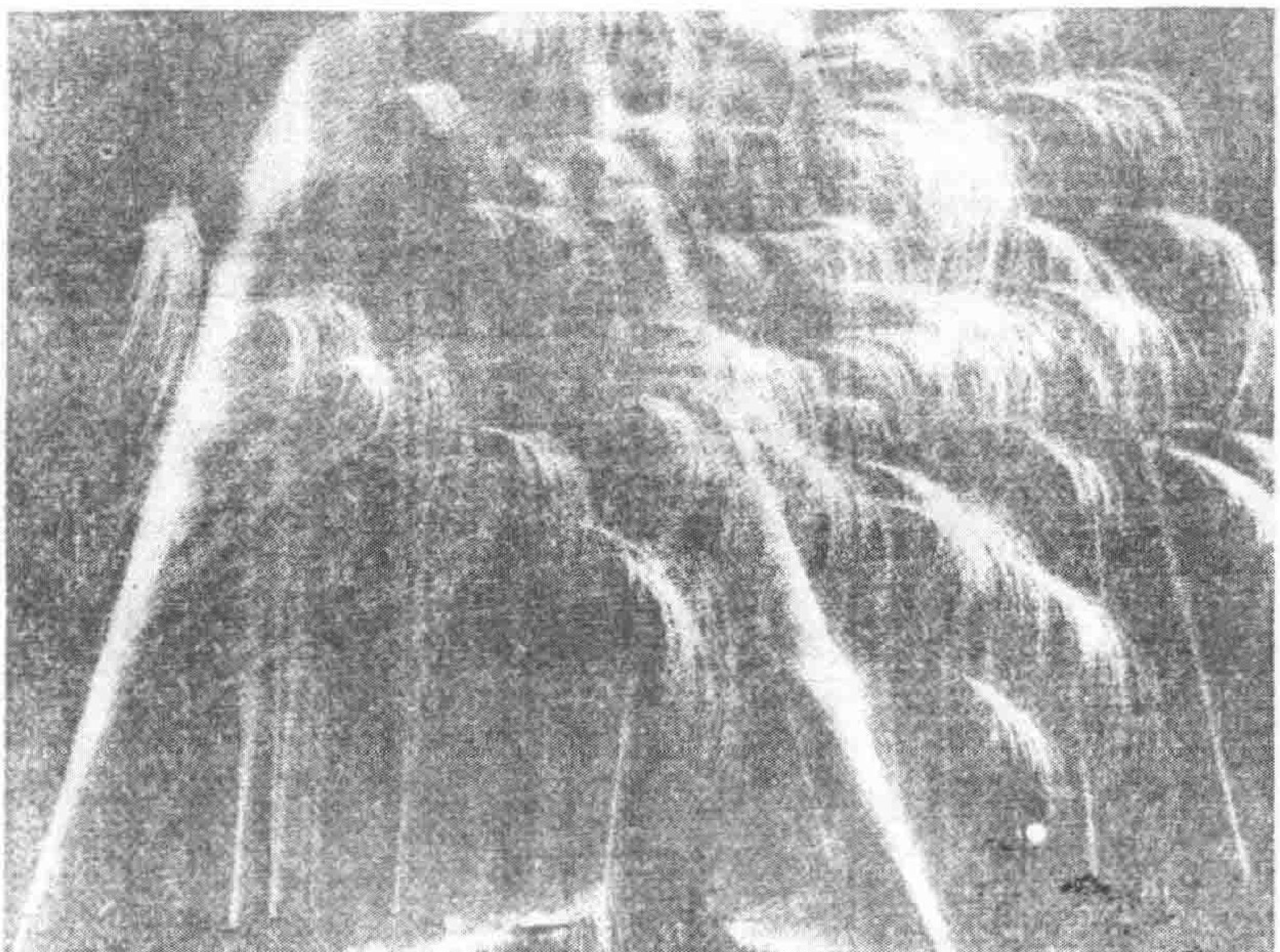
西遊記寫到唐三藏到了靈山，本該結束了，可是我還願拖一個尾巴，把倫敦的生活稍寫一寫，這和我要到倫敦是同一原因，第一要看看倫敦，第二倫敦正要慶祝勝利，在八日舉行大遊行，也想看看「倫敦鵝」

(Londenor) 用什麼心情慶祝，據美國幸福雜誌的通訊說：英國勝利以後才知道勝利比失敗所好也沒多少，所以打算先借機去看一下，其他的接洽自然也使我有到倫敦的必要，可是我的主要動機不在以上兩點，所以不管別人警告找不到住的地方，仍然先從港口乘車直到倫敦，上岸手續很簡單，海關也沒怎樣檢查，行李交付後立即同車運載，專車直開倫敦。

英國的鄉村風光非常好，草原，農田，連山偏野一片綠，細花浮在草上，老牛閑閑的站着臥着，英國風景的另一特色是房屋上的煙突特多，一片房屋，好像希特拉的羣衆似的，只見舉出的手，有的簡直像手指排列着，車行三小時入倫敦，望見代表倫敦的大四面鐘，他們稱為「大奔」(Big Ben) 不知何意，一時到滑鐵盧站下車。

住的地方成問題，唯一的希望是青年會，但知道各地往往最滿的是青年會，在這大遊行前夕更不會有空，在車站上偶然的看到青年會的服務站，進去問問，不料却得到極大的幫忙，服務站本是服務軍人的，對我這東方學生也極力幫忙，先打電話問招待學生的地方，不成功，而後找旅館，房價貴的又怕我不願住，打了十幾個電話，給我找了一個比較便宜而乾淨的地方，並且殷勤的告訴我如何走，這種服務精神眞可佩服，這是歐洲生活的第一個印象。

其次的印象就要算是「阿Q」了，這並不是故意開玩笑，我實在佩服「倫敦鵝」的「阿Q」精神，排隊 (Queue Up) 是倫敦生活的特色，Queue 這字在英文中是一個怪字，很少見一連四個子音的字，這字發音正合Q字相同，所以大可不必怪我稱之為阿Q了，在倫敦幾乎到處是排隊，上下車要排隊，看電影要排隊，吃飯買麵包要排隊，據說倫敦只有鴿子可以不排隊吃東西，不過做阿Q並不苦，到倫敦先要辦的手續是警察局登記和領食糧分配劵，兩地都須排隊，但都有足够的椅子坐，警察局更是皮椅，坐下去看看多日不見的報紙，比坐在公園裏還舒服，有的地方還有人預備「阿Q凳」出租，形質約同重慶的防空凳，這也可以見到阿Q生活的普遍化了，阿Q生活代表的是守秩序，這一點也是極值得注意的。


倫敦勝利火花

倫敦普通天氣很壞，我初到的兩天都異常的好，一本指南一張地圖，幾天中大跑特跑，一方辦事，一方看看有名的建築和地點，六日七日街上大遊行應用的花，別針，怪帽子，紙條把子，搖鼓等等的東西已經到處都是，「倫敦鵝」也都儘量新裝入市，可是發現有補綻的也不少，大司務的圍裙似的雨衣尤其多，遊行在八日開始，可是前一天英皇受禮的地方那條路就有人在佔領，還有人把行軍布袋吊在樹上，據說這樣過夜等待的人很多，當然外城來找不到住處也許是一部分原因，連日街頭旗幟飄揚，從旗幟看中國四强的地位依然穩固，不過只掛英美蘇國旗的也有，有的更把中英美蘇的旗子印在一幅

上掛起，這更不會錯了。

八日的遊行算是盛況空前，估計約有四百萬人遊行，這只有擁有八百萬人的都市才可以辦到了，擁擠是自然的，但技術發達的國家也必有發明應付，有的是一片架在棍子上的鏡子，舉在頭頂上，頂好的是潛望鏡，用原紙和兩片鏡子做成，這眞是出人頭地的好辦法，我也靠一具潛望鏡看了一下英皇英后，和大遊行的行列，從呼聲分析羣衆心情，對得勝將軍似乎比對英皇還熱烈，對中國代表的呼聲也很高，中國的代表是桂永清將軍和毛邦初將軍，戎裝乘車，很足代表大國威儀，步行的隊伍是我們的海軍，由國旗及軍旗前導，隨美國之後，佔盟邦第二位，也得到同樣高度的歡呼，這次遊行只欠蘇聯及東歐國家沒參加，英國報紙特別提出中國成了英國的第二盟邦，話語中很有悲哀成分。晚上焰火，彩燈，噴泉，探照燈，交織成一幅熱烈圖畫，人們在河邊擠，在街頭跳，熱鬧非凡，但是另一方面人也沒有忘掉戰爭及勝後的艱苦，幾乎每一家報紙都沒忘掉戰時忍苦受難的主婦們，第二晚的向勝利致敬音樂會中除掉盟邦，軍士，戰時種種服務人員之前，還特別找兩位提了菜籃的主婦在音樂聲中走上台去，博得最多的掌聲，在同一天的報上記載勝利遊行的行列，也登出了五百尺麵包行列的新紀錄。

爲了充分看倫敦，把一週的時間儘量經濟支配，但是事務接洽畢竟用去了一部分時間，幾天路算是跑熟了，倫敦地下鐵道最容易弄清，弄清之後便不再怕迷路，地面車輛一般不易弄清，但靠了指南，也知道了大概，海德公園的講演特別去聽了一下，講的人自已背着梯子，扶着梯板講演，也很有趣，所講往往大問題少，小問題多，一時還沒心情仔細分辨，藝術收藏看了一下國民畫廊，名作很多，不過印製品很多已見過了，名勝地方都跑了一下，西敏寺是英皇加冕的地方，寺旁有林肯紀念像，不知是什麼時候什麼人爲什麼建立的，國會也在一旁，特拉法加廣場是紀念納爾遜的，四隻有名的獅子的確可觀，納爾遜的功績固值得懷念，但建築所代表的恐怕還是戰勝後的繁榮，不知倫敦又於何時何地建立艾爾阿拉敏廣場，十日是我的登高節，既爬上了有名的三百幾十級高的念紀碑——紀念一千六百年的大火的，更爬上最高的聖保羅教堂，教堂屋頂正可俯瞰戰後的廢墟，有地方青草已很盛了，這教堂沒毀的確是天大幸運，四面八方差不多炸到了，十一日去看有名的倫敦之塔，是英故宮，歷史遺跡很多，血跡斑斑的史績也不少，附近的塔山，正和我們的午門差不多，有名流蠟像館，也去跑了一下，四强會議和滇緬路是有關中國的題材，中世紀的恐怖和集中營的慘酷，令人既怕且恨，此外還看了一場戲，英國戲劇地位遠高於電影，由電影的製作也可以看到，英國出品的享利第五差不多完全照劇本一樣，美國從沒有過這樣的電影，十二日上午乘火車又匆匆離了倫敦，看的算不少了，感覺可惜的是沒有看到大英博物館，這是從前馬克思讀書的地方，沒有去一看交易所，沒有去看看總理住過的旅館，這些願望只有付之未來了。

一個中國人到了倫敦，正如劉老老進大觀園，幾天之內看過省親大典，看過王熙鳳治下的家政，看過賈寶玉的穿衣鏡，應該算看了一些了，不過我還是和對印度一樣，說不出話來，話本來難說，不怪要人視察總用「此行印象甚深」來搪塞了，一段旅途總算告一段落，本文就此結束。

國華銀行
辦理一切商業銀行業務
兼營各種儲蓄信託事項
詳章備索
總行 上海北京路河南路口

## 別有一番情意

# 北投溫泉浴試記

本誌駐台特約記者 陳松明



北投公園之涼亭

到台北後第一個假日的下午，朋友邀我到北投溫泉去洗澡。北投是一個風景區的小市鎮，位於台北和淡水的中間；是一個火車經過的小站。

台北火車站的場面確實比上海的北站要偉大得多，站前的廣場也較壯闊，與國內車站最大的差別就是靜——不大嘈雜，沒有我以前在國內所見的車站上必有的喧嘩和擾攘；和戰前我們乘火車的景況相彷彿，此地沒有忙亂的急步和不必要的叫罵；和平常一樣，乘車的人都是挺悠閒的，默默地靜坐在候車室裏，等到開始發賣車票的時候，先起來整理一下衣服，再很有秩序和規律一個挨着一個買車票，此地用不着站上人員的指導，用不着警察來維持秩序。在國內也許是一個奇蹟車站上沒有警察，在整個台北平常也遇不到一個警察。

我問朋友：「眞奇怪，車站上也沒有警察！」

「嘻！嘻！你沒有看到過台北的警察吧？」朋友對我笑笑，他繼續說：「有還是有的。都是便衣的，事實上也很少用到警察。」

的確，在台北，不要說平時馬路上打破頭的事情沒有，連惡聲爭吵的場合也不大看到。永遠是平靜，不太鬧，也不太冷寂，合乎我國的中庸之道的平靜。

台北到淡水的票價是台幣四元，到北投不過台幣二元，合法幣六十元，比上海的電車資便宜，沿線要經過雙連、圓山、士林、唭里岸、四站而抵達北投。

我們買好車票，通過軋票口，牌上指示着搭淡水綫的火車在第三月台，於是走上天橋，在天橋上俯瞰一下軌道和車站全景，眞是洋洋乎大觀：由台北開出的火車，是淡水綫基隆綫新店綫高雄綫四綫，單以淡水綫說，每天往復的火車各八次，其他各綫頻繁的情形可想而知了。台灣境內的交通較之國內情形，眞不可同日而語了。

### 田野中農舍掩映

台北乘火車到北投，不過半小時的行程。經過的站頭每次停留約二三分鐘不等。火車一直在綠野中馳騁，經過圓山站後，便跨上了基隆河上的鐵橋。遠望有傍山臨水的人家；純樸的農民牽着壯健的牛在田中工作，陣陣稻香沁入心肺。我感到四周一切景象對我太熟悉了：這河岸，這橋樑，這田野，這稻香，我恍惚中似回到了滬杭車上，正經過着有名的石湖蕩大橋一樣。但幻覺迅爲事實的眞象擊得粉碎：田野間沒有點綴着坟墓和浮厝；國內農村中尙沒有建起如此整齊堅固的紅磚農舍，即在小城市中也難得見到如此美觀的小洋房；掩映在蒼翠欲滴的綠海似的田野裏，儘是漂亮耀眼的紅房子；沒有茅棚，沒有將傾圮的泥屋，最令人驚異的是將綠海似的稻田劃分成兩半的曲折蜿蜒射向遠方去的公路，瀝

青蔆鋪的路面帶着發光的藍色，平整光滑得令人可愛，白色的海鷗在田野中翱翔翻飛着。遠望藍天白雲，陽光燦爛，青山如洗，田野上起伏的綠浪，我們祖國的台灣眞是太美了，太美了呵！

車廂裏是擠得滿滿的，有公務員軍人商人學生，有和我們一樣來自國內的攬勝者，儘多是台灣少女，打扮得花枝招展，穿着極廉價粗劣而有着極鮮豔花紋的西洋式短服裝。她們三五成羣，手中都攜着藏有換穿的衣服和飯盒的草袋，頗自然地在車中儘情談笑；有的不時取出鏡子木梳，把鬈曲的頭髮梳了又梳，拿鏡子照了又照。車上沒有跑單幫的負販者，也沒有亂嚷的叫賣者，炎夏的高溫使人變得溫文靜雅起來。一站一站過去，車廂中人交換着上下，那種從容不迫的神情，使我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我看到台灣境內的交通情形，反映國內交通狀況，使我眞羨慕，他們是過着多麼自由的舒服的生涯呵！



溫泉活流從四面八方奔流而來

## 小鄉鎮設備俱全

火車到了北投站，我們下車了，隨着人潮流出北投站，順着路走去，疏疏落落，完全是一個小鄉鎮的景象。周圍全是供應來北投遊玩者的設備，什麼溫泉旅舍咧！漢菜西菜的食堂咧，冰店咧，茶房咧，很少有幾片什貨鋪子，北投的繁榮全建立在外來的游客身上。

北投鎮眞小得可憐，只有那麼一條馬路，一直走去經過一個國民小學，朋友說去參觀一下，我同意地跟他走了進去，是假日，校中靜悄悄地別無聲息，這是一只完全小學，校舍建築得相當整齊，教室裏的課桌凳和黑板非常完備，看到教室門口掛着的木牌，知道四年級有四班學生，跑進操場，有着一個頗像樣的水泥鋪成的網球場，校舍中清潔極了，到處顯得空曠整潔和嚴肅。出校後再迤邐前行，路旁矗立着一座救火會的瞭望台，屋中並排列着兩輛紅色的救火車。

朋友感歎着說：「成都要算是我國極西的最大都市，但也不過同樣是兩輛救火車，此地這麼一個小鎮上，也有着這個數目的救火車！」

實在，朋友的感歎還不止呢！北投鎮上的旅館食堂都有着電話的裝置。

## 麗人招待的浴泉

北投公園到了，一條大路通進去，四周圍繞着山，像一個盆子一樣，樹木蒼翠，山石峥嶸，山澗中響着溫暖的溪流，這就是滿含硫礦質的溫泉，四圍傍山的斜坡上都是溫泉旅館，供游客憩息洗澡，招牌上標榜着動人的句子，什麼「麗人招待」咧！「親切叮嚀」咧等等字樣。樓台亭榭掩映於綠葉叢中，紅妝麗人時隱時現，有時如驚鴻之一瞥，倏即又沒入紙簾木窗中去了。山風振撼，樹葉婆娑，配合着淙淙溪流和瀑布聲。我們在廣寬的山徑上邊行邊瀏覽，樹下石上儘是三三兩兩的游人，如入圖畫中一般。杭州的九溪十八澗彷彿似之，但滿眼野草蓬蒿，絕對沒有此地清靜洒脫意境深遠。眞美！美極了！美不堪言！要非身歷其境，

這枝禿筆實不能描摹於萬一。

公園中立着一塊石碑，是說明着北投溫泉產生的歷史。原來北投是荒蕪草萊之區，日本佔領了台灣後，被一個日本商人發現了，商得那時台灣總督的同意和贊助，大事整頓建造，纔有了今日這局面。當年日人攫取了台灣，滿以爲台灣穩穩是他們囊中物，一切設施建築都是萬年長久之計；得寸進尺，慾壑難塡，曾幾何時，到現在證明都是爲他人耕耘，那眞是當年那些日本心勞日拙的野心侵略家所絕對夢想不到的。

我們順着山勢在公園中盤繞了一匝，看到有三家平民化的公共澡堂，進去的人只要化台幣五角就能够痛快地洗一個溫泉浴，眞是廉價極了。在公園中漫步，火車中帶來的熱意全消，看着溫泉溪流全無遮攔毫不珍惜地從四面八方奔流而來，匯合着流去，眞有點捨不得；我恨不得立刻脫光衣服爬了下去，過一過洗溫泉浴的癮。愈走愈向較靜僻的地段，除了蟲聲鳥聲風吹樹葉的哆嗦聲外，再沒有別的嘈聲來破壞這純然的天籟，北投眞是一處絕佳的養痾的好地方。我和朋友一路走便漫天扯開去，朋友的意思是：要是日後環境許可的話，他一定要到此地來消磨整個晚年；願終老是鄉，決不再作別的打算了。

我們看到一家名叫麗園的旅館，建築和情調全顯得很不錯的樣子，朋友和我預備進去洗澡，不料一個台灣下女用生硬的普通話回說沒有房間了。我們只得再繼續走去。路口有兩塊木牌豎着，箭頭指明着上面還有兩家溫泉旅館——如水莊和無盡莊。無盡莊的木牌上有着「親切叮嚀麗人招待」的字句。

## 如水莊心清如水

我們往上跑，如水莊赫然在目，範圍和建築都較麗園高出一籌；下女甚爲謙恭，雖非麗人但並不令人感到討厭。房間寬大，面臨山下，十分爽朗幽靜。溫泉浴室建築得很講究精緻，是用白瓷磚砌成兩個水池。一個池較小，溫度略高，水從壁間一根管子口中不停流下來；一個池比較寬大，水是調節過的，所以溫度適中，池底是斜的，可仰天躺着享受一會兒。領導的下女走了後，我關好門，一股强烈的硫磺氣味沁入心肺，令人窒息。我先用肥皂塗擦全身，再用一個小木盆盛水沖潑身子後，爬入池中。水的顏色是並不淸明的灰藍色，包含着許多一點一點的沉澱物，也許就是硫磺的結晶體一類東西吧。我在溫暖的水池中浸盪着，一種輕鬆快樂而舒適的感覺從全身感應到心底，我迷糊着閉了眼，一切庸俗及混淆的理念和思想，全篩濾出我的腦殼，抛棄得乾乾淨淨；我的靈魂正受着新的洗滌。浸漬了約刻把鐘，我纔懷着十分留戀的情緒爬了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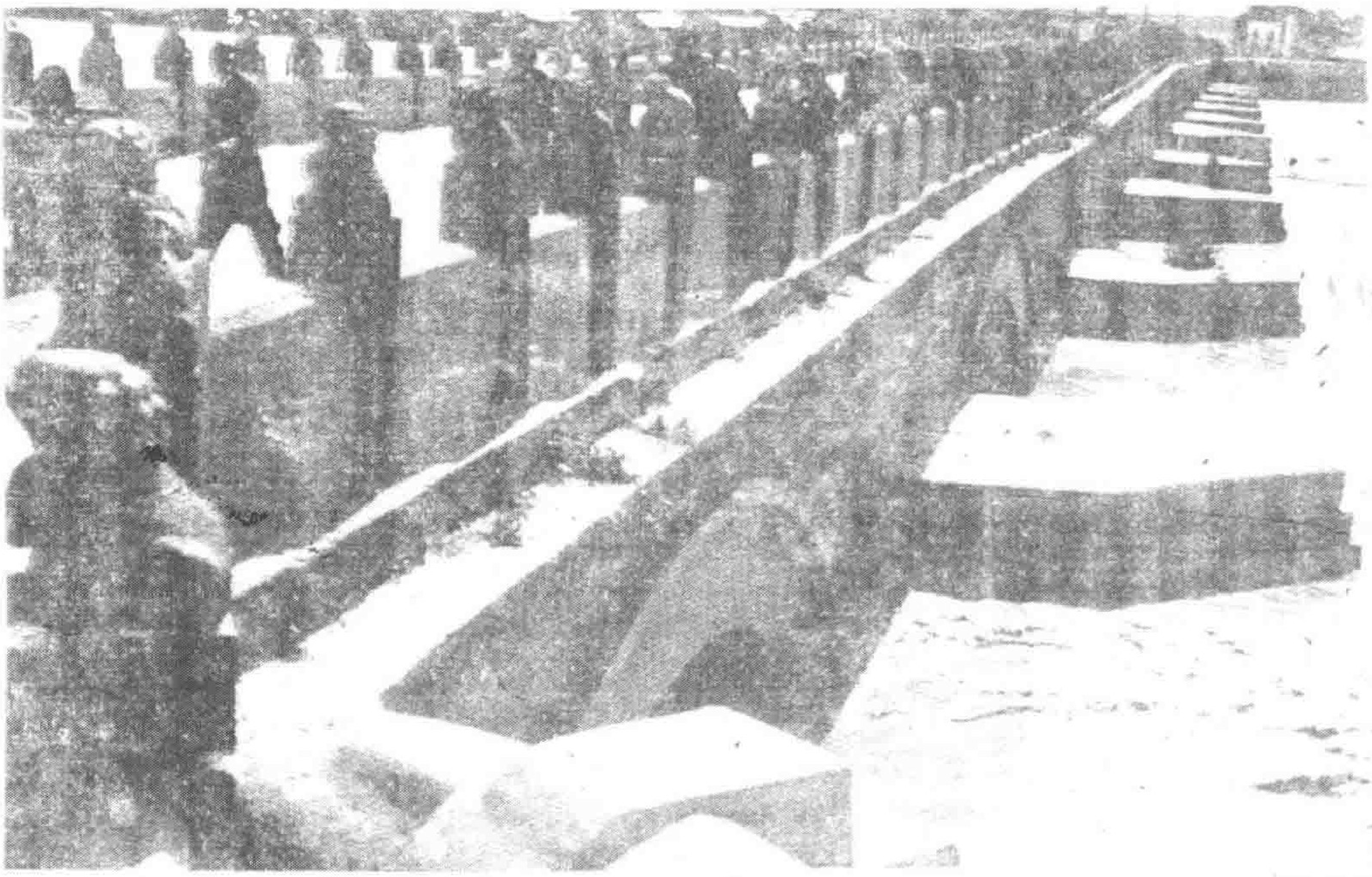
## 侍下女的「親切叮嚀」

接着是請朋友去洗澡，我喚了一客冰淇淋吃。下女不能說普通話，只能寫下來才看得懂，索性叫她走出去。我單獨靜坐在房中，望着起伏翠綠的遠山，生出無限的遐思。風擺動着樹葉，恬靜得可愛，單純得可愛。

朋友洗好澡回來，他說滿意極了。我們叫了二菜一湯，喝了點五茄皮，再平分一個七斤重的西瓜。已經六時了。看一看開來的帳單，合計台幣二百三十二元。酒醉飯飽，我們都拖着醺然而愉快的步履告別了如水莊。下女和旅館的職員笑容滿面高呼着再來再來。乘火車的時間尙早，走向北投公園，再欣賞一下傍晚的暗綠和深藍的景色。七時三刻到車站候車，因爲七時五十六分有一班來自淡水開往台北去的火車。

車廂中比來的時候要空得多。上了車，暮色像一掛黑色的帷幕一下子就移了下來。並不太亮的車燈光芒下，我們迎着晚風，疾馳在祖國的土地上。我和朋友都沉默着，有旋律的輪軸的轉動聲和機器撞擊聲奏着一支交響樂曲一樣，天上的星星眨呀眨的注視着大地，田野間的農舍中參差閃耀着明亮的電燈，我遙想着國內貧窮落後的廣大農村，農民們爲了要珍惜菜油燈有限的消耗，不等待天黑，早就蜷伏於低黯湫溢的泥屋和茅舍中的木板上或稻草上。何時他們方纔能和台灣的同胞一樣，雖屬農民也有着裝置電燈的一天？呵！我惦念他們！

三十五年六月



中國由弱轉强的發祥地——蘆溝橋

# 接收人語（下）

程志政

## 平石間一段恐怖旅程

十二月八日侵晨六時半，火車離開了北平前門車站，向着石家莊進發；這是一段恐怖的旅程，據路局的朋友們說起，共產黨對于這條鐵路，每天要破壞好幾次，一座大橋，昨天剛纔修復，他們祝我一路順利，要緊的是不要碰上了他們的地雷！

從北平到石家莊，約摸等于上海到南京的途程，在戰前八小時的火車可以抵達，日本人時代，特快車的時間祇消七小時，戰事勝利後，情形便大不同了，共產黨用盡種種方法來破壞，這條路也是時通時阻，至于到達石家莊的時間，完全看修復和破壞競賽的成績而定，有時三天有時五天，中間還要下來步行若干次，列車觸雷翻車，更是司空見慣的事。

我們所掛的是一節三等客車，火車開始向南走，一站一站的過去，不久就到了豐台，豐台是北寧平漢平綏的聯絡站，是軍事上必爭之地，過去每次戰事，總要先奪下豐台，然後可以控制南北。豐台經過日本人八年經營，已煥然改觀，軌道密如蛛網，氣象也顯得十分緊張。一會兒我們到了蘆溝橋，這座古色古香的石橋，是中國由弱轉强的發祥地，自從七月七日敵人在那裏開了第一炮，跟上來的是舉國上下的偉大犧牲，以及同盟國的並肩作戰，終于造成了光輝燦爛的勝利，洗滌我們百餘年來的奇恥大辱。我們看到這座含有歷史性的勝蹟，眞是無限低徊，無限感喟，宛平縣就在它的隣近，那時日寇猛攻宛平，守將屹然不動，可歌可泣的事蹟，至今昭然在人耳目，我以爲蘆溝橋應該闢成一個歷史風景區，把抗戰的史實同時表彰出來，如果佈置得宜，我想全國人民誰都要來觀光一次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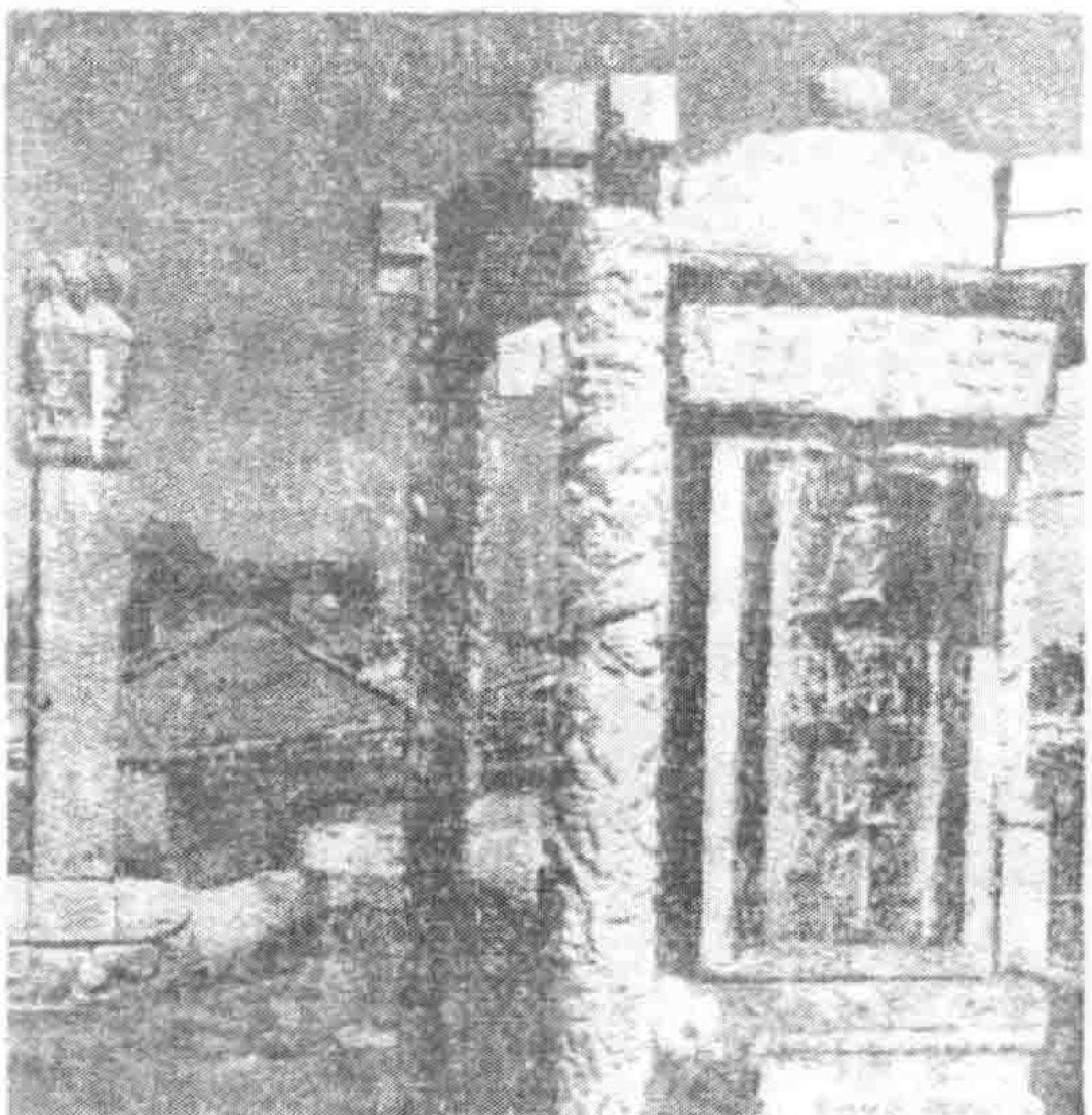
蘆溝橋在清代原也是北京近郊的一處名勝，所謂「蘆溝曉月」，便是燕京八景之一，至今乾隆御碑，還在橋畔，橋上每一石柱，刻有石獅，每獅形態，又各各不同，從前官員出京，送行的人往往送到蘆溝橋爲止，現在橋上石刻依然完整，可惜我們時間匆促沒有能够去憑弔一番。

火車往南一站一站的走，過了保定，形勢

就漸漸緊張了！鐵路兩邊是延綿不絕的壕溝，而隔開相當距離，還另有碉堡，這些碉堡，形式不一，大致是一個大圓圈，周圍是壕溝，裏面是土磚砌成的堡壘，那時担任着警戒的，依然是日本兵，但已失却了耀武揚威的昔日雄姿了！在較大的車站，另有水泥築成高達百餘尺的瞭望塔，他們利用這些，保護了他們的交通線，但遊擊隊依然可以偷偷的安放地雷，使他們措手不及。在我們和日本戰爭時期，破壞他們的交通線是應該的，但是現在敵人已經投降了，何必再自己破壞自己的鐵路呢！要說是以破壞交通來阻止內戰，這種歪曲的理論，恐怕全世界裏也找不出來！

我們的司機，在危險地帶行車，自然不能不特別慎重，火車的速度已減到低無可低，逢站必停，每次停車以後，最少也要半小時才開，因爲車站方面，先要開出一輛偵察車，直到前面一站爲止，然後再開回來，這一列車非要候着這輛偵察車回站不能開出，有時偵察車出了毛病，這列車便要守候幾小時！坐在車裏的乘客，誰也不知道前途是否安全，個人的生命是否在未來數小時以內會送掉，更不知這列火車何時可以向着隣站開出，每當機車一聲怒吼，列車蠕蠕而動的時候，乘客們不禁齊聲歡呼，但是走不了二十分鐘，車又停站了，又要耐心的守候着幾小時，這種寸步難移的行車情況，在記者還是破題兒第一遭見到呢！沿綫的電線早被破壞，不能互相聯絡，就是勉强能聯絡，也不敢貿然開車，恐怕中途遭了暗算。

當記者的列車經過一處便道的時候，一幕慘劇却已呈現在眼前，一列客車被炸了，機車翻了身，幾輛客車也東倒西歪，最慘的是一個鄉下人，他坐在兩車的中間，翻車以後，一陣劇烈的震動，把他的下半身軋去，祇賸了上半身還掛在車上，血肉糢糊，不忍卒覩，其餘斷手殘足不知凡幾，這一次聽說：死傷三四百人之多，也算是破壞交通份子的得意傑作了！又走了幾站，看見一座大橋，被炸了一座橋墩，兩個鋼梁，一寸多厚的鋼板，炸得像破洋鐵皮，炸藥的利害，也可想而知了！



燕京八景之一——「盧溝曉月」

我當時，就起了疑問：第一，大橋兩旁，都有日軍嚴密戒備，刁斗森嚴，誰能越雷池一步，何以共產黨能從容不迫的去安放炸藥，而且這種大規模的炸橋，必須要先在橋墩上鑿了孔，再安放信管炸藥，决不是偷偷摸摸一下子可以佈置好，以這麼久的時間，爲什麼緊守在橋頭的日軍，竟絲毫沒有知道。第二，要炸這座橋墩，所用的ＴＮＴ不在少數，何以他們竟有這種猛烈的炸藥，據附近的工人說，炸藥空桶的殘片上，還有日本字呢！所以當時記者就大胆的武斷，這些炸路炸橋，一定和担任警戒的日軍，有密切的關係，後來記者到了石家莊，和一位高級將領晤談，他也說，要保護交通，先要繳日兵的械！這句話，正是說穿了豺狼成性的日兵，無處不在施展他們的詭計。

我們的列車到了東長壽以後，跟着，就向新安進發，一會兒車停了，大家的心緒突然地緊張起來，因爲我們早就知道，從寨西店起，新樂、東長壽、新安、正定一帶，是共產黨最活躍的區域，尤其是東長壽，更是危險，車站四面，完全是碉堡；幾乎一出車站，就是敵人，我忙着去問列車長，他說，據守着中途碉堡的日軍報

告，前面有地雷爆炸的聲音，已派了部隊去偵察，爲安全計，這列車應退回東長壽過夜，不久，汽笛一聲，火車慢慢的在暮色蒼茫中向後倒退，當時大家的心理，彷彿已到了戰場，因爲前面是敵人，後面的敵人更多，四面似乎也有無數的埋伏，列車長走來向大家報告，列車退到東長壽過夜，現在我們已在危險地帶之中，諸位不得高聲談話，不得吸烟點火，倘遇槍聲，要俯伏車下，不得紛亂驚擾。緊張的空氣跟着夜的序幕愈加沈重，原來談笑風生的車廂，頓成死一般的寂寞！祇聽見輪軌相磨的節奏，和遠處繼續的槍聲！約摸過了半小時，列車退進了東長壽站月台，大家才把心略微放寬些，可是誰能担保「以破壞交通來促進統一」的八路軍，不來一個夜襲呢？不使我們這一列車上的無辜老百姓，做他們的犧牲品呢？

這一夜我們也沒有地方可以安睡，事實上，也不能安睡，大家和衣枯坐，坐累了，便像蝦一般的捲着在座位上打瞌，我恐怕夜深有變，始終是正襟危坐着，槍聲稀稀落落的打破了空氣的沉寂，我們這時的生命，完全操在防守車站的日本兵手裏，是何等危險而不可靠的事呀！

直到第二天的曙光透露，我們纔知道最危險的一幕是過去了！大家都下車活動活動，互相慶賀。但是我們的列車究竟什麼時候可以開出，誰也不知道，問列車長，問站長，都是不肯定的回復，直到上午十時，才聽得汽笛長鳴，列車在乘客歡呼聲中繼續挺進，由東長壽而新安，而正定，而柳辛莊，終于在中午到了我們的目的地——石家莊！

## 日本人的前倨後恭

石家莊是我第二次到過了！第一次是在民國二十五年，陪着英國顧問漢猛准將由漢口到北平，在石家莊暫停留了些時，那時的事站，相當雄偉，這次下車一看，却已變成一座破爛不堪聊蔽風雨的小站了！這是在敵僞時代，國軍飛機轟炸的結果，石家莊被炸得相當利害，目標盡是鐵路部份，鐵路機廠幾乎炸成了一片平地！

在許多朋友歡迎之中，我們被引導到亞細亞莊休息；亞細亞莊原是日本人開設的旅館，現在被鐵路局用作職員宿舍，裏面完全是日本式，房間裏是「塔塔米」（草蓆），用具也是東洋式樣，日本下女照舊服務，對于我們殷勤倍至，世界上能屈能伸的民族再也沒有比得上日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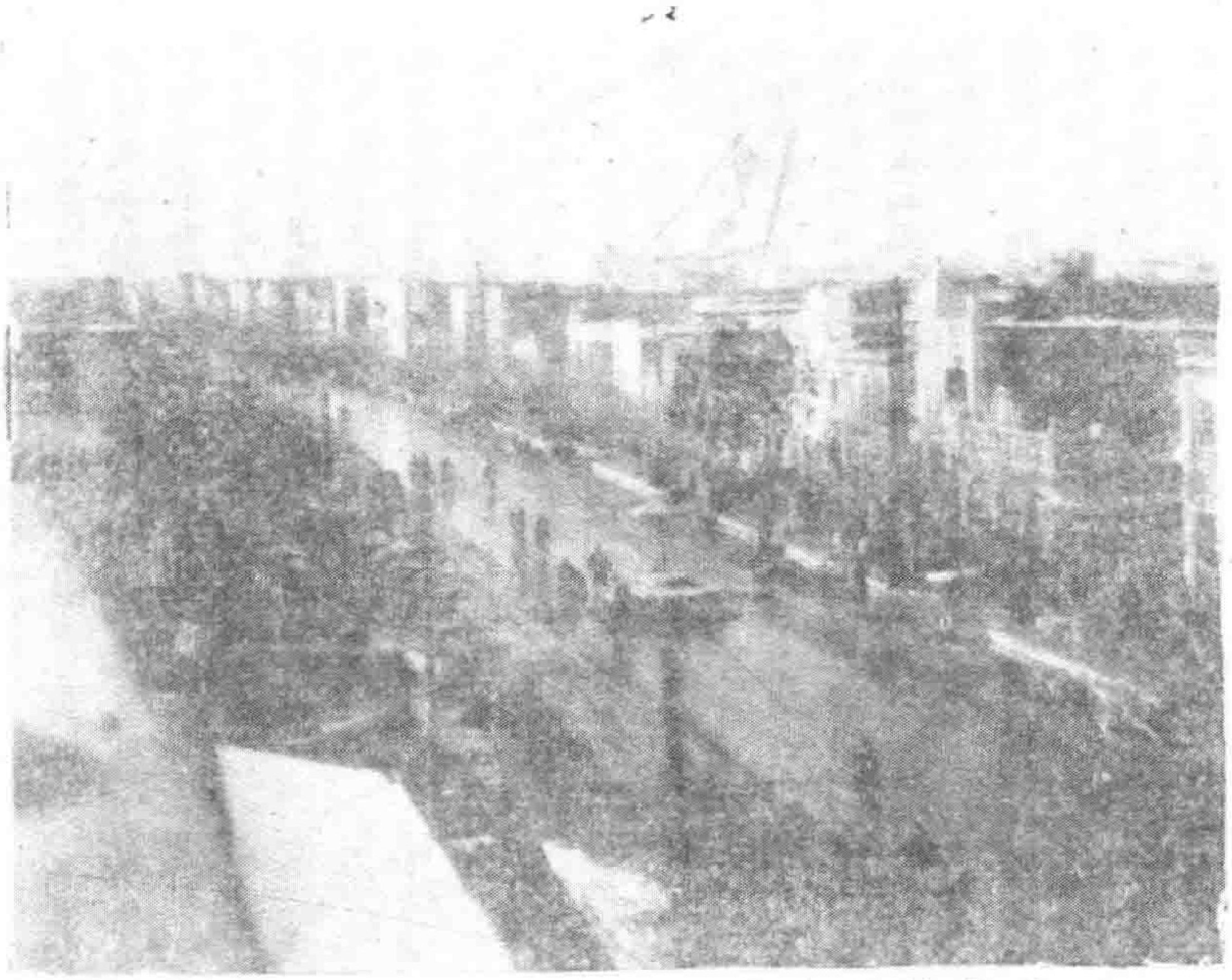
第二天我們在楊委員萃臣領導之下，進行接收，石家莊原有一個僞石門鐵路局，屬于僞華北交通公司，局長是石田二郎，局址完全新建，到也富麗堂皇，那時日本員工，約有五千餘名，內外勤重要位置，完全由日本人包辦，局下分部，部下分課，僞副局長，僞副部長，僞副課長，都是中國人，無非仰承敵人的鼻息而已！僞副局長是岳某，原先在北寧路做運輸課副課長，我在民國二十六年到北寧參觀時，會經見過幾次，不知如何竟担任了僞職，眞是可惜。當時我們來接收的人員，高級中級不過二十餘人，因此對于担任僞職的，甚至于日本人無不表面敷衍，請他們「安心工作」，記者每天要會見不少的日本屬員，有一位中國同事專門担任翻譯，那些日本人眞會轉變，從前那副驕傲橫蠻的樣子，早已不知去向，變成鞠躬如也的一團和氣，凡有吩咐，無不諾聲連連，卑躬屈膝，眞是又可氣，又可恨，又可嫌。

從日本人手裏接收，早已物換星移了許許多多，他們在我們來石以前，把重要的卷宗，盡付一炬，所以究竟路局有多少財產，祇好憑着他們的良心來報告，一方面利用担任僞職的中國人來告密，他們造了移交清冊之後，往往又會在點驗時候多出許多或是短少許多，我們用誘騙的手段，來拉攏日本人，結果往往會多繳出幾百担糧食或在保險櫃角落裏發現了「遺忘」了幾十萬聯鈔，如果沒有拉攏好，他們却說原先是有若干的，但在某天的午夜，被軍隊强取了若干，所以短少了，其實所謂軍隊强取的話，往往是他們的監守自盜。

在敵僞時代担任工作的中國人！自然染了很深的奴隸氣息，他們是受慣了壓迫的，所以對于日本人最客氣，我們初來接收，他們自然也對接收的人員很客氣，每次進來，總要鞠許多躬，談到裏面的份子，却是貧乏得可憐，除了日語流利之外，其他什麼都不知道，還有許多

年青貌美的女公役，專門服侍高級長官送公文倒茶水，佈置案頭的鮮花，接聽外來的電話等等雜務，這些女茶房，到也別開生面穿花蛺蝶似的在公事房裏走動，引起了人們不少的注意！

初接收時，公文仍用日文，因為辦稿的完全是日本人，我們也祗得在明白一個大概以後簽個字，後來日文下面，來了一段譯文，但譯筆也是東洋化，不易十分瞭解。如此又經過了一個時期，中文纔漸漸抬頭，日本人也陸續裁汰，其時許多日本人跑來活動，希望能留在中國，作為留用人員，他們裏面有一部份是技術員工，如醫生、工程師之類，自然我們要留用的，餘下來的，是普通職員，照理是沒有留用的必要，為了石家莊地方還沒有十分平靖，為了日本兵還沒有繳械，所以在可能範圍內慢慢的裁汰，免得他們挺而走險，為共產黨所利用。有一天，一位日本人走進我的辦公室，說了一口的流利英語，他表示願意在中國繼續幫忙，我問他專長那一門，他說在美國是讀社會學的，我說鐵路上沒有利用社會學的機會，請他還是另謀出路，他懊喪着又懇求再三，表示回國以後，恐怕連飯也無處可吃，非活活餓死不可！我說，誰請你們到中國來侵略呢？這是你們的報應，他看無法可想，祗得怏怏的走去，一面說：「既然不需要我，也就算了！」


石家莊繁盛市街

從前的日本局長石田二郎，担任了聯絡分團長，凡是日本人的一切事宜，都由他居間聯繫，石田二郎胖得像一頭肥猪，一天走來看我，立在我辦公桌前嘰哩咕嚕了一陣，我不曉得說的什麼，也不認識他便是石田，因為過去他常在北平，石家莊是由總務部長松本代理的，在一陣日本話之後，我正在要找一個翻譯來，忽然一個身材瘦小面色蒼白的另一日本人走來，用中國話和我說，這位是石田二郎，特地來拜會貴長官的，他一口流利的北平話，幾乎不會想到他是日本人，石田當下表示關于接收問題，希望我多加指示，許多留用的日本人，也望特別關照，我當然也含糊的敷衍了一番，想到這班侵略份子，過去在中國所造成的罪惡，掀起了八年戰爭，使許多人流離失所，家破人亡，又不禁痛恨到了極點，他們的罪惡，不能輕輕的饒恕，百年的深仇，也不是一兩天所能忘懷。

憑良心講，中國人對于日本人眞是寬大異常，石家莊沒有發生一次報復的行動，路局同事之間，也能相安無事！關于接收內容的詳細報告，這裏也無庸敘述，就大體言，總算是很順利，日本人也能服從指示，除却把貴重物品私藏起來，或早已出賣以外，普通物品，都已移交清楚！留用的日本人後來也由五千餘名減到三十左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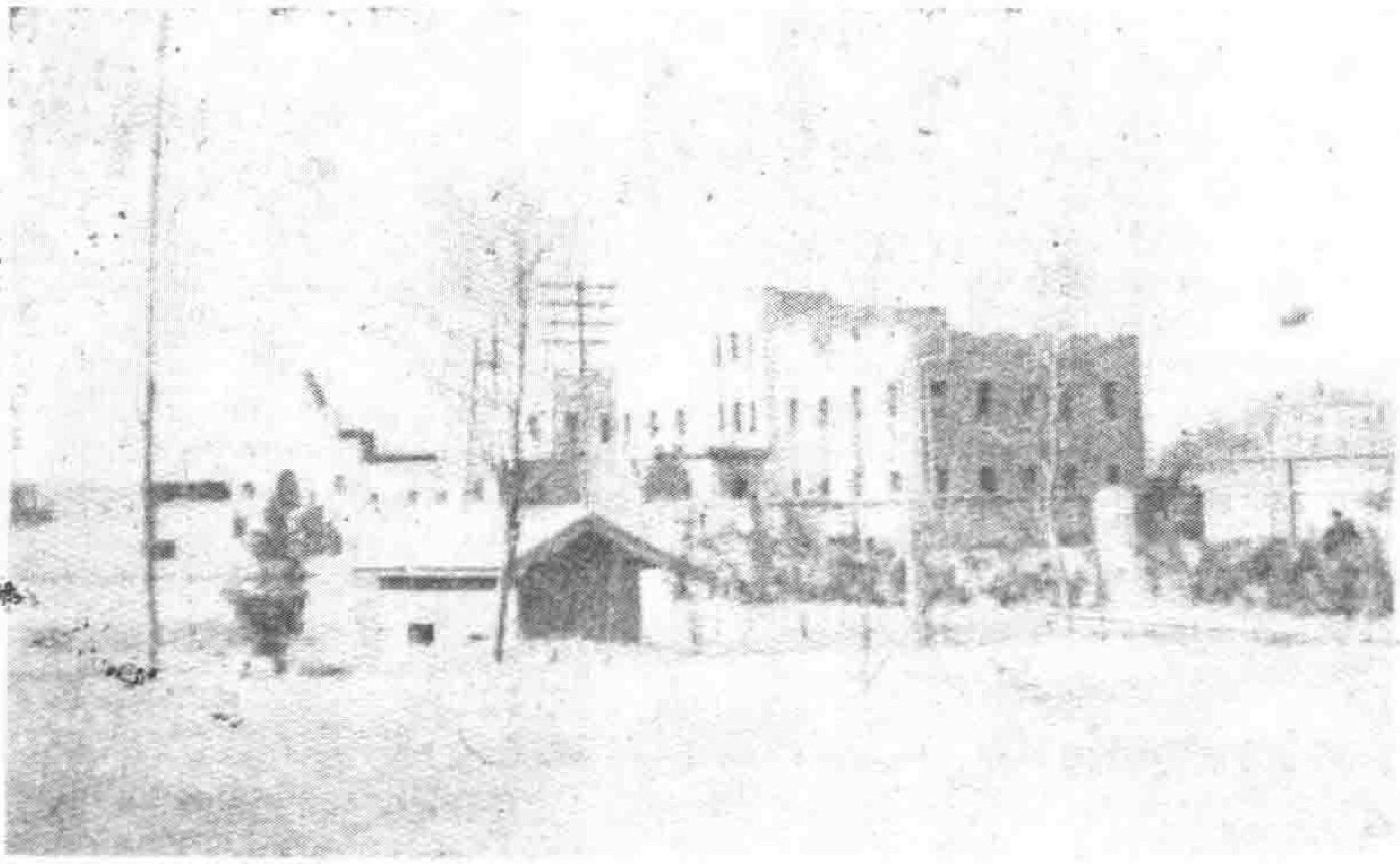
## 修路的悲劇

在勝利沒有來臨以前，石家莊鐵路局所管轄的範圍是一個十字形的。以石家莊為中心，北至寨西店，南至彰德，東至德州，西至娘子

關，換句話說，包括平漢一段，正太一段，石德全綫，當國軍沒有能控制河北全省的時候，共產黨就把石德綫完全破壞了！平漢線自元氏至彰德一段約二百餘公里，也被他們澈底破壞，連路基也被掘成深溝，這算是「阻止內戰」的一幕傑作，我們接收石門鐵路局時，祇餘了十九個車站可以通車，名爲路局，等于一段而已！就鐵路本身說，這十九個車站如何能維持一萬多員工的開支，所以無論如何，非平漢首先通車不可，修復石德綫倒可爲列第二期工程，要修路，第一是要共產黨同意，我們技術人員祇可盡到技術方面的責任，做一些準備工作。自從軍事調處執行部成立以後，政府和共產黨之間似乎有協商的可能，我們也加緊來準備修路，把材料預備齊全，人員配備完妥，祇消共黨一簽字，便可立卽興工，三個月以內，平漢路便可南北暢通。不久，軍事調處執行部，派遣到石家莊的執行小組，也終于在萬衆歡呼聲中光臨了！他們是和平使者，是恢復交通的執行者，怎不令人肅然起敬呢！到石家莊的那一天，飛機聲激動了市民的心弦，「和平之鴿」來了，大家對于飛機，起了異樣的感覺！當晚陸軍第三軍政治部在新昇平戲院舉行招待執行小組晚會，請各界人士參加，請帖上寫的是下午七時，我在六時三刻就去了，新昇平早已擁得水洩不通，標語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都特別講究，七時到了，羣衆期待着的和平使者沒有涖臨，七時半，八時，依然毫無消息，據說正在開會，他們的辛勞，也可想而知了！直至八時半，軍樂大作，美國的葛瑞波上校領頭，在一陣狂歡聲中，走進了一批「和平之神」，政府代表是胡屏翰少將，共黨代表是徐德操上校，其餘三方隨員，也有十人光景，第三軍羅軍長歷戎殷勤招待，空氣十分融洽，我們最注意的自然是共方的代表，徐德操矮矮身材，面色黧黑，一望而知爲飽經風霜的！穿了一身淺綠色軍服，加上一件皮大氅，一舉一動，引起了全場的注意，美國代表葛瑞波上校光看頭老是吳容可掬，看不出是一個武人，政府代表胡屏翰少將，胖胖的有儒將風範，那晚表演了幾齣平劇，都是化干戈爲玉帛的故事。

為了要聯絡感情，我們路局特地在招待所欵待全體和平使者，是一個冷靜的傍晚，招待所在下午七時許，由汽車接來了中外許多嘉賓，地方上的高級長官，也全來參加，我和三位代表都寒暄了一次，他們說，連日都有會議，共黨太行軍區的代表也到了，但具體結果，却沒有到公布的時候，葛瑞波上校是美國聖迪艾哥人，到中國祇兩個月，他說，這次調處，完全看政府與共黨的意見，本人無非備作顧問而已！在共黨隨員之中，有一位也是交通大學的後期同學，他是從延安來的，現在所用的姓名却是假的，眞姓名不願告訴別人，他表示這次政府的確有很大的讓步，也希望談判可以早獲成功！

照例的招待會，連續不斷的舉行，各地民衆，每天羣集在執行小組辦公地點前面請願，有時聲淚俱下，守候終日，他們的代表有時也見到執行小組的要員，得到一點精神上的安慰！時間一天天的過去，執行小組的陰影也逐漸加深，他們由緊張的商談而變爲敷衍式的會議，每次去探詢消息，總是一個無結果！大家對于「和平使者」，由熱望而失望了，偶然遇到



石家莊的新式建築

葛瑞波上校，他祇是搖着頭嘆氣說：「我也沒有辦法！」

談判停頓之後，共黨代表徐德操調往北平，改由陶希普接替，不久，又宣傳可以開始修路，我們一聽這個消息，自然喜形于色，立刻準備了專車，請一羣和平使者到元氏去實地勘察，關于修路問題，共產黨雖表示不反對，但枝枝節節的，總是一個不讓它實現，原則談好了，細目不同意，細目同意了，又推翻了原來的原則，雙方經過一次激烈舌戰，依然是毫無結果，在歸途中，楊莘臣先生目擊心傷，忍不住嗚嗚地痛哭起來，想不到共產黨這樣的沒有誠意，想不到路局的搶修計劃，始終到現在沒有能够實現。

葛瑞波上校看到調處無法進行，也飛到上海去了，由威廉姆上校來接替，共產黨代表敷衍了一陣，借了一個題目，全體撤退了，直到記者屬筆時為止，祇有胡屏翰少將還沒有走，我問他忙麼？他說：根本終日無事可做，共產黨既然不派代表來，自然談判是無法進行的。我看到威廉姆上校以及一羣美國孩子熱心的在幫助我們，眞有說不出的感想，我們太不爭氣了，四强之一了，內部依然不能團結，還要累美國朋友來調處，他們費了無數力量，却是一些成果也沒有，我們對他們是何等抱愧呢！他們為了幫助中國，而一部份的中國人呢，却不能領會這個好意，偏偏非挾兵自重，破壞交通不可，還有什麼話說呢！

我們已接收了的十九個車站的鐵路，不斷的遭受破壞，直到日軍繳械，國軍實力雄厚以後，方纔沒有大規模的搗亂；小規模的動作，如襲擊車站，圍攻碉堡，偷割電線，幾乎無日無之。石家莊的四週，也是共產黨的勢力，我們期待着的和平，期待着修路，完全失望了，豈是當初接收人員所夢想得到的一幕悲劇呢！

## 新興城市石家莊

記者自從卅四年十一月初到達石家莊，忽忽八月、驚濤駭浪的生活也過慣了！石家莊本是正定府屬的一個小村落，有人說，原名十家莊，因為當初祇有十家居戶，後來平漢正太兩路在此接軌，便成為北方交通樞紐之一，市面也逐漸繁盛起來，七七事變以後，石家莊不久就被日本侵佔，改名石門，據說是把石家莊休門兩鎮合併而成的一個名詞，讀起來到也簡單明瞭，日本人在華北原有久佔的企圖，所以把石門列為東北六大都市之一，銳意經營，現在的石家莊和八年前不可同日而語了！日本人把它分成兩大區，一是商業區，一是新市區，商業區以鐵路綫為界，又分為橋東橋西兩大部份，市內馬路寬廣，商號林立，一派氣象，竟不亞於北平前門大街，有電燈，有自來水，有電話，凡是新興都市的條件，它都齊備。

正太平漢的車站，原先是分開的，日本人却把它們合而為一，旅客出了車站，便可到「朝陽大街」，這是橋西的一條柏油馬路，和車站成丁字形，路口有一個噴水池，很有些法國的氣味，朝陽大街長一英里，兩邊盡是大舖子，以金珠店飯店為最多，夜間燈火輝煌，行人如蟻！和朝陽大街成平行綫的另有一條柏油馬路，名叫「日華大街」，市面遠不及「朝陽大街」，介在兩條大馬路中間的，便是舊街道和戰前所開設的商店，雖是石板路，却是石門市的精華所在，有大銀號，大綢緞莊，大百貨店，浴堂，戲院等等。

在朝陽大街的另一邊接近西花園部份，也有許多舊式商店，西花園是一片廣場，攤肆林立，專門出賣舊貨，自從日本人投降以後，攤上的日本衣服用具，也佔了大半數，每天有無數的有閒階段，在那裏穿梭似的往來，希望在無意中發現了自己所希望的珍品，記者在公餘之暇也常去觀光，除了日本衣服之外，其餘為箱籠，西服，留聲機，皮貨，布疋，煤炭，古玩，書籍洋洋大觀，無不齊備，此外還有平民娛樂場，賣藝的，放映西洋景的，清唱的，賣茶賣飯的，門庭若市，在夕陽西下的時候，更是擁擠不堪，無形中這裏成為一個大市集，成為上中下三層階級的共同樂園，如果會還價的話，東西自然要比市面上低廉得很多很多！救濟總署配發平民西服以後，美國舊西服，便成為淘攤朋友的對象，偶然買了一件美國貨上衣，總要歡天喜地的誇示友好，有一位同事，每天必到西花園去一次，結果他竟買了七件美國西服，打破西花園顧客的紀綠！

五六一一四四

石家莊的精華在舊市區，而摩登建設，却完全在新市區，新市區是在朝陽路的另一端，包括學校，公園，體育場，軍政機關，高等住宅，和新式旅館，這一帶的設計採取美國式，當你走到那裏的時候，你一定會疑心是在美國的新興都市裏，雖然沒有完全建設好，却已規模粗具，氣象萬千，中間一條馬路，和朝陽路日華路成丁字形的，其寬度遠在上海靜安寺路之上，馬路中間是花圃，很有些巴黎「香式麗式」的派頭，可惜馬路沒有鋪上柏油，至今還是泥路，原來日本人最初對于石家莊銳意經營，不遺餘力，自從珍珠港事變發生，日本人對于戰勝的信心，已在動搖，所以一切建設，都告停頓，有人說，如果太平洋戰爭再遲兩年發生，石家莊還要氣派豪華泥！

石家莊的公園，佔地僅如上海的外灘公園，但樹林蓊翳，翠色宜人，裏面有水池，有兒童運動場，夏天到了，更臨時增設茶室冷飲，在日薄崦嵫的時光，石門仕女紛紛到公園去納涼，直到午夜戒嚴汽笛長鳴，才催促了他們歸去。在石門公園附近，有一所花園飯店，是前獲鹿縣長所建，後來他因貪汚被控，日本人把他殺了，花園飯店也被沒收，勝利後，被鐵路局改作第三宿舍，入晚笙歌嗷嘈，也很熱鬧。

石門鐵路局在石家莊是一個最大的機關，它的局址，在新市區裏也是首屈一指，完全紅磚砌成整齊美觀，電話局緊隣着路局，也是一座偉大建築！此外設計新穎的房屋有前新民會（現警備司令部及青年團），前合作社（現先遣軍指揮部），前道尹公署（現專員公署），前野鐵司令部（現鐵路局招待所）等把新市區點綴得疏落有緻，日本小學（現爲石門職業商校）佔地寬廣，建築宏偉，是新市區後部的一個風景線，在日本小學的西頭，有一所精緻的紅洋房，雖然不十分寬，却是石家莊洋房中的翹楚，裏面一半是西式，一半是東洋式，陳設富麗有暖氣管，有衛設生備，有花園，本是石門鐵路局局長石田二郎的官邸，我們來石接收的時候，石田還住在裏面，後來因爲覬覦的人太多，路局便實行接管，逐漸把日本式的佈置改成西式，更覺舒適宜人，楊莘臣局長賦性風雅，他做了這個小屋的主人以後，便題名爲「榴莊」，因爲「榴」字隱含着「石」字，房屋完全紅色，象徵着五月裏的榴花，他親書「榴莊」二字，倩名匠用白石精刻，塗上紅漆，安在門前，又在前庭後園，滿植榴花，把一座榴莊，點綴得如火各荼。這裏漸漸成爲軍政要人雅集的中心，美國朋友們，尤其喜歡到榴莊來和我們促膝長談，破除他們的客中寂寞！

鐵路局招待所由楊莘臣先生題名「誼園」，也很恰切，此外日本人在東焦村建築了二百幢職員住宅，也是一片紅色，內中街道縱橫，屋宇精美，由楊先生分別題名爲「光明新邨」和「康樂新邨」。日本人遣送回國以後，這裏便改爲路局的第十五，第十六宿舍。

國共談判沒有妥協以前，石家莊時時有被圍攻的可能，所以石家莊的四周，也充滿了戰時的氣氛，掘了一大圈的壕溝，準備着長期被圍，但至記者屬筆時爲止，石家莊依然無恙，平漢北段及正太線也完全暢通無阻，石家莊的人民，也沒有一些驚慌，未來如何演變，我們不能預測，至少盼望新生的石門，不要再罹一次浩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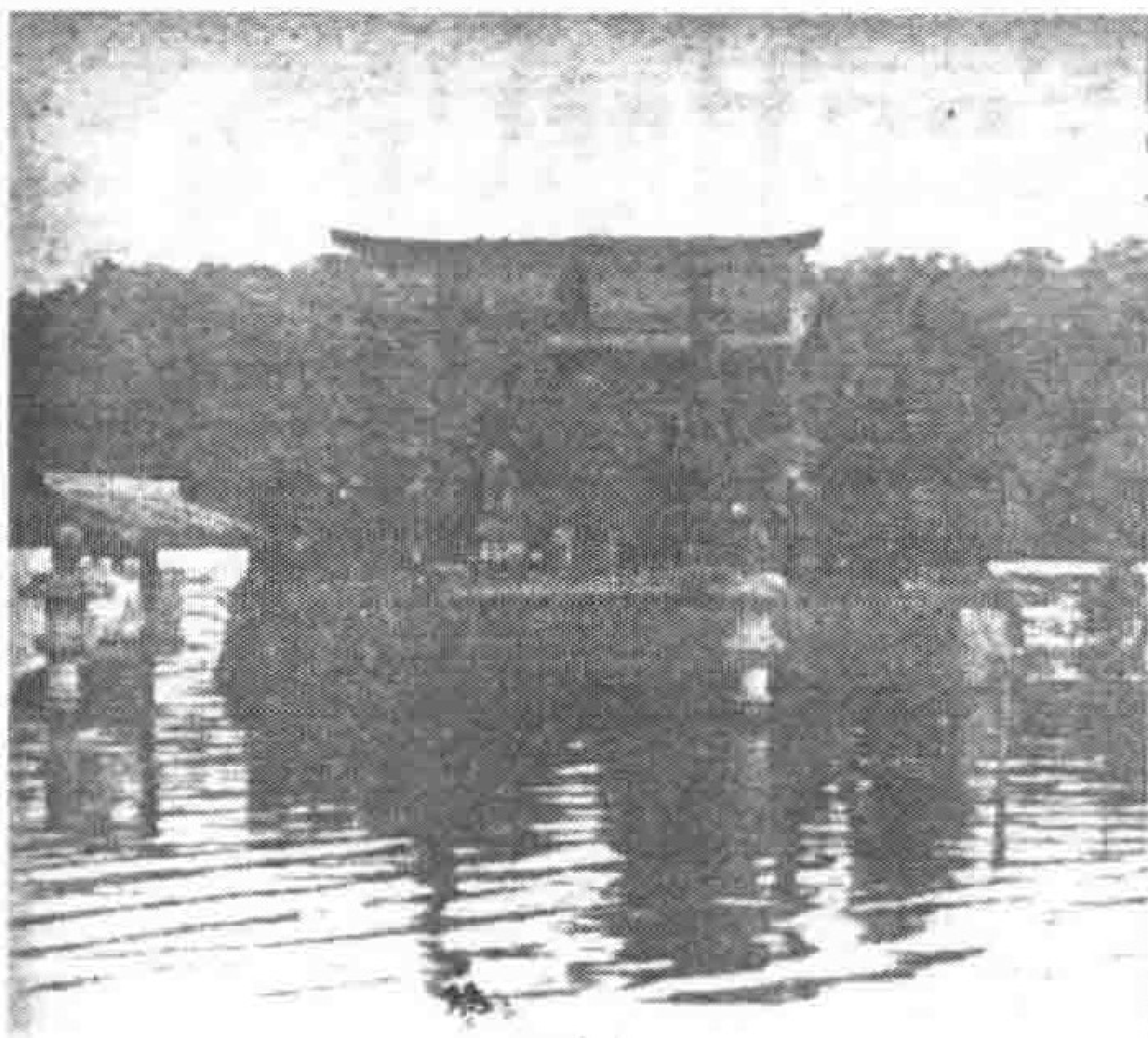
## 結語

記者於三十四年九月離渝，由渝而京而滬而平而石，辦理接收工作，所見所聞，已拉雜地寫了很多，八閱月來，可說接收是告一段落，而原來所期望的却是完全失望了！

什麼時候我們纔能做一個新興强大的中國國民呢？我常在迷惘中默禱着。（完）

浙江興業銀行
辦理一切銀行
信託儲蓄業務
以顧客利益爲前提
備有詳章　承索卽奉
總行：上海北京東路江西路口

# 臺灣日月潭



⇧潭中之玉島



⇧日月潭風光（南面之一角）



⇦高山族婦女駕獨木舟



⇧門牌潭及水裏坑兩發電廠之進水口



⇧禾社高山族少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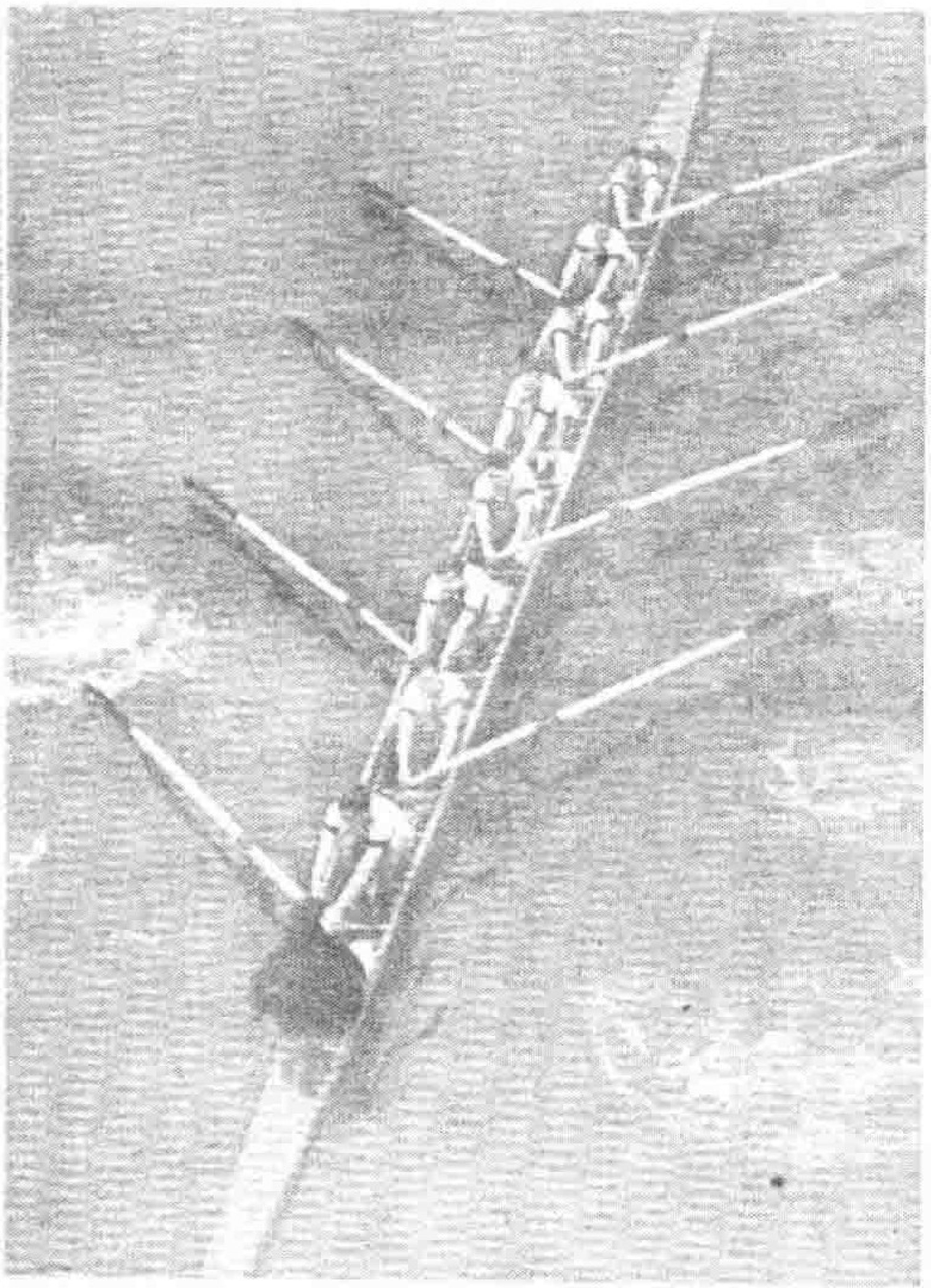
⇩高山族之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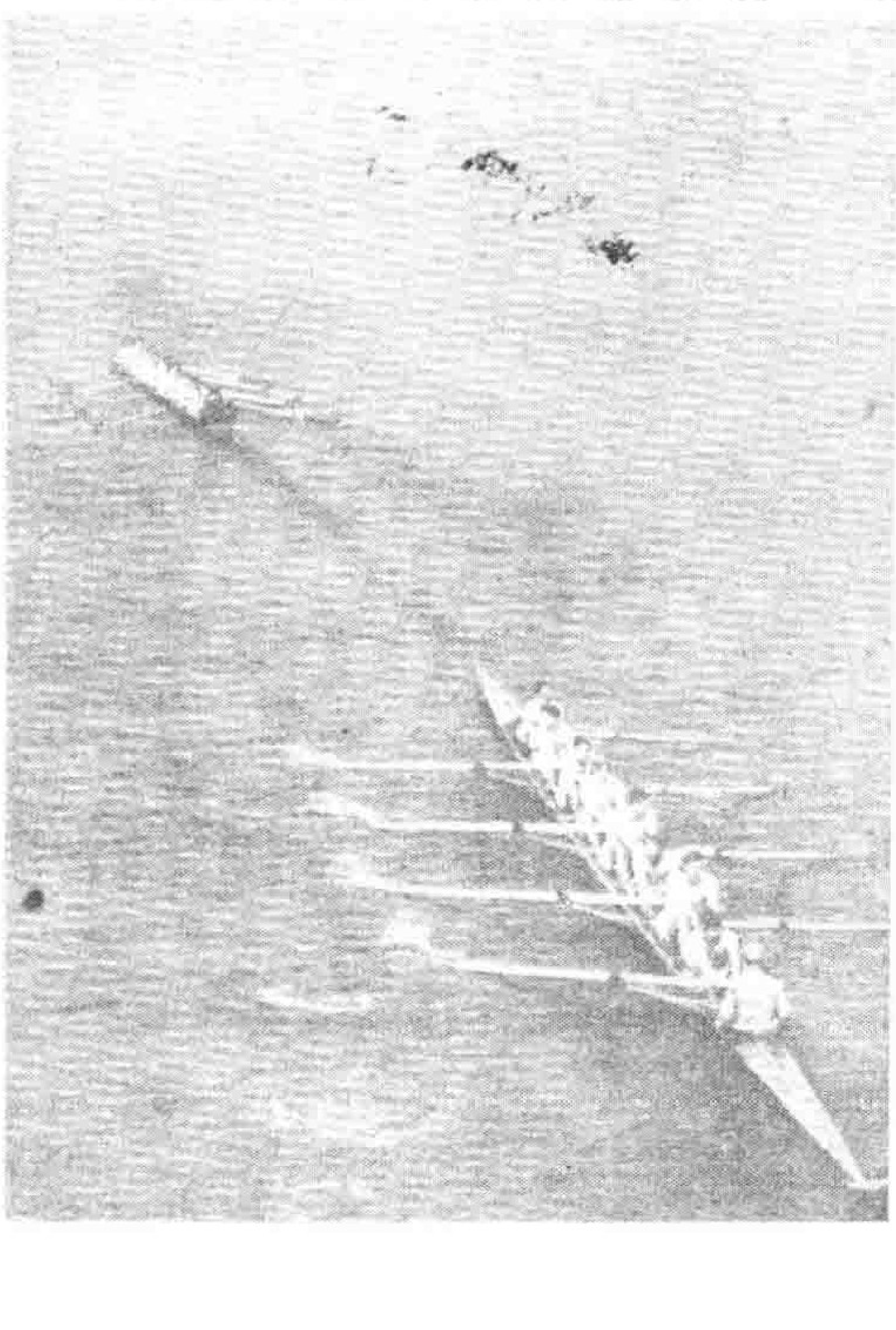
⇩對岸高山婦女之杵歌

# 牛橋划船競賽

⇧牛津大學划船名手練習時的優美姿勢



戰後第一次兩大學划船競賽在泰晤士河舉行船行迅如流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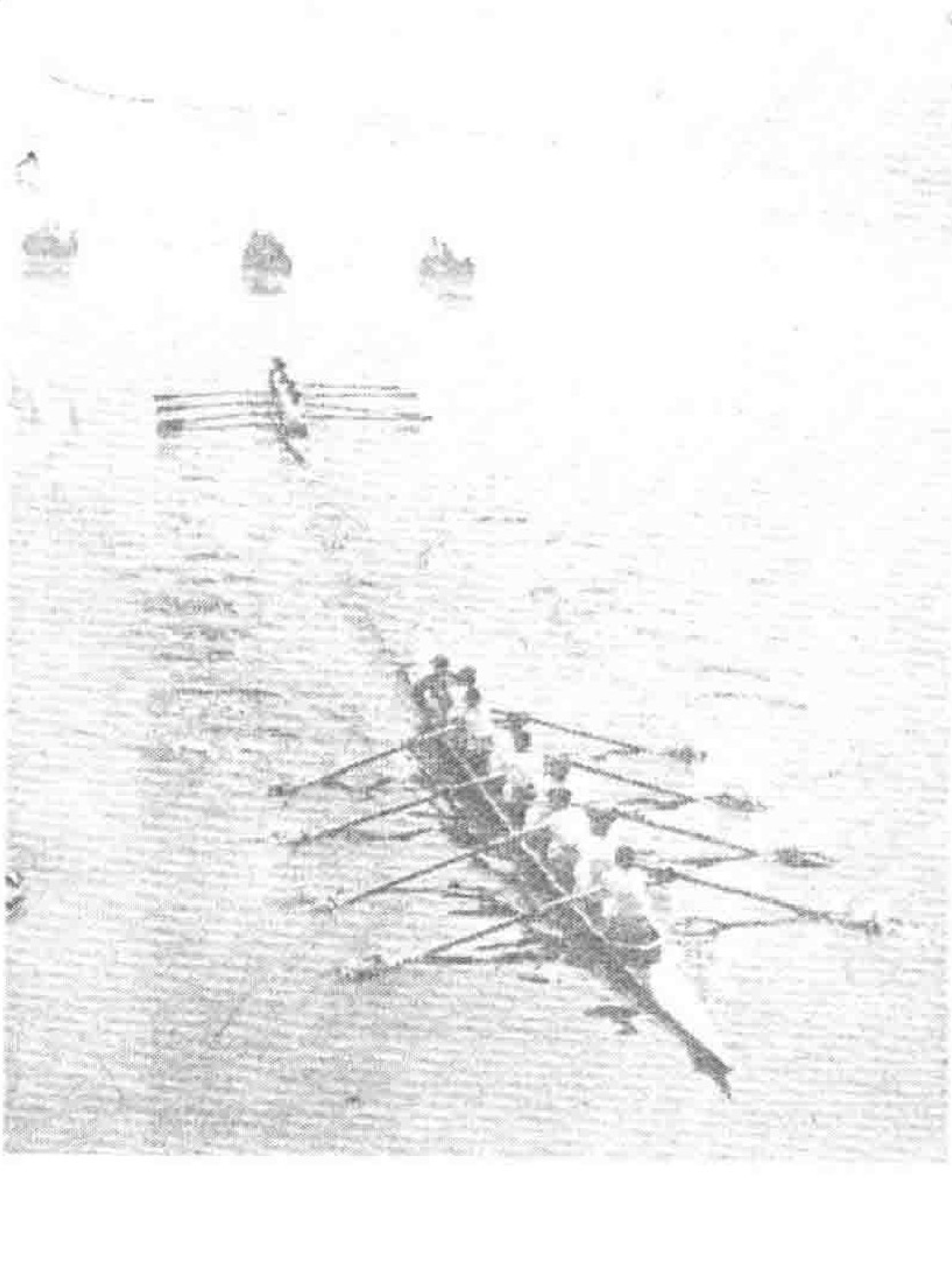




⇧劍橋划手在普特奈作練習競賽



⇧觀衆在河畔瞭望划船飛馳



⇧競賽結果牛津隊一船當先以十九分五十四秒領前三艇長之距離而獲勝利

# 英國兩著名學府
# 牛津劍橋划船競賽
## 泰晤士河上多趣味的游戲

諤 厂

許多到英國來的游客，有一個景象使他們感到奇怪的，就是每年有大批觀衆，聚集在泰晤士河畔。自普特奈(Putrey)至馬德萊克(Mortlake)有牛津與劍橋的划船競賽，大批觀衆，便是爲參觀這一年一度的賽船而來的。這一大批看客中，沒有百分之一是屬於兩所大學的，僅有極少數人與大學發生直接關係。然而訓練的進程，競賽時的風景畫，報紙上有詳細紀載，船賽的結果，在無綫電中廣播時，全英國的人民都在傾聽。

在講起船賽本身及某幾次驚駭而壯觀的競渡之前，讓我們以牛津大學爲例，先講講怎樣挑選二隊划手。首先，大學划船俱樂部主席視察學校划手的練習。從其中挑二組划手，每組八名，稱爲「試充八划手」，在十二月中彼此互相作練習比賽。主席在每組八人中挑選佳手九名，作爲划手，其中一人是預備員，還選出一名作爲舵手。到正月，選手即施行嚴格訓練；二月，牛津方面的選手派到契爾透山麓(Chiltern Hill)，泰晤士河的亨萊區 (Henley)，進入第二階段的訓練。三月初，他們從亨萊區到普特奈，完成全部的訓練。普特奈位在蘇麗郡(Surrey)，但是算倫敦的鄉下。競渡的河道起自普特奈橋，以迄馬德來克鎮的一點，約離白奈斯橋 (Barnes Bridge) 四百碼之地（合三百六十六咪）。全程長四哩半弱（七基羅咪突）。

在競賽中，划手可以自己選擇位置，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爲在過程中有兩處勢不可當的彎曲處，多風的日期，在隱蔽的一面想戰勝一個位置是極便利的。公定的出發者常是一名「老藍」(Old Blue)。所謂老藍也者，即以前是大學競賽划手中的一個會員。老藍要兩個划手用雙手碇泊划船，以便在發令後，將船直衝中流。划船間的距離只有數呎闊。公正人也是一名老藍，坐了一艘汽油船跟着競賽的划船前進。如其一艘划船在河中過份侵佔了他敵手競船的一邊，或在逆境中觸及別艘船，這個划手就喪失了競賽的資格。

競渡的時間變動極鉅，有十八分鐘至半小時的相差，不過後者的時間是算特別的了。第一次競賽在一百多年前舉行，得勝者的數目，恰好爲牛津與劍橋所平均享受。

第一次競賽於泰晤士河的亨萊區舉行，時爲一八二九年，由牛津輕取錦標。而牛津在以後的十二次競賽中，獲勝了大部份。每次競渡時間的間隔是不規則的。自一八五六年起，競賽正式規定由普特奈至馬德萊克，每年從未間斷過，直到一九一四年爲止。因爲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曾因戰事而間斷過，後來到一九一九年才繼續舉行。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亨萊舉行過紀念賽，賽程較短，但划手沒有 Blue「藍帶」的獎授。所謂Blue，就是一條藍帶，授與每一實際參加競賽的划手。牛津所獎授的是暗藍，劍橋是明藍，以爲識別，頗爲著稱於世。

到今年一九四六年，自普特奈至馬德萊克又將重見船賽，划手們將重得 Blue之獎與。新聞紙上已經有關於訓練的進程的報導，小販們已經

準備了明晤藍帶，預備在三月三十日舉行船賽那天，出售給熱心的「船迷」們佩戴。

百年來的船賽中，有幾次勝負判斷極形嚴重的比賽。最嚴重的一次發生在一八七七年，是船賽歷史紀錄中，爭執得最面紅耳赤的一次。後來命令重行比賽，而被牛津輕取勝券。

賽期總是在每年的三月或四月，適值春風怡蕩之時。可是在船賽史中曾經有三次覆舟之禍。十九世紀時劍橋划船中有一艘船終點目標已經在望，突遭沉沒。一九二四年牛津划船一艘，在出發後不到十分鐘，覆沒中流，因爲浪花撲來，擊破船緣，使船完全沉沒。全體水手僥倖泅水到岸邊，沒有淹死。

最特異的一次船賽發生於第一次大戰之後，劍橋隊因勢將沉船，掉舟岸邊，放棄競勝。隨着牛津的划船也因覆舟的危險，亦被迫駛泊岸邊，可是他們把划船中的水浪出淸以後，繼續駛行。過了數分鐘，划船又將傾覆，他們再度把船靠岸，出淸溢水，划到終點，以竟全程。划行時間近半小時，倡划船最長的紀錄。公正人畢特曼(Pitman)，是牛津的「老藍」，宣佈競賽作廢，命於翌日覆賽。第二次競渡，依然在惡劣氣候的情况中舉行，但牛津仍得錦標。

近年來有幾次競賽的結局頗爲驚心動魄。例如一九二〇年的一次，牛津的划手有一個美國把槳人，名梅龍（Mellon），大刀闊斧的使着一柄槳，在全程中總是領前約十八吋，雖經劍橋隊奮力追趕，到底被梅龍獲勝，到終點相距數呎之遙。

有趣的個人記錄值得一提的是龐尼(Bourne)的表演。在第一次大戰之前，他代表牛津隊划船，連續得勝四次。還有劍橋的勃洛克爾明克(Tom Brocklebank)，他所領導下的划手也是連續獲勝四次。還有屬於劍橋的勃郎 (Justin Brown)，每次爲勃洛克爾明克操舵，爲舵手創一聯任的紀錄。

關於船賽最受歡迎與愛戴的主要理由是沒有獎品與獎金。划手划船，僅僅爲了這是一個多趣味的游戲，以及爲了他們大學之光榮而已。他們不接受獎品，銀杯或奬章之類。唯一的戰勝紀念物是一柄爲他們所使用過的木槳。此外，參加過船賽的人還保留着一條藍帶，形成全世界牛津與劍橋人物之間的一個相互的聯繫。

【參見本期美術圖景】



# 雲南溫泉甲全國

陳炎冰

「雲南，是瘴癘之地，放逐之區」。古人一談起雲南這個地方，莫不異口同聲的表示鄙視的態度。因爲，雲南是地處邊徼，地荒人稀，交通不便，文化落後；在從前，從中原到雲南去的，多是那些觸犯朝廷的貶謫之輩；達官貴人，絕不會有到雲南去作寓公的打算。

究竟雲南是不是這樣的一個可怖的荒涼的地方？不是的。相反的，雲南，原是一個山明水秀氣候溫和的優美的地方！往昔以閡隔中原，無人過問，而多存有一種畏懼的心理；洎乎抗戰發動以來，全國經濟文化中心，多由沿海而遷於內地，中原人士亦多移入邊區；雲南本來的面目雖還依舊，而人們的鄙視態度已改變了。

現今的雲南，祇聽見到過的人們贊美雲南是怎麼怎麼的可愛，沒有誰還再來說個「不」字了。我想：這就是「時」「勢」不同的緣故吧。

有人說：雲南是「東方的瑞士」。又有人說：昆明是優良的風景療養區。我說：雲南是理想的溫泉療養區。因爲「雲南溫泉甲全國」。由此看來：雲南這塊地方，眞不愧稱爲人間的天堂！

據我個人搜集材料的統計：雲南全省溫泉，至少在一百二十處以上，比任何一省爲多。其實隱藏於荒山僻野裏的溫泉，眞的還不知多少。明楊升菴先生說：「滇雲之地，溫泉尤夥，若夷徼邊隅，不可勝紀。」所以，我說「雲南溫泉甲全國」，實在不是無稽之談。不談溫泉事業則已，若要從事溫泉的研究和建設，那就非從雲南着手不可。

現在，我把從各種文獻搜集得來的溫泉發現的地點，報導出來，俾給有心溫泉研究的人士作參考；但是，這多是出於古籍記載，並非完全根據實地調查，故遺漏錯誤之處，自屬難免，尚請高明有以指正！



## 雲南各縣溫泉一覽表

| 縣名 | 溫泉數 | 所在地 |
|---|---|---|
| 安寧 | 一 | 在城北十五里（距昆明四十餘公里）。現該處新建「溫泉賓館」一所，設備華麗，爲全省冠。 |
| 鳳儀 | 四 | （一）在龍尾關。（二）在白崖覆釜山下。（三）在白崖東村。（四）在彌渡東南五里。 |
| 祥雲 | 三 | （一）在品甸。（二）在黃礦場。（三）在雲南驛。 |
| 鄧川 | 四 | （一）在上塘。（二）在波羅灣。（三）在龍馬洞。（四）在大砰石。 |
| 賓川 | 五 | （一）在石馬砰。（二）在分山峽。（三）在松明。（四）在小寨。（五）在羅陋。 |
| 洱源 | 一 | 在城東五里。 |
| 雲龍 | 一 | 在城東二里的雒馬山半。 |
| 建水 | 五 | （一）在城東北三十里香林寺山。（二）在曲江。（三）在阿六寨。（四）在石子陂。（五）在龍刹。 |
| 阿迷 | 一 | 在渾水河畔。 |
| 蒙自 | 一 | 在倘甸。 |
| 姚安 | 二 | （一）在城西的黑泥只村。（二）在城北交摩村。 |
| 大姚 | 二 | （一）在城東五里蘇海冲河中。（二）在城西百里的秀水河畔。 |
| 鎭南 | 二 | （一）在城東二里，名玉泉。（二）在城西六十里，名熱泉。 |

| | | |
|---|---|---|
| 江川 | 一 | 在海西村，名雙井溫泉。 |
| 順寧 | 二 | （一）在城南阿桂村。（二）在城西西添村。 |
| 曲靖 | 一 | 在城南的分奉山下。泉沸如湯。 |
| 鶴慶 | 三 | （一）在煉場岩。（二）在觀音山。（三）在觀音山嶭南。 |
| 劍川 | 三 | （一）在城南三里。（二）在城南百里。（三）在城西百三十里的仁求甸。 |
| 保山 | 四 | （一）在城西南二百里的雲弄山。（二）在城東五里，名金雞泉。（三）在城東南百里，名雞飛泉。（四）在葛藤山麓，水極熱，有硫黃臭。 |
| 師宗 | 三 | （一）在城北三十里的步闕寨。（二）在城西八里。（三）翠微溫泉。 |
| 彌勒 | 一 | 在城西十里的阿欲山麓。 |
| 元謀 | 四 | （一）在法納和村，泉沸如湯。（二）在城西十五里的五簋山麓。（三）在班者諾。（四）城西南三十里。 |
| 祿勸 | 二 | （一）在城南五里的普渡河內。（二）在掌鳩河內。 |
| 元江 | 一 | 在城西北十五里，名溫玉泉，其沸如湯。 |
| 蒙化 | 二 | （一）在城南之封川山麓。（二）在城南的故定邊縣東。 |
| 永北 | 三 | （一）在城南枯木村。（二）在沙田村。（三）在城西北的瓦部寨。 |
| 文山 | 一 | 在城西二十里的白沙坡，清初發現，溫度攝氏八十度，無色無味，屬碳酸泉云。 |
| 永寧 | 一 | 在城東北六十五里的瓦都寨傍。 |
| 麗江 | 四 | （一）在城南八十里的阿夫村，水沸如湯。（二）在城西百六十里北淜滄之北，金沙江濱。（三）在城東南百里的無土。（四）在蘭州七坪村東澗十里的深谷中。 |
| 路南 | 一 | 在城西北五十里的民知鄉境村。 |
| 羅平 | 一 | 在城北六十里。 |
| 宜良 | 一 | 在城西五里。 |
| 峨山 | 一 | 在興衣鄉。 |
| 新平 | 一 | 在舊新化北九十里的徽崇上下。 |
| 廣通 | 一 | 在城東南八十里。 |
| 牟定 | 一 | 在城東的地雜村。 |
| 徵江 | 三 | （一）在撫僊湖東岸，離城四十里，熱度甚高。（二）在木赤舊村。（三）在九村。 |
| 會澤 | 一 | 在城西二十里。 |
| 黎縣 | 一 | 在縣境內。 |
| 河西 | 一 | 在縣境內。 |
| 龍陵 | 二 | 查本縣溫泉頗多，其中最著名者有二：（一）黃草壩溫泉有硫黃味。（二）七星泉，在城大街西端，泉分三排並列，該地風景頗佳。 |
| 芒市 | 一 | 在離芒市十公里的山麓，名官家溫泉，為土司所專用。 |
| 騰衝 | 四〇？ | |

「雲南溫泉甲全國，騰衝溫泉甲雲南」，這並非虛語。據調查統計，全縣共有四十餘處，其未經修理成池者尚不在內；就中以硫黃塘、黃瓜箐、大董等處較為著名，茲略分述如下：

（一）硫黃塘：在城東南三十里，為縣屬八景之一，稱為「一泓熱海」。泉廣約一丈，深不可測，終日沸騰，澎湃作聲，熱汽迷矇，水被熱力冲激而起數尺。池的邊緣，均為水成岩自然結成圓形，質白而堅。居民用石範為男女二池，以供沐浴，因溫度太高，故導入山泉調劑泉溫。

（二）黃瓜箐溫泉：和硫黃塘相距僅五里，在一山箐內，地上範為數池，硫黃氣味頗烈，浴者亦有鍋在地上，利用水蒸汽發汗療疾。每年秋末春初，附近居民來此作較長時期休養者頗多。

（三）大董溫泉：距城十里，風景極佳，熱水自山間石峽流出，溫度適宜，可作淋浴。無硫黃味，清澈見底，相當於安甯溫泉。

其他如縣屬之螞蟻窩、猛蚌、癸甸、阿幸、板山、猛連、清水河、江萱、蠶采、蒲窩、丙酒、猛弄、清水朗等處均有溫泉，惜地僻人跡罕至。

# 西北邊地拾異（六）

陳澄之

## 荒蕪的罪愆誰負?

我常主張甘肅的文化城應該設在敦煌；新疆的高等學府則當創立在吐魯番。在新疆以文化淵深悠久言，决輪不到迪化、伊寧、喀什、于闐；惟有吐魯番才够資格。古代歐亞文化的交流乃是以吐魯番爲中心。今人一提到吐魯番，祇知道這地方盛產葡萄和棉花，殊爲膚淺之至；要員顯吏、大人先生們一到了吐魯番祇會做幾首歪詩，塡幾句自以爲得意的詞，就再也沒有想到別的。因此上吐魯番以及全疆的文化，一天天地沒落消沉下去。結果一塊沙漠還是一塊沙漠。就沒有想到把這沙漠上古老的有價值的文化復興起來。我們憑心一想，今日新疆的荒蕪是誰的罪愆？

吐魯番就地形上來說，乃是由於在密接的地形範圍以內，而成爲集中的地形。這裏有隣近塔里木Tarim盆地的一切特點。吐魯番集中地形的終點是鹽湖，這是全世界陸地在水平線下最深的一個陷層。

這全部倚靠坎井 Kurezes 灌漑的吐魯番盆地的北邊，是天山一脈終年積雪的博克達山 Bogdo Ula；南邊是涓滴皆無的庫魯克塔格 Knruk Tagh 山。沿着這山麓有一個很大的斷層槽。在水平線的一千英尺以下，鹽湖沼澤多半乾涸已久，附近的邱陵都是崢嶸的砂岩和礫岩層。土色多呈紅色。火燄山的傳說乃是這樣來的。至於坎井的水源，一般人甚至於有科學頭腦的，皆以爲是天山的雪水。其實是大錯而特錯了。事實上完全是靠這些斷層脊裏的泉水。

由於地形的關係，不一定是專門研究政治地理學的人們，也很懂得吐魯番，古城和迪化在古代的政治史上便可反映出牠們之間一貫的命運，這些地方是一直聯繫在一起，而分離不開的。

## 回紇文化中心地

我們既知道了吐魯番曾是回紇文化的中心。那麼，什麼是回紇呢？回紇和突厥是同一種族的人。有人以爲回紇就是突厥。其實是稍有區別的。回紇是突厥的一支，他們在突厥族裏是早已具有高度文化的一支。在歷史上回紇曾繼突厥稱雄於漠北。

「回紇」也有寫成「回鶻」的。回紇族跟中國內地發生關係是在唐太宗時代。當時他們還席據在外蒙古的色楞格河畔。形成了一個雄大的部族是在玄宗的天寶元（西元七四二）年。由于安祿山的叛亂，曾向回紇求過援，當時回紇的葛勒可汗出兵助中國朝廷把亂平了，後來，牟林可汗也曾出過兵助過代宗。這時中國的內地文化，他們接受了不少。

到了西元八四一（武宗會昌元）年，回紇們自已發生了內亂。竟被一向附屬於他們的黠戛斯（這一族在今日的新疆，一般人名之曰柯爾克孜，也就是吉爾吉斯）所破。回紇人便四散了開來；一部份竄入甘州，一部份逃亡至迪化附近。至懿宗時，又流入高昌。以後，便跟高昌原有的回紇人合作起來，造成了雄視西域北路的局勢。

這樣經過了大約三個世紀，吐魯番便成了回紇文化中心的地域了。直到第十三世紀才又內附於元太祖的。

回紇文化最盛時，吐魯番西南二〇五公里處的庫木什是繁榮一時的文化城。各方學者僧侶咸來此切磋深究。不料今日却又依然是一片荒磧了。這便是唐代人所紀「郭存恪率步騎三千出銀山道」的銀山。按諸今日維吾爾語文，「庫木什」亦復是「銀」字的音譯。

唐西域傳：「高昌王都交河城，漢車師前王庭也」。故城在吐魯番城西十公里雅爾河畔，周圍三公里半，已被人一再發掘過了。

## 「都會」

吐魯番Turufan（一般外人均譯爲 Turfan 此乃根據明史「土爾番」而譯），漢車師前王

庭地；晉高昌郡；北魏高昌國；唐西州；五代時爲回鶻所據（辛卯侍行記：「……回鶻旋分三部：曰和州回鶻，曰阿薩蘭——筆者註：「阿薩蘭」諒係「伊斯蘭」之異譯——回鶻，曰高昌回鶻」）；宋末輝和爾（「輝和爾」乃「畏吾兒」或「維吾爾」之別譯）；元昌八剌（元秘史作「委兀」，又作「委吾」）；明火州。此後便一直被稱爲吐魯番了。

「吐魯番」的原意是甚麼？新疆大多數的地名，但知其音，不知其意。以政治地理的統一意識言，這是中國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一大缺憾。我們深以爲政府當局和國人爲了鞏固邊陲，爲了加强邊陲各宗族內向的心理，爲了促使內地同胞更進一步認識邊省，覺得新疆的地名，殊有探源求本，悉知其命名用意的必要。筆者下了三年工夫，方整理出一部份來。擬於最近的將來，與賢明讀者在本誌作一探考。至於「吐魯番」乃是古代回文「都會」的音譯。新疆地名大半是各宗族語言原意的音譯。苟不加以剖釋，簡直是毫不可解，且譯文毫無意義，更不便于記憶。

吐魯番乃是古代文化最發達，國際往返最頻繁的「都會」。這實在是值得學術界研究的一個好地方。地下埋沒的古物不知凡幾，所以我們一再希望國人重視此一古代歐亞文化交流薈萃的中心地。玆就淺識所及，將吐魯番四周可供考古者發掘地帶列之如下：



發掘出來的唐代佛教繡像

東：洋海；二堡；三堡；勝金。

西：庫木什；伊拉里；托克遜；督干湖；雅木什；雅爾湖。

南：頭工；西甯工；二工；雅爾巴什；東坎爾。

北：木頭溝；沙河子；煤窰溝；葡萄溝；榆林工。

## 「高昌」

明時以「火」州名吐魯番，並不算是過份的形容。這地方在新疆是氣候最熱的。宋王延德使高昌時稱（據魏書高昌傳載）：

其地無雨雪而極熱。每盛暑，居人穿地爲穴以處。飛鳥羣集河濱。起飛卽爲日氣所爍，墜而喪翼。

這倒是確實的，夏日全國各地要算吐魯番最熱。筆者冬日至此，頓忘沙漠生活的寒苦，覺得雖在隆冬，而春意頗濃。然而建置志所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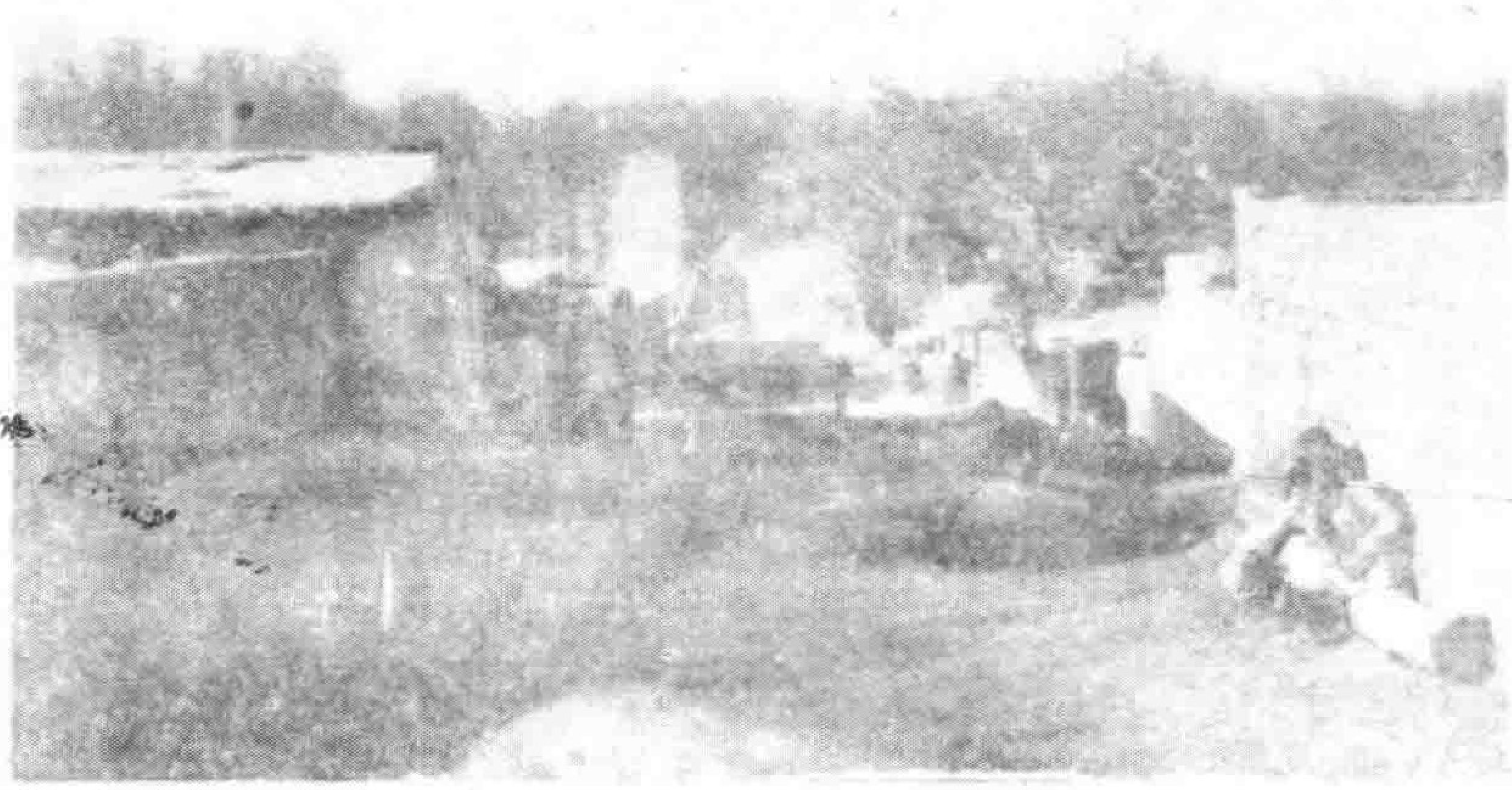
吐魯番歊蒸，當暑皆竄地以居，夜則出。火山在其北，其上恒歊烟霧，鬱攸不熄，傍城，山皆赭禿，無寸綠。

此話就說得太玄妙了。這就是爲了作者宋伯魯芝田先生根本沒有到過吐魯番，信口說「火山在其北，其上恒歊烟霧，鬱攸不熄」，祇是他的想像。事實上根本沒有這現象。至於「續文獻通考」說，「火州，以其山色如火也」，誠乃極其中肯的定論。世人著述，或爲旅行筆記，但願不要言過其實，蓋書之失眞則安，安則毫無價値可言！

吐魯番雖然「無雨雪」，但是常有大風狂飈的。刮起風來，眞是天昏地暗，沙土飛揚，四野黃黑，數日不見天日，居處灰塵寸積，這是常事。所以新疆人說：「南路大風，北路大雪」，祇不過天山一脈之隔，山南、山北的氣象便逈然相異，這是新疆的奇景。最奇的是夏日住在吐魯番時，亢熱難當，但抬頭望東北角上

，天山之巔，冰雪皓白，煞是有趣。

至今我常主張，吐魯番遠不如仍名「高昌」，我的理由是一則懷古，再則寫實。北史曰：「四面多大山，地勢高敞，人庶昌盛」。今日吐魯番的一切景色，不殊當年，何樂而不之取？



赴高昌故址途中

讀者如有意追念華容公主，可至吐魯番找關於她的史科。這一位中國女子是西元六〇九（隋大業五）年，下嫁到這邊陲上去的。

## 缺嘴的外交官

吐魯番在過去，產生過很不少的文學作品。如果細細地整理一下，便很容易可以成一部專集。奈今人注意邊陲文學者有幾？我們現在乘便略就一二述之耳。

鷹飛於天，
雉竄於蒿，
貓遊於堂，
鼠安於穴，
各得其所，
豈不快耶！

這是高昌王文泰的連結西突厥，斷絕漢使的外交論調。我們現在才明白，這乃是馬端臨抄自杜佑的通典，却是譌作。但究竟是杜佑，抑或是劉秩的譌作？我們還未便作肯定的論斷。所以文泰是不是這樣說過，還是當時唐太宗要征討高昌，故意以此爲藉詞呢？待考。

象胥錄有兩段關乎吐魯番附近的紀載，且不論其是否眞實，但在文學上是有價值的：

去哈密千里，中經大川砂磧，無水草，馬牛過此輒死。大風倏起，人馬相失。向日鬼魅迷行人。

×××　　×××

黑婁在嘉峪關西，近吐魯番，世締好。黑婁貢從吐魯番入。其地男女山水草木禽獸並黑。

又王延德敍其行程，據文獻通考載：

王亦聞有契丹使來。使缺唇，以銀葉蔽之，謂其王曰：

「聞漢遣使入達靼，而道出王境，誘王窺邊，宜早送至達靼，無使久留」！因云：「高敞本漢土，漢使來覘視封疆，將有異圖，王當察之。」

延德偵知其語，因謂王曰：「契丹素不順中國，今乃反間，我欲死之！」王固勸，乃止。

這筆調非常細緻，連缺嘴的使臣都被描寫了出來。如果今日編寫兒童或大衆讀物，用這一類材料來加强國人重視邊陲的觀念和意識，是多麼的別有意味哩！

## 迪化哈密兩區的人口

新疆是有十四個宗族聚居的省份。但吐魯番和鄯善是比較單純的地方。全縣人口，祇包括三個宗族：漢族、維吾爾族和回族。

新疆人口根據一九四四年統計：

戶：八四三，八四八
男：一，九六四，六〇九
女：一，七六五，四四二
口：三，七三〇，〇五一

茲先就拙稿所及，將迪化（第一行政）區和哈密（第九行政）區的人口統錄如次：

五六—一五八

迪化區：七三，七二四戶；三七一，八二一口（農四九，五三〇 商一四，八九六 工二二，二一五 牧五，七六〇）

迪化區各縣各宗族人口分佈情形 一九四五年調查

| 族別＼縣別 | 迪化 | 奇台 | 昌吉 | 呼圖壁 | 綏來 | 吐魯番 | 鄯善 | 乾德 | 阜康 | 孚遠 | 木壘河 | 托克遜 |
|---|---|---|---|---|---|---|---|---|---|---|---|---|
| 漢族 | 四三,七三七 | 二,八五五 | 八,一八〇 | 二,四五三 | 一九,六七七 | 五一二 | 二〇六 | 二,五三五 | 四,六七四 | 一三,五六八 | 四,九五八 | 三一八 |
| 維吾爾 | 一六,七四〇 | 三,七三〇 | 一,〇二八 | 一,〇八九 | 二,九四〇 | 四六,九八四 | 三五,六五八 | 二七一 | 三三七 | 一,七四三 | 一,五〇五 | 九,一四三 |
| 回回 | 二六,九四九 | 二,一一八 | 五,〇三八 | 一,四五九 | 一,四〇六 | 四,五一〇 | 二,三三〇 | 七,一八五 | 二,七三六 | 三,二七五 | 四〇 | 三,一〇八 |
| 哈薩克 | 八,〇二八 | 四,五九一 | 三,六九九 | 一〇,一九六 | 八,八五一 | — | — | 九五七 | 二,五四七 | 一,六六九 | 四,一〇九 | 七 |
| 蒙古 | 一一八 | — | 九 | — | 六 | — | — | 三 | — | 八八二 | — | — |
| 歸化 | 一,三九〇 | — | 九 | — | 六四 | — | — | — | — | — | — | — |
| 烏孜別克 | 三二一 | 一六八 | — | 五 | 六 | — | — | — | — | 五 | 一九九 | — |
| 塔蘭奇 | 四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塔塔爾 | 五二〇 | 一二 | — | — | — | — | — | — | — | 一二八 | 一三 | — |
| 塔吉克 | 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柯爾克孜 | 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錫伯 | 三一 | — | — | 三 | — | — | — | — | — | — | — | — |
| 索倫 | 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滿族 | 一〇二 | 二〇 | — | — | — | — | — | — | — | — | — | — |

哈密區：八，八二八戶；四七，五六一口（農九，一六一 商八〇二 工一，五二〇 牧六九三）

哈密區各縣各宗族人口分佈情形

（一九四五年調查）

——哈密境內沒有烏孜別克、塔蘭奇、塔吉克、錫伯，索倫，滿族等六個宗族的人，亦復是十個行政區中，人口最少的地方——

| 族別＼縣別 | 哈密 | 鎮西 | 伊吾 | 七角井 |
|---|---|---|---|---|
| 漢族 | 六,六五九 | 一〇,三三三 | 三四 | 七三 |
| 維吾爾 | 一八,三二一 | 二三〇 | 二,九七〇 | 二八 |
| 回回 | 二,四五五 | — | 六 | 四 |
| 哈薩克 | 一,一四六 | 四,九五〇 | 二四一 | — |
| 蒙古 | — | 一〇六 | 六 | — |
| 歸化 | 一五 | — | — | — |
| 塔塔爾 | — | 六 | — | — |
| 柯爾克孜 | 三 | — | — | — |

## 吐魯番有多少大小？

吐魯番的農業在新疆是相當有名的。這裏農業上的成就不在量多而在質精。全省土產的棉褡褳布以吐魯番的最好。這就是爲了此地的棉質至佳。關於吐魯番的農業，我願貢獻給讀者一些比較可靠的數字統計：

農田：一八〇，九五八，八〇〇畝

牧地：三八〇，〇〇〇畝

場圃：六，〇二二，四〇〇畝

荒地：三六，〇七〇，〇〇〇畝

吐魯番主要農作物收穫情況統計：

| 類別 | 種植畝數（指製造此統計指定範圍） | 收穫數 | 每畝平均收穫數（四位小數） |
|---|---|---|---|
| 小麥 | 五〇,〇〇〇 | 二五〇,〇〇〇石 | 五·〇〇〇〇 |
| 高粱 | 九〇,〇〇〇 | 三二〇,〇〇〇石 | 三·五五五〇 |
| 大麥 | 八,〇〇〇 | 六,〇〇石 | 〇·七五〇〇 |
| 豆類 | 二,〇〇〇 | 六〇〇石 | 〇·三〇〇〇 |
| 芝蔴 | 七,〇〇〇 | 三,〇〇〇石 | 〇·四二八五 |
| 棉花 | 二〇,〇〇〇 | 六,〇〇〇担 | 〇·三〇〇〇担 |
| 桑樹 | — | 六,五〇〇,〇〇〇株 | — |

吐魯番的田畝完全靠坎井的灌溉。所以坎井是今日吐魯番的命脈，此地目下計有坎井二百七十七道。也算有七條小河流，眞是小得可憐，最長的大草湖河才七十里長，一尺深。最短的雅爾湖河，五里長，二尺深。吐魯番的全面積據蘇聯的測量計爲二三八，二一五，一六八平方米。

# 水果的世界

吐魯番不但是歐亞文化交流的中心，而且是中國境內「水果的世界」。你且看看這下列的數字，便可以知此譬之不妄。一九四五年吐魯番全境，出產了：



採取葡萄的女人

葡萄　七二七，三八〇斤
葡萄乾　一四五，四七六斤
蘋果　二，七四八，〇〇〇隻
香梨　二，六七六，〇〇〇隻
杏　一八，二〇六，〇〇〇個
桃　三，六五五，〇〇〇個
石榴　六，三〇八，〇〇〇隻
甜瓜（哈密瓜也，非指內地的甜瓜）二〇〇，〇〇〇個

這數字是新疆省經濟調查處的統計。但民間未報，以及自用的猶不在內。由此可見吐魯番果品之豐了。如果交通方便了以後，假使能有一條鐵路線由內地直通西陲的話，新疆第一件可辦的大規模的實業，便是乾果和罐頭食品工廠。今日吐魯番的葡萄乾運到蘭州可獲利一百二十倍；至西安三百五十倍不止。至於江南的人們無此口福矣。

至今這地方沒有工業可言。談不到電氣設備。街上沒有電燈，祇有一家淨棉製油廠算是有機械和電氣設備的了。這是一九三五年十月廿七日向蘇聯訂購的機器；一九三六年七月開辦；一九三七年六月開工。機器及裝置費一共用了三萬金盧布，建築費用了一萬五千金盧布。這是吐魯番唯一的大工廠，如果說是還有工廠的話，便都是手工業了，規模都相當的可憐。

## 千把塊錢可以買到一匹馬

在內地，每至一地，人多愛知道當地的田地裏出產些什麼？在西北邊陲上，人們最關心的不是農產，而是畜牧，那麼，讀者也就要問嘍，吐魯番的牲畜是怎樣的情形？據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底的統計，吐魯番有：

馬　五，五八九匹　牛　四，二〇二頭
羊　六四，二四九隻　山羊一六，五三五隻
駱駝　一，四八一頭　驢　一三，三六六頭
騾　四五五頭

這數字跟新疆各處比較起來，不足以驚人。但有一些數字，在今日物價飛漲聲中，你一定會為之一訝的：馬才賣一千二百五十元一匹；牛一千二百元；羊二百七十五元；山羊一百七十五元；駱駝一千七百五十元；驢二百五十元；騾一千五百元。你我今日千把塊錢的鈔票能作何用？現在西安一隻雞要賣二千五百元。到了新疆足夠買一匹很好的騎馬了。筆者曾備有兩匹很好的伊犂騎馬，不幸未能攜歸。即便帶到內地，恐怕馬料就成了一個很重的負担。

吐魯番的礦產似乎沒有什麼了不得。煤窰溝產煤，陶土，鐵；勝金口產天然石膏，石灰；七昌湖產無烟煤；白楊河產石灰石。

朋友們把我所要調查的統計，都想盡方法供給了我。可是我每至一處，要想知道當地蔬菜的產量，簡直是毫無結果。邊陲上的人們似乎不大注重蔬菜，在他們的飲食中，蔬菜亦復不易多見。我想他們在營養上，蔬菜所能供給維生素，大概都由水果代替了。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的描述吐魯番，就是為了這是天山南路最有文化意味，最有歷史價值的所在，希望引起國人特別的注意。

迎歡·介紹·訂閱

# 直・升・風

## 告訴你風雲變幻的原理

華夫于蘭格維歇著
伍必熙譯

我們常能看見一陣風吹來把街上一張廢紙吹上了人行道，一轉後到了二層樓高，不一會又飛上屋頂去了。這由於什麼？以前我們不能回答這問題，只認爲這不過是一件湊巧的事。但現在我們知道這並不是一件偶然巧合的事，這是由於空氣中有一種風，不是東風南風西風或北風，而是從下向上的「直升風」。

別輕看了這從未聽見過的直升風。我們在發現了它的存在後，明瞭了許多自然現象的原理。以前我們看見一隻老鷹伸展雙翅，輕飄飄地向空直飛而去時，很覺奇怪，但現在我們知道它不過乘着直升風的風力上昇罷了，正和那張廢紙的一直向上飛去一樣。在乘飛機時，我們常會覺得飛機突然的向上一抬，一會後又向下一頓，有些近似乘電梯的感覺，現在我們知道那便是飛機飛過了一道直升風之故。

### 直的風柱

直升風是氣候變化的一個重要因素。它使我們明瞭晴、雨、陰、霧的原因。它常造成各種形狀的雲彩，暴風雨也由它所造成，所以閃電、打雷、大雨、冰雹都是它的產物。但它本身的形成亦視氣候而定。我們都知道當一部份空氣比四周的空氣較熱時它便開始上升。最顯著的如夏天陣雨之後，地面一受太陽照射便有熱浪升起來。直升風便由於這原理而產生。所以任何特別熱的地方有產生直升風的可能。田野、小鎮或小山頂的上空都可以有一陣直升風，不過通常都很狹窄的。夏天下午時我們可以在郊外看見許多直的風柱，如煙囪般矗立在地面的上空，那便是最顯著的直升風。

### 黑烟上升

以美國而言，每月數次當北極的寒氣流向南推進而經過比較溫暖的北美大陸時，大陸上空的空氣因爲比寒流較熱故向上升——這便產生了直升風。在此種天氣時，工廠中冒出來的黑烟都一團團的向上升去，不像平時的悠悠然連成一線。因此天氣顯得很晴朗，但同時常較寒冷。

### 霧的形成

但是當加勒比海(Caribbean Sea)的暖氣流向北經過北美大陸時，大陸上空的空氣較冷，地面的溫度亦較暖流的溫度低，由於熱向上升的原理，這暖流不能達到地面，近地面的冷空氣便滯留在下層，在這種情形下，直升風當然不會產生。所以煙霧都充滿在近地面的空氣中而不向上升。如此的天氣若持續至一星期之久，那末便滿街的模糊不清了。倫敦有名的大霧和聖路易斯的烟霧便是這樣形成的。在美國南方，尤其在夏天，很少會有上述的現象。暖流來時地面上空的溫度較暖流的溫度更高，便產生了直升風。因此美國南部的夏季雖然較北部熱，但比較高爽，不像北部的悶濕。

### 一片灰色

有時候地面上相當熱，四周的空氣較冷，照理應該產生直升風了，但是在離地數千呎的高空中有一層更熱的空氣阻止直升風的上升，——這是一種變態的氣候，因爲通常離地愈高則氣溫愈低——夏季時大西洋洋面便常有這種天氣，潮濕而炎熱，早晨天空呈灰色，中午略爲明朗，（因爲那時氣溫最高，可以產生一點直升風）。黃昏時又灰暗迷矇了。從天空上看下來，有時祇見灰色的一片，直到天際。

### 自動制止

每一直升風本身含有一種制止它上升的力量。事情是這樣的，當地面上的熱空氣上升時，它所受的大氣壓力愈來愈小，因此乃逐漸膨脹，由於物理上壓縮則熱，膨脹則冷的原理，這一團熱空氣便逐漸冷卻，直到和四周的空氣同樣溫度時便不再上升了。普通這種現象發生在離地一哩許的空中。幸虧直升風

中有這種自動「煞車」，否則地球將不斷的受狂風暴雨的襲擊而不能居住了。

## 朵朵白雲

但有時候直升風逐漸上升時，膨脹得太厲害，因而溫度突然降低。這樣一來使它所含的水凝成無數非常小的水點——數千個這種小水點才有一滴雨那樣大小——這些微小的水點便浮在直升風的上面，在太陽光照射之下，呈雪白的顏色，那便是一朵雲。所以晴朗的夏天早晨，天上常會瞬息間生出許多白雲來，而且都在同樣的高度上，這些便都是直升風所形成的。在這種日子，地面上空常會佈滿了白雲，但是江河海洋等處因為較陸地上涼爽，不易產生直升風，故天空全是蔚藍的一片。所以我們可以知道為什麼有些小島上的居民不用任何儀器而能知道百哩之外是否有陸地存在，他們便看天上的雲彩而定的。當小舟在海洋中行駛時，舟中的人普通祇能看見七八哩之外是否有陸地，但若用浮雲來測定時，可以達八十哩之遠。

## 產生風雨

直升風成為雲之後產生了一樁矛盾的現象。許多天前日光將水分蒸成水氣，這些水氣中便含着太陽的熱力，當它上升而膨脹冷却成為一朵雲後，那蘊藏着的熱又發洩了出來。這樣一來這朵雲又比四周的空氣熱而能再度的上升了。在乾燥的日子，由於水氣不够這雲便逐漸消散，或許多片雲互相聯結起來，但在悶熱潮濕的日子，它便不斷的向上升，而無止境。這時直升風已失去了它的「自動煞車」，而暴風雨的產生亦即由此。

## 又變閃電

天氣特別悶熱時，直升風便會造成暴風雨。普通我們對於暴風雨的印象已覺得相當可怖。黑雲密佈，遮蔽了日光，雷電交作，大雨傾盆。但我們若能到空中去看一下，那末地面上所看見的一幕便覺膛乎其後了。在暴風雨發生前，巨大無邊的密雲，含着大量的水氣向上升，水氣突然遇冷而凝成了很大的雨點，開始向地面落下，但是從地面向上升的猛烈的直升風迎頭撞來；撞擊之後產生了許多小的雨點，那些較大的雨點便繼續落下，小雨點便被直升風帶向高空。但是在撞擊的一霎時中，產生了電。落下的雨點本身荷着陽電，撞擊後所分裂出來的小雨點荷着陰電。在一部份落下和一部份上升時兩者間產生了巨大的「張力」，因此造成了閃電。

## 凝成冰塊

有時在雨點落下時直升風的風力極猛，它將那些雨點一股腦兒帶到極高的高空中，（離地約四哩）那裏的氣溫常在零度之下，所以這些雨點便凝成了小冰塊，然後落下，這便是冰雹。但是這些冰塊有時被直升風再度帶至高空中而凝成更大的冰塊，這樣上下往返，可以達許多次。所以在最猛烈的時候，落下的冰塊甚至能擊破人的頭顱和擊毀器物！當然這需要極猛烈的直升風（每小時上升速率達二百哩）才能如此，而是很難得有的現象。在原理上正和一張廢紙的向上飛舞相同。

高價收買古今名人書畫碑帖

本堂受收藏家委托徵求名人書畫不論山水人物仕女花鳥等立軸中堂屏條對聯橫額書札古今碑帖珂羅版等如願割愛當以重價收買如蒙委托代辦尤所歡迎

接洽處安雅堂

地址 英士路（即舊薩坡賽路）二〇七號
電話八四二六〇 大中華印刷所轉孫宅

# 歐美采風記（五十六）

沁明女士

## 別矣！英倫，改日再來！

（七月九日）十時半的火車離開維多利亞車站，許多同學朋友都來送行，依依惜別，不久將來國內重逢；我們在車中一路盤算，在英居住將近一年，沒有到過的地方還很多，腦海中浮着的還有：（一）約克市公民的遊行：（二）Fountains Abbey；（三） Valley Garden的漪麗風光；（四） Ripon的夜深號角；（五）北岸的船埠；（六） Pinnacle Rocks的成羣企鵝；（七）Newcastle的吊橋；（八）古羅馬的城牆；（九）Durham的大教堂；（十）Barnard Castle；（十一）湖區；（十二）瀑布種種，都使人留戀不置，何日能重來暢遊？

十二時許抵陀佛（Dover），一時坐船渡英蘭海峽，幸無風浪，二時抵卡來（Calais），換上赴巴黎的通車，在車中吃飯，價二十法郎，酒水在外，在歐洲進膳時，多以酒爲飲料，從不喝涼水，如要喝水，也須出錢買礦水，法國人習飲葡萄酒，德人則嗜啤酒，我們不喝酒的人，祇得買三菱水喝！六時四十分抵巴黎，沿途田園風光，楚楚有緻，鄉間的房屋，大半破舊，想必這段路中的農家狀況不十分富裕，可是牲口很多，葡萄種得極普遍，雖不能比英國肥沃地帶的碧綠整齊，却也看得過；出巴黎車站，僱一輛汽車滿街去找旅館，這幾日適值舉行世界博覽會期，巴黎的觀光客頓增數倍，旅館大半都告客滿，我們祇得找到上回來住過的Francis飯店，幸而有空餘房間，租下即與慕爾夫人通電話，她當下趕來看我們，她來此已有兩個多星期，情形比較熟悉，晚上我們同到一家中國餐館名叫Lotus（萬花樓）的去吃飯，Taxi因很便宜，並且人多也不另外加價，便去找了慕爾夫人的一位女友，這家館子，分爲兩層，樓下有音樂可跳舞，樓上則價較便宜，侍者讓我樓下坐，我們原不必音樂佐餐，便上樓吃，飯後坐汽車在街中閒狂，博覽會會場的正門附近，從世界聞名的香瑞麗瑞（Avenue des Champs Elysees）經過凱旋門（Arc de Triomphe）抵剛果方場（Pl. de la Concorde）祇見燈光照耀如同白晝，噴泉的水色，映着五彩照燈，旋轉飛舞，當中襯着玻璃雕刻的魚和鴿，分外美觀；會場的入口處，四根極粗的柱子，高聳入雲，圖案新穎，彩旗飄揚，燈彩四射，十分悅目；香瑞麗瑞極寬平，樹木濃郁，兩旁的店舖，皆舉世聞名的大商家，窗內陳設，富麗堂皇，鈎心鬥角，盡商業競爭之能事，時裝店的店面，尤稱漂亮，誠不愧爲世界婦女裝飾美的中心，一切的景物都極柔和，線條之和諧，女性美之濃厚，不像倫敦的嚴酷，也不若紐約的機械化，這是繁華瑩美的巴黎，不知這大好歲月能否長久耳？

巴黎的地下鐵道很發達，頭等單程一法郎一分五，貳等七分，共有十三線，自南到北，由東至西，均極方便：以歐洲第二大城市，法國政治文化的中心，擁有人口約五百萬人，三十方哩的幅圓，並不覺得行路難，是交通辦得好的鐵證。

（七月十日）午前訪夏晉熊君，並到M. M.輪船公司去接洽定船事，十時餘便到博覽會去觀光，大會的基本題目是：『一九三七年度，近代生活中的美術工藝及科學進步』，是國際性的，五花八門，範圍異常龐大，我們並沒有預先計劃，故未能順着路線去看，祇像游公園似的蹓躂，茲略記如後：——法國分爲二十七個行省，各地的民情風俗不同，爲集中各種活動及資源於一處起見，組成所謂 Regional Center，使觀衆可以一目了然，明悉法國國民的生活全貌，各個的個性，相沿習慣及遺傳，在共同的懷抱下，代表法國的民族精神，這裏面有 Bretons，有Champenois，有Poitevins，有Basques有Burgundy及Provence 的居民等，他們的脾氣和天賦的異同，趣味與禮節的種別，都可從他們所貢獻於文化者旁及歌謠，烹飪，運動，娛樂，念紀史蹟及景物上面看出來。據博覽會

的總辦稱：『中央主義(Regionalism)是此次展覽節目中的中心思想』每一區都有雛型的代表作，冀在世界各國前來觀光的人仕眼簾前，表現其特長。

除海外法國的屬地也有陳列外，尙有四十五國，爲表現一致的和平與繁華信念，參加博覽會，各大國的種種進步，促成國際間的認識與經濟調融；巍峨的館舍在賽茵河畔林立，都用五彩的燈光照耀着，當中愛飛爾鐵塔雄峙，自是一番盛況！我們先看航空館（Air Pavilion)，這無疑的是近代進步的燦爛綜合，雖則是人類最幼稚的成功，可是最爲各方面所注重的機械發明，這次展覽的目的，在表彰利用的總能力，將實驗室內的成績，創作後的全力製造與應用，羅列在大衆面前：關於航空的種種，應有盡有，一座千呎高的標準跳傘搭，一八八九年時代的汽球，一個小型的飛行場（佔地僅一百廿五畝，可作試機，校機及特別競賽之用。遊客可購票乘機在日間或夜間飛翔於巴黎的上空），各種時代性的表演及慶祝節目，如『天空的巡行』用焰火及探海燈密射，交集成各種閃耀的光彩，有『把戲式』的飛行表演，有世界著名飛行家重大事件的紀念資料；形形色色，無非表現商業，軍用，私人與遊戲各種航空的地位，機身的構造簡單化，耐久性增加，載重量提高，消費節省，使日漸和吾人的日常生活愈益接近，關於技術方面的，飛機誕生以至今日的逐步發展，分爲研究方法與工場習作，航空學理與安全，共四長廊羅列，除實在的機身外，尙有巨幅的攝影，又專劃一部爲商業航空，表演空氣波浪及滑翔地位等；定期的航空競賽與討論會也按時舉行。

接着參觀『建築美藝館』(the Trocadero)，關於建築學中應用的一切裝飾佈置學問，如油畫，石膏像，銅器種種陳列得琳瑯滿目，兩所大廈內，單是劇場本身，就有二十一位美術家在繪着六千方呎的壁畫，館外有四幅浮雕，長十五呎，寬十呎，也是驚人的偉構；四座博物館內外的美術作品更不勝枚舉，據說另外有卅九位雕刻家，所作皆近代的體裁，這六十位名家都經委員會詳細選舉，足以代表法國風派，略舉幾個姓名如 Jaulmes, Maurice Denis, Vuillard, Roussel, Bonnart, Raoul Dufy, Othon Friesz, Waroquier, Charlemagne, Planson, Chapdelaine-Midy, Oudot, Brianchon, Boussingautt, Ceria, Jean Marchand, Luc-AlbertMoreau, Charles Dufresne, Souverbie, Narbonne及 Billotay, 他們在同一題目下工作，不論立體派也好，蒙特帕納斯系也好，都按照規定的尺碼，色調及主旨，配合攏來，成和諧的筆法，個人的天才與貢獻，融冶於一爐中，誠可謂洋洋大觀矣。

『五金館』(the Metal Pavilion) 分鐵與銅兩部，表現這兩種鑛產品和美術裝飾的連繫，和其他的金屬品，建築這次的會場，都充分的利用到；銅的耐久已成爲製造室外門柵最好的材料，不鏽鋼作門，美觀而大方，他如鋅、鎳、鋁、鉛及其合金品，都有莫大的功用。

『社會福利館』(“Solidarité” Pavillion)裏面的陳列，是關於『保險，儲蓄，互助及公共福利』事業的努力，認爲與人類知識，德行，及物質生活皆有密切關繫，由法國所有公益團體，會員約廿五萬人共同組成 Confédération des Travailleurs Intellectuels，策畫佈置各種展覽資料，發行紀念郵票，這裏面分爲以下各組：（一）總務與組織（二）疾病預防與救濟（三）家與家庭之保護（四）娛樂（五）專門職業福利事業（六）學校中社會服務，每組都有許多感動人的表圖統計，很足以觸起人們慈善的意念。

『電影館』(Photo-ciné-phono Hall) 放映國內外電影名作，作國際競賽，最好的教育影片，最好的業餘出品，都有獎品；關於電影工業及技術上的展覽，也很齊全。

此外，則爲各國的館地，大約除我國未參加，其他主要國家無不有盛大的展覽，一時看不完許多，祇就到過的，略誌於次。——『南斯拉夫館』的建築像小孩積木遊戲所堆成的兩大方塊，新穎簡潔，裏面有該國各族 the Croats, the Serbs, the Slovenes 的美藝與所出產的原料及工業品，並號召外國人去遊歷；『捷克斯拉夫館』的建築很特殊，外牆全用玻璃,加上鋼料,像一座水晶宮,也像一座無線電台,很神氣！心思很巧妙！以美術觀念而論，可推全場獨步，想不到這新進共和國，有如此突

飛猛晉的表現，在經濟及工業方面都有偉大的成就；『羅馬尼亞館』裏面的展覽有各種新舊出品，農林，狩獵，石油，黃金，煤，鹽，交通，航運，電氣各種企業的造境，書報戲劇及教育的進步，室內外裝飾及家庭舒適之講求；『梵尼就崙館』的外觀，爲舊時西班牙式，頗足以代表該國國內一般建築的色彩，係因地方氣候關係；展覽分兩部：一爲地中出產("underground" industry)以全國幅圓卅五萬方哩作比例，該國所出口之煤油品，居世界第一位，所以陳列一小型的煉油廠及油田的大幅攝影，此外黃金、鐵、鉛、銅、鉻、煤也不少；一爲地面出產：大宗如咖啡，可可，無疑是世界著名的；我們曾在館內飲巧克利茶，果然別有風味；此外，畜牧也是一大事業；『英帝國館』，佔地兩千餘方碼，館內地位祇一千二百方碼，爲兩層立方形大廈，裏面展覽的一部份：一套是關於人的起居生活，廚房，臥室，起坐間，餐廳及小孩寢室，完全按英國格式佈置表現美術與工業對於『居室之安』的關係；一部關於圖書事業的方面，提起愛讀書者對出版印刷，搜藏選擇的興趣；一部是金銀首飾的精美，由十八家名店，四十個名匠湊集各人的精心傑構；陶瓷部份也陳列gris, faiene, bone china， 的製品和實驗室中應用耐熱器皿，其線條式樣極美；樓下陳列英國執牛耳的工業——紡織業的各種展覽，夾雜着體育遊戲及鐵路的展覽；此時我們腹中已覺饑餓，便就該館內附設的餐館("The Buttery")進膳，裏面所用的『刀手』，是倫敦專聘來的，各種烤肉均按英國的切法；飯後到英國屬地各館去看看，佈置得也大同小異：『澳洲館』是一座圓形如儲油池式的建築；『坎拿大館』是方的，外面一輪一輪，如同滾洞似的；『南菲館』則彷彿是一座鄉間的大莊屋，無甚特別。

午後接着看『發明宮』(the Palace of Discovery)， 這是科學昌明時代的寫眞，將科學中的美點用詩意表現出來，使牠帶着『美』的觀點，而蘊藏牠的醜陋處；我所記得的是一盞電燈，高約四十呎，直徑約十呎，放出五百萬伏(Volts)的極度強烈亮光；又用數千安迫(Ampeves)的高壓電流來表現電磁吸力的定律；此外，力學的種種常識也用各種模型表演出來，如小的卡車在圓桶內疾馳，不致飜落，如蒸空器內，任何用物可從高處下擲；帆船的風向測驗；又用九噸半對一方糎重的壓力，將氣變成液體，再將液體變成固體，這種結晶原理，用放大四萬萬倍的彩色圓球來代表『分子』，再來推算『原子』的重量，光學部份有日光燈的解釋，用×光線來研究電子的分析與反應，遊客祇須撳一下機關，便可在銀幕上看見自已手內的骨骼。關於無線電學中telerision、雷錠、鈾以及傳聲傳影種種表演，"Actinon"及"Cosmic-rays"的實驗，均極有趣味；登樓後有一大圓頂，六十萬隻玻璃球，通了電光，發出光彩，和天上的虹無異，可以忽然間一變而爲全白；凹凸鏡的功能可以使水凍結成冰，也可以使鋼鐵融化成漿；化學部份的標本儀器，以及各種學理的應用更是光怪陸離，化學的因素已經發現的有九十種之多，每一種以一玻璃櫃裝盛；此外，有機、農業、生物種種化學，以至酵母、毒素、維他命、賀蒙、及其他重要演化程序的神祕，都用方法表現出來；這館中最偉大的貢獻是『氣象館』(Planetarium)爲全世界最大的，可以將天文學所昭示於人類的種種動作，一覽無遺，各大行星的動作可以一千二百倍乘之，以致地球每日的照例環轉可於一分十三秒中見之；天河(the Milky Way)有一幀放大至六十呎×十二呎的照片，此外，別的模型照片也不知其數；最後爲生物學部份，人獸的生理功能都用慢動影片演出，各種生理動作如心跳如神經的傳遞，都有儀器可以測量；藥物及醫理上的發明更是一日千里；餘下還有九間大廳，表現人類從史前以迄今日征服時間物質與空間，逐步奮鬥的全部歷史，使人們警惕前途欲待發見的學理尚自沒有窮盡，需要最大的勇氣和努力呢！

因爲時間的關係，以後各館祇能忽忽放過，大致以法國本國的爲主體，外國的以『德國館』內容最奢侈，機械最精良，各種小東西無一不引人入勝；『俄國館』偏於宣傳作用；『瑞士館』不啻一座宏麗的鐘錶行，有小到黃豆般大小的手錶，有大到桌面般的坐鐘；各種風景廣告也都帶着誘惑性；『美國館』十足代表一個殷實富有的人家，各種重工業品是別國所拿不出來的東西；『暹羅館』像一座廟宇；『日本館』陳列

眞絲，漁業及各種風景古蹟的號召；可惜走了大半日，僅看到了全場四分之一，實在不愧稱爲『有史以來最盛大的博覽會』，在英時早已耳聞該會籌備時日之久與規模之宏備，不惜耗費鉅額的金錢來儘量渲染擴充，英人常爲他們經費將發生困難而躭憂，不過據我看來，除各國及法國各地自己擔任各個園地的費用而外，在大會本身所斥資自營的，究屬有限，即使因爲精益求精而靡費，但其對於巴黎城，進而至於法國全國的進賬，必很可觀，這種簡接的收益，是無法可以估計的，所以政府稍爲多破費些，一方面打破以往的記錄，造成空前盛況，樹立今後世界博覽會最高標準，一方面也是在國際間爭體面，將法國强盛的情形，宣傳到各國人心坎中的絕好工具！

我們盤桓至八時，看過夜景，全場儼然一盞大花燈，眞美麗極了！然後經過法國各省的館舍，Dauphine Pavillion, Savoyard Chapel 及 Pavillion of the Isle of France等，走出會場時，祇見遊人蹕至，盛況方興未艾，這博覽會的形形色色，一部書也寫不完，非去看兩三次不能窺其全豹，我們趕到北京樓吃過夜飯，因疲乏極了，早些休息。

（七月十一日）今日的程序：晨起早飯後卽去盧森堡博物館參觀，先在花園中看那著名的噴泉（Fountain de Médicis by De Gross及 Fontaine de l'Observatoire），還有許多名人的塑像，Musée de Cluny裏面搜藏有兩萬件美術作品；頂下一層爲十六世紀以來的各種雕刻裝飾及器皿；第二層是繪畫傢具及陶器，三層是綷絲及各種舊物；天井內有古羅馬時代所遺留的浴池及聖壇，是巴黎最古的陳跡；附近便是巴黎大學的校址(Sorbornne)，原是一代之雄(Cardinal Richelieu) 的宮室，長約七百餘呎，內部建築頗値得一看；我們在敎堂內巡禮一番，便到巴黎大學的藏書樓，共有圖書八萬卷；接着去看忠烈祠(the Pantheon)，和羅馬的那個大同小異，也是一座希臘十字形的建築，高二百七十餘呎，長百餘呎，進門處的頂上畫着『法蘭西分花圈給她的榮譽兒女。』左手邊葬的是名臣偉人，右手邊是立功的大將，最特別的，其中拿破崙是被稱爲『意大利軍的統帥』，內部的彩畫都有題材，都出自名家之手，葬在這裏的人物除歷史上的英雄外，尙有文豪如嚣俄、浮爾泰、羅素、有化學家Berthelot和他的妻子Emile Zola，有美術家David，名醫Bichat等，算是於國家有貢獻的；我們接着去看殘廢軍人養老院(the Hôtel des Invalides)，房子很大，金頂，據說是路易十六世所創辦的，但後來爲巴黎軍事總督所佔用，直到成爲拿破崙的陵寢安置所及陸軍博物館後，始聞名於世，這裏面地方不小，進門處卽拿破崙墓，一八四三年起建，十七年後完成，外形殊壯觀，周圍有十二個塑像，代表他一生最重要的戰役，頂上的顏色玻璃透進金光，非常肅穆。

看完後經過Chémine de Mont到上海樓，應夏晉熊劉義光兩君之約，飯後到奥迪安戲院，方場上有大戲劇家及詩人歐琪愛(Augier)）的紀念碑，這戲院是政府所辦，專演新舊舞台劇，日場的『茶花女』，全用法語演出，聽不懂，祇能看看大致的精神與表演而已，女主角Mme Suzy Prim據說是一位女角，我看遠不及無聲影片時代的Norma Talmadge，飾亞孟的是 Roger Clairval，却很漂亮，劇情很苦，少不了掉幾點眼淚；有一件事不解，到時候不開演，每幕啓揭之先，用棍子在地板上蹬幾下，舞台已破舊，不但換景時有雜聲，開演後也咿呀作響，佈景用具，也不冠冕堂皇，這些都不肯改良，不知是何緣故！女角的發音粗沙，叫人連想到風塵中女子的本來面目，表情似乎過火，不及英國舞台遠甚！

散戲後，到議會博物館（Sénat）略看，這原是一位皇后所命造的宮邸，第一次革命時改作國家監獄，後始用作上議院的議場，議會內不能去，博物館已將近散値時，祇看了幾幅油畫和雕刻，便出來到Bretagne旅館看定房間，預備明日搬去，租金五十三法郎，環境較幽雅淸靜；晚飯應王博士及其夫人之約，在浮爾泰菜館吃的，酒菜均佳。

（七月十二日）搬定旅館後，便去著名的 Notre-Dame 敎堂參觀，這是巴黎主敎的廟座，在我國因『鐘樓怪人』一片而名大噪者，西邊正面有兩座方形高塔，正中的雕刻代表『最後審判』的故事，左手浮雕爲『聖母安葬』的故事，上面有廿八位伊色列與猶太君王的塑像，下面是直徑四十二呎的玫瑰色玻璃窗，裏面的設計，自然是非常複雜而壯麗，

木雕刻尤值得賞鑑，庫房內有稀罕的古物，如耶穌被釘的十字架及釘，荊棘王冕的碎餘，據說是真的；拿破崙一世加冕時的冠帶用物，達薄敎主遇狙擊時所穿的血衣，都有意義；鐘樓高二百餘呎，鐘重十三噸，遊客可上去看。

# 關於竹子

毓新

我們有一所竹居，在北平繁榮市區的一隅。竹子是前幾年栽的，向陽栽兩棵，並且面對着南屋也栽兩棵。大前年因爲冬天太冷，死了兩棵。——在向陽地方的兩棵，却一天比一天茂盛起來；它象徵國運的昌隆，家運的好轉，今年春雨之後，春筍怒生，因此不幾天小竹條遍地，繁殖了很多。當來客步入這所竹居，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叢碧綠，小風一吹，沙沙的作響，人們襟袖也乘勢招展起來；有一種飄飄欲仙的態勢。

談到這一片竹林，眞是人們的恩物，它與我們生活永遠維持着密切關係，無論起居和行路，處處無一不仰賴它供給我們廣泛的利用。舉例來說：夏天揮汗的扇柄，蔽日的竹簾，納涼的竹床，登山的竹杖，垂釣的竹竿，以及日用的竹筐竹籃，都是用條竹做成，工業上用竹造紙造「人造絲」。還有近日轟動國際的熊貓——聯合小姐，她也採用竹芽竹筍做食料：……這用途太多了，尤其華南山明水秀之鄉，用竹子的地方尤其多了。

關於竹子的故事傳說和神話，在古書上眞是車載斗量，屢見不鮮。記得兒時讀過中華故事，那上面有一段：「漢武帝有竹王興於豚水，有一女子浣於水濱，有三節大竹流於足間，聞有聲，破之得一男兒，因以竹爲姓。」書上並有一小圖，一洗衣婦劈竹爲二，有一小嬰兒仰臥竹間，眉眼生動，這故事直到現在，我的印象還很深刻呢。

其次在傢具上，我們常用的湘妃竹，也就是斑竹，古來傳說：「大舜有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揮竹，竹盡斑。」

平安家信往往又叫做「竹報」，據說：「李衛公曾經說過：北都童子寺有竹一窠，纔長數尺，相傳其寺綱維，每日報竹平安。」

唐朝白居易在貞元十九年春季做校書郞，他在長安，找到一個鉅邸，是當時已故關相國的宅子。搬過一住，他婉惜相國手植的竹子頹頓凋零，因此給他除草培土，大加整頓，並且做一篇養竹記紀念這椿事。他拿竹子比做君子，——這君子就是士大夫階級——他說竹子有種種特徵，是可以與「君子」的特立獨行精神互相比擬的。記得樂天也做過一首詩：水能性淡爲吾友，竹解心虛是我師」。這話可以說明他的「做人」精神的。

魏晉以來有一種「竹林清談」的風氣，當時名士每日聚談風雅，不理政事，後來歷史家給予他們一種嚴正的批判，考語是：「清談誤國。」

竹子傳說相當的多，此處更不必贅言。通常詩人的眼光把竹子做爲吟咏的資料，畫家也把竹子取爲畫本而且畫竹也必定把蘭、梅、菊畫在一起。或者畫松竹梅三種在一起，叫它歲寒三友。不管三樣或是四樣，幾個畫家分工合作的畫，確是藝林的佳話。由此大家並且可以一同欣賞這合作的結晶。有的把竹子和山石畫有一起，襯托着倒也生動，畫竹的也必把詩寫在一旁。現在移錄幾首，以供欣賞：

修竹美人圖

蘭膏香膩盤雲綠，愁鎖春山黛痕蹙，天寒日暮悄無言，翠袖盈盈倚修竹。修竹無心亦有情，竹花結實珠繁榮。秦樓人去彩鸞杳，湘江種得相思成。相思有種何時歇？竹上年年歇離別。千古魂銷怨不銷，淚紅染作鴛鴦血。

早朝待漏題楊諭德竹

禁鐘纔動曉風微，新竹疎疎對鎖闈，非是日高簾不捲，怕教空翠溼朝衣。

題天師竹

上清仙子晉風流，愛竹還同王子猷，寫得一枝清似玉，湘濱露冷夜牛秋。　右錄滄海遺珠

# 海屋劍客羣

## （六）

葉勁風

### 四　首善之地

### （一）

短短七天——從上海動身起，到重歸上海止——我總算獲到了不少經驗。多一番閱歷，即多一番見識，也就是多了一番鍛鍊；心理上也多了一重修養的穩固基礎。古人說，「活到老，學到老，」這句話，確屬經驗之談。可是，許多人，雖說得了些微經驗，就認爲長了學問見識了；雖然知道「多上一次當，多學一回乖，」却從來不問，因何上當？上當，必是自身有弱點。自己的弱點在那裏？這個弱點是否可以彌補起來？

我個人自從在九江，兩探匪窟之後，一方面當然羡慕管氏兄妹的矯健不凡，一方面覺得，自己跟着他們跑，老大吃虧，便細心把自己吃虧所在，仔細分析一下，才找出了兩重大弱點：第一，經驗不足，雖說事到臨頭，保持冷靜，殊不知這種冷靜，並非早已看出始末、因果、胸有成竹的那種眞冷靜，却是勉强的做作，而實際上，還是「不知所措。」固然比較手忙脚亂好，却離開胸有成竹太遠。

第二重弱點，因爲手脚沒有功夫，因而氣魄不足，未免臨事而懼，再三猶疑，不敢單刀直入。固然也有魯莽胆豪的人，不問事由，給牠一個蠻來，有時蠻出了道理，居然成功。然而十九多是僨事，還不及臨事而懼，來得穩健，更那裏及得到眞有氣魄的人，那種游刃有餘，行所無事呢？

第一種弱點，經驗不足，補救方法，只有多多經驗。好比我第一次粉墨登場，串演「捉放」裏陳宮；乍一出場，因爲胆大臉厚，倒滿像那們一回事，比及見了呂伯奢，竟忘了下馬，就跟在人家後面，踱起方步來。直到台下大喝倒采，方才想起自己還在馬上，如何又牽着馬走？只好自己關照自己，下次再來，決定先下了馬再牽着馬走。這是說明經歷不足，可用多次經驗來彌補。

至於氣魄的話，雖說不一定必是有了武工，才有氣魄；我的愚見，像我這樣一般平凡之人，却是從武工上練些氣魄，來得容易。固然讀書可以養氣，試問千古以來，有幾個孟軻養成了浩然之氣？又有幾個文天祥養成了天地正氣？倒不是說，書不該讀；只是讀了書，再練些武工，豈不更好？再說，您讀史記，讀到荆軻刺秦，圖窮匕見，一擊不中，再擊又不中的時候，您有什麼感想？說句笑話，荆軻設若練過兩手起碼的三脚猫，四門架兒拳脚，加上他那種「赤虹貫日」的氣概，還能留着秦王，併吞六國？

所以這次回到上海，我下大決心，一定要加功練武。在路上，我把這話告訴管氏兄妹，紹裘勸我，手脚固然練些好，却不可操之過急，免得弄成一曝十寒，「胖子不是一天吃出來的。」紹華說，不會武藝，照樣可以辦事；百忍莊裏，儘有幾位，像伍光照先生，章明女士，遲希賢，馮逸，兩位小姐，都沒練過拳脚，可也幹過不少事業。可他們也承認，沒有拳脚，做起事來，總嫌不爽利。伍光照已經五十掛零，章明四十歲了，兩人說，既然年紀大了，練不到絕頂功夫，情願不練。遲希賢爲了十多年的苦功，練成了鋼琴和絃琴，怕一練功，把一雙藝術手腕子練壞了。馮逸暫時爲了話劇，抽不出時間上百忍莊去。不過，要練什麼，最好先同曉莊先生商量，讓他按材料定下方針，才能逐步練習起來，不致於有什差錯。

我們回到上海這天，天色已晚，匆匆趕到百忍莊，見了曉莊，把經過的事，逐一報告。曉莊也告訴了我們，京滬一帶吃緊的情形。據說，

這時南京方面雖有建中同匡時兩個人，也只能看看情形，簡直不能着手幹事；害怕打草驚蛇，顧此失彼，白費氣力。此外，最近兩天，范心田組織了一個旅行劇團，幹部裏雖有我們集團中的遲希賢，馮逸，兩位，還是覺得人力單薄，又約了顧青，顏氏姊妹——子玉，子珊——三位參加；打算沿京滬路，走到南京。到了南京，預備長川駐扎，幫着建中料理事務。上海方面，尤其複雜，雖有唐慧唐傑姐弟，日夜忙碌，華冑夫婦，參加幫忙，還不容易抓住頭緒。

我們把正事說完，我剛想開口，要求曉莊給我弄點功課，曉莊早提起建中以前說的話，反而鼓勵我，趁着時局還不十二分險惡，偷空練點什麼，也好防身應急。紹華一聽，早格格笑起來了：

「您還用的着勸咧，一路船上車上，我的耳朵都被他老兄咕嘟的麻哪，什麼『手無縛鷄之力』哪，什麼『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哪，什麼『寧可少吃一口，不可少練一手』哪。聽那口氣，不練點什麼，簡直活不下去哪。……」

紹裘也笑着，說我連做夢都在想着練功。曉莊聽了，不禁哈哈大笑說，「既是這樣堅心，一準練的成。」又問我，「聽建中說你練過幾年太極，好不好來一套給我們看看？」

我正有些忸怩，渾身不得勁，忽聽大廳後面，一陣橐橐恐恐的脚步，夾着一個甜而且脆，響亮圓潤的聲音：

「得哪，今天弄不到，誰耐煩再去？」緊接又聽見她扯長了聲調，「嘿……！」大約已經看見紹華和我們了。

一羣四個人，唐慧唐傑姐弟打頭，華冑夫婦倆隨在後面，都進了大廳。廳裏頓時熱鬧起來，一陣笑聲，夾着你問我好，我問你安。鬧定之後，大家都坐下，曉莊代替我們把上九江的事，簡潔說了兩句，華冑夫婦，稱贊我們眞能辦事。慧君喜的對紹華把大母指一伸說，「好孩子，到底不錯！」

這時候，他們四個人都是紳士淑女的打扮，一身華麗。陳太太固是儀態華貴；慧君一打扮，眞像一朵放苞的玫瑰一般，鮮艷欲滴，容光照人。只見他憨態可掬，笑嘻嘻地瞧着我們：

「剛才你們進莊來，我們正忙着修飾打扮；天一黑，就得出去，開鑼登場哪；趕半夜回來，大概你們都走啦。我一急，這才催着他們跑來，知道你們必定有挺新鮮的故事咧。」慧君說着，又單指紹華說，「小鬼，今晚不許回去，乖乖的在這裏等我回來……！」

紹華笑着說，「故事可眞多，還碰見眞正的『稀稀哈』哪，可是你愈性急，我偏……」

「瞧，唷，……」慧君披了披嘴，「你碰見稀稀哈，我們還碰見了哈哈稀咧，你偏不說，我還偏不愛聽哩，咱們倆瞧誰綳的住。」

「那麼，你晚上回來，還是把車子灣到我們那兒，就在我那兒住罷……說眞話，我們看着心佛兒打了太極，就得回家料理一下，你看這個條件怎麼樣？」

「好哇，我就知道你不敢不聽我的話哪……！」慧君又回過頭來問我，「心佛先生也是練的太極？」

唉，這可眞糟。我那太極，胡弄外行，也難胡弄過去；這裏在座的人，都是方家，叫我當衆獻醜，臉皮再厚些，也玩不下去咧。可回頭一想，這又怕什麼？ 他們既都是方家，還能笑我這個半瓶醋？（其實連半瓶醋都不够哩）。況且這一忸怩，顯出一股小家子氣，更叫人看不入眼。想着，便提起精神來，沉下氣去，把我練了幾年的成績搬弄了出來。可是當着許多人，心下有些虛，總覺不能弄得如意。剛練完，大家還給鼓了一陣掌，也許怕我害臊，替我蓋蓋羞哩。

曉莊瞧我練完了三段，點頭說，「功夫是有了一些，可是姿式都走了樣，……這樣吧，從明天起，我來給你把式子重新理一理正。」他又瞧着大家，「我還有一個意思；我看槍法很要緊，往後誰得閒，誰就給心佛指引一下。」又對我說，「太極固然要練，可這東西不能應急，只能把牠當作日常基本功課。除此之外，我想請紹裘紹華兩位，先給你練擒拿手，這最宜于斯文人防身。候守一回來，再讓他給你幾套摔交的竅門。其餘，往後再說，你看怎樣？」

我自然高興極了。管氏兄妹尤其熱心，應我住得太遠，而且又是孤另另一個人，決意邀我搬到他們家裏去；一則，從那裏上百忍莊不到一里路，二來，他們兄妹可以隨時指導；三者，他們也可熱鬧一些。

這一來，我倒喜得有些感愴起來。你想，天地間那有這等稱心如意的事？要幹事，這裏整個集團，正計劃着幹不完的事業；要交朋友，這裏個個都是胸襟豪爽，光明磊落，又都是一副俠腸血性；要學武術，差不多個個都够資格給我指導；此外，不時還可聽得到覺厂老人的性命之學的講演。說句笑話，我這眞叫一交跌到天堂裏去咧。

## （二）

誰知像這等甜美的光陰，給我享受到的，連頭帶尾，一共只有一個星期——從七月十八到二十四——七天一過，我們許多人，又僕僕征途，乘了早車，趕到南京去了。因為這時所謂蘆溝橋「事件」，雖經我國折衝人員，一再退讓，無奈你越讓，人家越進，把他們處心積慮，造成的小衝突，漸次依照計劃，演成了一個大規模的「不宣而戰。」因此蔣委員長，不得不在二十的那天，匆匆從廬山飛回首都，招集軍政首腦，開緊急會議，以備應付時局。

這時候，好好一個和平的首善之地，頓時變得騷動起來。為什麼？你想那一般陰暗的魍魎，平日受了他們大使的豢養，正如人身上的病菌，平日還要無風作浪，這時還能不趁機騷擾蠢動？同這般魍魎聯絡勾結的，却是我國一部分「漢字頭」的敗類，當然也要乘時而起，做些陰霾工作；向各方面打探機密消息，散佈謠言，作種種喪心病狂的活動。這般東西除了貪圖幾個賣國的血腥臭錢之外，正不知他們還有什麼別的目的！

另外，還有少數中之少數的幾個大老，一手抓住着中國的命脈，儘量私飽不算之外，還要互相勾結起來，用盡監守自盜手腕，削弱國力。正不知這幾個貪狼，是預備亡國之後一脚逃到外國去做高等亡國遺民呢？還是天生的狼心狗肺，特來把我們這片大好山河，送入浩刧之中的呢？

這三方面的動作，都被建中匡時兩人，設法打聽清楚，苦於兩個人，只有四隻手，捫住這裏，漏了那裏，濟得什麼事？弄得無法，只得接二連三函電，向百忍莊告急。這時，莊裏除了覺厂老人，保持一片清淨靈府，以備偶一，應付機要，指示南針外，只有曉莊一人，坐鎮全局。好在他頭腦冷靜，胸有成竹，只等羽白從大覺谷回來；華胄把上海的事料理了有個眉目，三個人斟酌了全盤計劃之後，便要遣兵調將，跟那般魑魅魍魎，較量一個高下。

可見我能够在莊裏，舒舒服服，專心一致，練了這短短七天玩意，却也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機會哩。

您要問這短短七天能學得了什麼嗎？我很可以抽空報告一下，讓您知道，練工夫固然需要一個不間斷的長時期，可是在一個萬般無奈的情形之下，能够專心致意，學些基本，得些口訣；然後在百忙之中，自己抽些閒空，那怕三五分鐘呢，也可日積月累，杆頭日進咧。您不見幾何學的創作者居里留氏，他的學問都是在飛針走線的幾分餘暇中研討出來的？還有意國的霍爾曼氏，在爐火旁邊，一壁抽着風箱，一壁習學外國語言，不多幾年，竟把十八國文字學了個滾瓜爛熟？何況您我雖說忙碌，決也忙不過這兩位咧。

那天晚上，從百忍莊出來，管氏兄妹，就逼着同我一路回到我的寓所，取了應用物件，一車子回到管氏山莊裏。

「大哥，您知道，我們這兒，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只要您不賦煩，愛住多久，就住多久。」紹華一下車，舉起一隻小手臂，畫了一個大圈，把那黑黑一片，隱在星光底下的住宅和田莊，都指給我看。因我長了她哥哥三四歲年紀，又因有了九江之行，這點因緣，所以改口稱我「大哥」。

黑夜裏頭，我也無法看得出這管氏山莊，究有多大範圍。後來才知道，僅僅山莊一圈，已有一百多畝，餘外還有兩個小型農場，都是他們兄妹產業。

他們這所住宅，眞是「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外面看去，好像

舊式五開間，一進四重的建築。一跨進屋子，除了第一進外，全是新式設備，客廳，甬道，餐室，臥房，佈置得極其幽雅舒適。兄妹倆，各有各的書室，各有各的習靜所在。

「本來都是鄉下平房；先父手裏，這後面三進，一齊重新改做過了。」紹裘招待我坐下後，告訴我。

「早知道你們這大的公館，我早就該來打攪哩，瞧我那個鴿籠……！」

「嗐，上海寸金寸地，比不得我們這裏鄉下田莊，那裏能不做些鴿籠，好多住些人哩？」紹裘嘆息了一聲。

× × ×

第二天我起身已經六點鐘了。匆匆梳洗，跑到小起坐間，見他們兄妹，早穿得整整齊齊，預備陪我上百忍莊去。

「嘿，晚哪，大哥！」紹華笑着，「昨晚您睡了，您知道誰來過？……慧君！……早起她本想等着我們一起上百忍莊，瞧了您兩次，……您……」

「早哩，早哩，」紹裘攔住了紹華的話鋒「他們的早課，要到七點才完哩。」

「本來打算五點就起來；那裏曉得，越怕睡過頭，越睡得沉。」我也笑了。

「大哥，我們跟您一起去，想看看曉莊先生的教法。」

三個人吃了早點，便向百忍莊走去。管氏山莊在百忍莊西，不到一里模樣，却是大路。這一次是從廟裏進去，方才知道建中的話，果然不錯。要不是莊上的人，無論如何，也走不入去；因爲前次同建中見的，裝在後牆的那座圓門，從前邊看，簡直有百十年不曾開過模樣，上面封滿了蛛網塵土。我們另有夾牆暗門通過。

「以前本來沒有這些防衛，」紹裘給我解說，「因爲上海有一種什麼浪人，專門喜歡混闖。覺厂老師，爲了防患未然，所以把這道門封了，另外佈置了這個夾牆暗道……否則怕要常常受他們的侵擾了。」

「早晨七點以後，晚上天黑以前，我們都不能走這兒出入，得繞到那邊唐氏家祠，要多一里多路。」紹華告訴我。

我們一跨進練功場，就見曉莊和慧君，華冑夫妻倆，都在推手。小弟弟唐傑一人，却在那幾隻木樁架着的長竹梯上用功。我們向他們招呼過了，曉莊立刻停了推手，便對我說：

「來得正好……以前站過樁嗎？」

「沒有。」我答應着。這時管氏兄妹和慧君，也站過來了。

「不站樁，腿部不會穩固，」曉莊說着，就給我四種樁功式子，——丁字，魚鱗，川字，馬步。「這幾種樁式，早晚兩次，每次每種大約站十來分鐘；往後自己斟酌，漸漸加長時間。可不能求快，要緊要緊……」又說「你先來一個『太和一式』給我看。」

我把氣沉入丹田，作了一個「太和一式」。

「樣子外表差不多，呼吸也不錯，只是意思不對。」曉莊自己演個式子說，「你瞧得出不同的地方在那裏嗎？……你再做給我瞧。」

我照曉莊的動作，又做了一遍。

「還是不對。你要明白，對與不對，不在動作上。我告訴你一個口訣，守住這個口訣，式子也會正確，意思也有了，……」

「這個口訣，照以前的辦法……」曉莊笑着瞧了瞧紹裘他們，「口訣是要附着耳朵傳授的。……可那也不能怪他們。其中正有一條絕大理由。什麼理由呢？完全是一種心理導誘法。因爲人類都有一個神祕上的信仰，和一個保守祕密的心理，同時還有一個妒忌的意念。『附着耳朵』那够多麼神祕，無論他說的什麼你非相信不可。再說，『附着耳朵』說，當然是不要第三人聽去。那麼，接受這個口訣的人，必定認爲這個口訣，第一，必是一個祕訣。既是祕訣，練習起來，必是專心一致。……

「第二，他得了這種不可多得的口訣，練習的時間和地點，必定要隱祕。換句話，他所得的口訣，既是這等神祕，珍貴，要是被人輕易學了去，那還了得，所以必是絕早，或深夜，在隱密的地方去練習，怕人

偷學了去，是個妒忌的意念。殊不知這們一來，練習就容易進功了——何以呢？因爲沒有人分他的神，就可專心一致學習哪；一專心，還能不進功嗎？所以說，這『附着耳朵』的一套，別以爲是純粹搗鬼，其中還有一篇文章咧。」曉莊說着，哈哈大笑起來。我們也都跟着笑了。他來回走動了兩步，又繼續說：

「雖然我這口訣，不是附耳傳授的，你可別失去了信仰咧……」

「你要知道，這太極拳，名雖爲拳，其實是一種改良的導引方式。覺厂老人家從前講解過，大約你把我上次給你那些筆記翻翻，定可找得出來，所以我也不必多說。……

「既是一種導引，就得心神合一，呼吸與動作相應，並且其中還要有一個統一意念。譬如手臂緩緩上舉，同時精神就在集中在這動作的一個地方的一個『點』上。這是第一個口訣。……

「第二，在太極之前，只有『熊經鳥伸』；也可以說，這熊經鳥伸，就是那個時代的太極。在熊經鳥伸之前，還有『五禽戲』；也可以說，這五禽戲，就是那個時代的太極。這話好像不合邏輯，我們也可不去管他。……

「熊經鳥伸是什麼玩意呢？……偖」曉莊說到這裏，就做了「畜採馬」轉成一個「撲地龍」，說，「這可以說是『熊經』」。他又做了一個「白鶴亮翅」，翻成一個「金鷄獨立」，說，「這可說是『鳥伸』。……

「可是，你們別誤會了我的意思！」曉莊又很注意的瞧了我們大家一眼，「一誤會，這個口訣就弄到隔壁去了。——我的意思，是說，熊爲何要經，鳥爲何要伸，就可抓住口訣的命意在那裏。」他說着又做了兩個式子給我們看，問道，「這可明白嗎？」

說老實話，我可眞有些不大明白。曉莊見我獃愣愣地，知道我還不甚明瞭，便問慧君說。

「慧君，你換過方法說說，也許清楚些。」

「這不難，」她笑着說，「只要瞧瞧狗伸懶腰就得了。」

幾個人連曉莊一起，聽了這句話，都笑得哈哈連天。華胄夫婦和唐傑也完了功課，聽見這裏笑，也走了過來。這時經慧君那麼頑皮的一解說，我似乎有些會意，却仍有些不徹底。曉莊又繼續說：

「第三個口訣，那很簡單——那就是適可而止。有工夫不妨多練，可不能太累。『欲速則不達』，太極決不是急就的東西。還有其餘各種訣竅，只要細心看一看覺厂他老人家的講章，大概不差什麼了。」

（三）

曉莊教我練了幾個式子之後，又關照我們大家，晚上去參見覺厂老人，聽他老人家講「劍與炁」，說畢，同着華胄夫婦上前邊去了。賸下我們五個人一齊擁到靶子場裏。小弟弟先給我看了幾種手槍，說明各種不同的性質。慧君又教了我裝子彈，瞄準的訣竅。

我練了一會固定靶子，成績當然不能滿意，可總算上了路哩。我在旁邊休息的時候，他們把燈熄了四個人練了一會活動靶子，（練習方式，前文記過，此處不贅），又進一步，試習「探照飛靶」。這探照飛靶，要算打靶中最難的方式。他們各人，一隻手拿着手電筒，一隻手抓着手槍，又給我一些小鋁片，圓圓薄薄地，像銅元大小，叫我隨意向場內另一頭，一個一個拋去。我拋一個，他們趁那鋁片在空中飛着的時候，就先用手電筒探照，探照得了，就開槍打去。這種打法，須要心思靈活，手勢敏捷，槍法準確，方能擊中。

您想，這飛薄的鋁片，拋在空中，飄去飄來，忽高忽低，簡直沒有規定路線；普通人，不說用槍去打，就令用電筒去尋覓，也難覓到哩。況且，這鋁片能在空中，飄蕩多少時間？就算探照着了，牠早已落下，那裏來得及開槍？所以普通瞄準方式，這裏簡直用不着，完全要練到了隨意指擊——指到那裏，打中那裏的功夫，才可談到這種打法咧。

× × × ×

十點不到，我們又回到管氏山莊了。

「瞎，曉莊給我那個口訣——『熊經鳥伸』，我到底不大明白哩。

」剛剛坐定，我向他們兄妹提出這個問題來。

「這也難怪，」紹裘說，「以前覺厂老師講過一次，您沒聽到，所以不能理會。要明白這一點，先要了解熊經鳥伸的動作……」

「也就是狗伸懶腰的動作。」紹華憨嘻嘻地插口說，格格地笑着。

「……照古書上說，『熊登樹，必引氣；鳥啄食，必伸頸。』所以『熊經』就是『熊引』，引就是『引氣』。引氣是古時修道的人煉氣的方式。春秋繁露上說，『天氣常不施於地，故道者亦引氣於足；』這就是說，道家行吐納方法，把氣引導，貫注全身。……」

「得啦，三哥，」紹華又打斷了她哥哥的話，「像你這樣引經據典，三天也說不完，反而越說越糊塗……」又笑着對我說，「大哥，聽我的罷……熊經就是把氣引得滿滿地，滿了氣，就達到『引』的目的。鳥伸就是把頸子伸得長長地，長得啄到食物，啄到食物，也就是達到了『伸』的目的。太極動作，目的在舒筋骨，活氣血，動作的時候，必是像熊和鳥一樣，要引伸得蹉到目的地步為止。換句話，這是爲了一般打太極的人，式子一熟，就油滑起來，手脚不伸到目的地就滑過去了。所以才有這個口訣，作爲禁戒。……大哥，這，您可明白了吧。」她一口氣說完，說完了又笑。

「不只專門注意經骨氣血，」紹裘也笑了，「也要顧到呼吸的『引』『伸』哩。」

「這麼一說，這太極拳可眞難弄哩。」我有些惶惑了；倒不是畏難，只是耽心不易進功罷了。

「怕什麼，一天天打下去，一樣樣做起來，日子一久，也就行了。」紹華鼓勵着我。又說，「大哥，你還有功課咧，您等着，我去給您找兩樣東西來。」說着便起身走了。

過了一會，紹華拿着一個小網包兒，放在小桌上，笑吟吟地：

「大哥，我給您找了一份古董來哪，」說着打開網包兒，裏面又是兩個紙包。她把上面的紙包打開，是一本小冊子，做古的裝訂，底面都是深藍綢子裱成的。冊面上有一個籤子，上面題着「擒拿眞訣」四個黃豆大的小楷。

我接過小冊子來，翻開第一頁，上面有紅藍兩種墨色，畫着人體週身筋絡，有箭頭指着各種名稱。往下各頁都是一色靈飛經小楷，寫着擒拿方式。

「這個您得慢慢兒看，先看這個。」紹華把下面一個紙裹打開，是一個紙盒。揭開盒蓋來，見裏面放着一捲布樣的捲子。紹華把布捲抖開，乃是兩隻擊拳手套模樣東西：手指都扠開着，樣子很骯髒：

「這是我三哥的一副，您用大概正好……您戴上一隻試試；……這是右手。」

我接過手套，覺得有些分量，戴上手，幾隻指頭都撐得直直地，知道裏面有東西，連手心也抵住着。紹華瞧着格格直笑：

「大哥您攢攢拳頭瞧……」紹華有些搗鬼的神情。

我用力一攢，那裏攢的攏拳來，幾個手指頭剛攢彎一些，立刻又「噌」的彈開了。兄妹倆都哈哈大笑起來。

「這是練手勁用的——比別的方法好。」紹裘一面笑着，一面告訴我。

「您瞧……」紹華把手套裏的長條彈簧，一根根都抽了出來，每隻手指，大約有五六根，「這些鋼條，一齊裝上，得練二年，才抓的攏哩。」說着，她把抽去了彈簧的手套遞給我，「您再試試。」

我接過來一試，果然輕了，可以攢起拳來；可還不怎麼如意。我褪下來一揑，原來裏面還有打底子的彈簧。

「經脈穴道是容易弄的，就是這手勁困難，……也不是難，就是要花費些日子。」紹華說着，又把那本小冊子翻給我瞧，「這是眞的易筋經二十四式圖，得戴上手套，照圖練習，比空手練，要快二三年。……這彈簧可不能加的太快，快了，筋骨就要受傷……從前三哥每三四個月加一條，我可比他還慢。」

「還有一瓶藥水呢？」紹裘問紹華。

「在那兒，回頭就去拿來。」紹華又對我說，「每次練完，還得使

那個油搓揉——每個手指，手掌，手腕，都得搓揉到；不然也要受傷的。」

「從前，」紹裘說，「據說，他們在大覺谷剛練這玩意，是另外一套辦法。剛起首要練『拏空』手勢——就是『抓空』，也有幾套身段。同時學易筋經，前後得三五年。拏空和易筋經之外，同時還得練酒甕：就是兩隻空的紹興酒罈子；兩隻手，用五隻指頭抓住酒罈口。剛起頭，只要抓的起來就成。後來得抓住酒甕走圈子，只要提着走，再後，兩隻手慢慢左右張開一些，一直要練到兩隻手膀張得平肩而不費勁。

「然後，每天每隻甕裏加一匙水。要能够把兩隻甕裝滿了水，照樣走圈子，兩隻手臂還要一起一落，這才算練到了功。聽說曉莊先生他們，就是那們練的。

「後來，到了守一練功的時候，他那時才十五六歲，他說那法子太笨，看見『孫堂彈簧啞鈴的方式』，他就使啞鈴練，可不用手掌握，只使指頭。他又覺得手指頭用力不平均，所以才想出這彈簧手套的辦法，經過幾次改良，才弄出現在這付手套的式子。所以我們就用這東西練。」

「練這手套，手臂上的氣力，怕要比練酒甕差些吧。」我想了一想問。

「誰說的？」紹華搶着答應，「只要把易筋經練好，週身的膂力就很够用了；加一些拏空式子，兩臂和手爪就很有力，與練酒罈差不多。況且練酒罈，就算成功，也只有些舉重的死力；那還不如練孫堂啞鈴和千斤担哩。我認爲勁，是要活的才有用。」

「她是守一和慧君的信徒。」紹裘笑着說。

「甚麼信徒，我相信什麼都應該參用科學方法，一切都經濟。用老法該練十年的，參了科學方法，只消五年就够了。譬如舊式活血氣的藥，囉囉哆哆要開一張賬單，又是吃的，又是擦的，簡直鬧不完。您看新方法，只用松節油，參上些什麼藥就成了。只要搓揉，更用不着吃那一大碗一大碗的苦湯。能吃酒，一茶匙白蘭地，或老白乾，就行，不吃也沒關係。」紹華連串說了一大嘟嚕，連一雙秀眉都豎了起來。

我同紹裘都笑起來了。

「我說句公道話罷，」我想把空氣緩和下來，「能改良，當然應當改良，萬一不能改良，那也只好保存一些國粹再說。」

晚上八點鐘，我們——百忍莊的幾位，我同管氏兄妹，另外還有杜民揚，馬魯吾，管浩，伍光照，章明，等——大家約齊由曉莊領着去參謁了覺厂老人。老人早由曉莊報告了我們在九江的工作，一見面，很鼓勵了幾句。然後對大家講了一段「劍與炁」。這裏我摘錄了一些下來，記在下面。至於全文，待整理了之後，自當編在老人的「添籌祕笈」裏。

## （四）

我每天按時間做功課，五六天就把太極的式子改完，曉莊的太極，好像比我原學的複雜一些。紹華是急進派，巴不得我三天就成功一個技擊家。紹裘却是緩進主義，只要一步一步，按自己身體情形，每日進步就够了。一個主張急，一個主張緩，兩個人一扯平，我倒一點也不吃虧。

每天都盼望守一來，教給我撲跌手脚，却再也望他不到。聽說大覺谷的天空掩蔽很費事，怕還得好些日子才能告竣哩。這幾天稍有閒空，管氏兄妹也教給我一些破解拳，却不是正式撲跌。

到了七月二十四的那天下午，紹華有事去了，我同紹裘正在閒談，忽然聽得屋子外一個蒼僕僕的嗓子嚷着：

「嘿……！幾位劍仙，都藏在那兒哪？……嘿嘿嘿。」

我一聽就知道是建中來了。

他前脚跨進屋子，紹華也從旁邊门裏出來，我同紹裘都站起來讓他坐。建中却裝作不認識我們的神情，深深的一鞠躬：

「請問三位上仙，如今外面，國事日非，世界鼎沸，大刼已臨，幾位上仙，袖手不管，舒舒服服，躲在仙洞裏，過太平日子。你們練了許多霹靂劍，誅仙劍，斬妖劍，子母劍，翻天印，到底爲了啥？……嘿嘿嘿。」

紹華半笑得灣腰，「瞧，上那兒去找瘋子去……？」

我們四個人，圍着小圓桌坐下，紹華回頭招呼用人，重新沏茶。

「我說小姐，」建中把上裝脫了，仰身半躺在籐椅上，一面擦着汗，「您要是可憐我，把您府上，上回的那個酒，給我來一點，有冰的甚麼水菓更好，還來點什麼吃的，小人是又乏，又餓，又渴。」

紹華笑着吩咐用人的時候，我瞧着建中問道：

「打百忍莊來？」

「對哪，可一個人沒礁着，只會太太正忙着；小弟弟在弄什麼無線電；瞧那樣兒，正在發急哩。」

「那玩意兒，可不好弄，」紹裘搖着頭，雙眉攢在一起，「我們也不懂，幫不了忙。」

「南京怎麼樣，建中先生？」紹華很關心似的。

「事情多咧，我正是來搬兵求救哩，晚上我們上那邊去，大家商量商量看。」

「我是要去參加的——我們都去，三哥，大哥。」

「哪個大哥？」建中問。

「唻……余大哥。」紹華笑着。

「那們說，我算老幾？」

「您自然是「老大哥」哪……還用說？」

「瞧，我的功課怎麼辦——剛練了五六天？」我有些失望。

「沒關係，」建中看見用人捧了一大盤吃的來了，一抬身，「要練哪兒都可以練。我的老營，扎在紫金山脚不遠，可比這兒空氣好。」

「范心田一行碰見了？」紹裘問着建中。

「信到了，人大概還在句容，或是丹陽。」

× × × ×

晚上，我們在百忍莊，剛要聽建中報告南京方面的事，湊巧會羽白帶着大虎二虎，也從大覺谷回來了。聽說守一還得一些時，才能回上海。

南京的情形，確是複雜不過。詳細分析起來，大約有三方面：

日本大使館的活動，大概可以算最重頭的一方面。在這大使館覆翼之下，又可分爲兩三部分；有情報系，直接與我國外交部情報司幾個敗類勾結的一部分；有唱高調親善的一部分；還有日本商人和情報系的爪牙一部分。

第二方面是職業暗殺團的活動。

第三方面，與以上兩種無關，可也是削弱國力的大機關，雖與漢奸，間諜，暗殺團體等，並不聯絡，可是他們的工作尤其利害。他們盤據着軍政界的高位，光明堂皇，幹着滅國的勾當；大家還矇在鼓裏，當他們是偉大人物。

對付第一方面的，當然也有機要機關，佈置的諜探網，和××社參加搜索。可是這兩個機關，積不相能，有時自已會自起衝突，反而讓外諜坐山觀虎鬥。那第二方面的職業暗殺團，人物混雜，包羅萬象，時風時雨，時反時正，也叫人不易對付，其中却有一大部分，竟是對方的爪牙。

至於那一般盤據要津的腐臭份子，暫時沒有人去管，也沒有人敢管。要是對他們多說了一句話，甚至多看了一眼，一個反××的罪名，輕輕向你頭上一套，就要受到嚴重的處分了。

建中說明了種種情形之後，華胄輪着指頭，在桌上輕輕敲打了一陣，向在座的人瞧了一眼，微微笑着，一板一眼的說道：

「我看，對方情形這們複雜，好像叫我們無從下手。可是，我們也有個化繁爲簡的方式；那就是說，第一步，在我們的眼光中，凡是不利於我們國家的，都是敵人。第二步，我們不承認他們的團體，只拿「人」作「單位」，碰到一個敵人，只要我們力量辦的到，就剪除了他。第三步，那就是擒賊擒王的辦法，假設探聽到一個某「人」，是賊裏面的重要分子，除掉他一個，等於除掉一羣，我們就應當不惜犧牲，務必消滅了他。」

曉莊點頭說，「這個辦法很對。」

羽白舉了舉手說，「我很贊成華胄的辦法，這裏面我還要補充一點說明。照建中所說的情形看，我們可認為敵人的「人」，數目一定不小。無論挑出一個什麼團體來說，都要比我們全體的數目大，我們如要同他們對壘起來，雖說不致吃虧，然而弄得滿城風雨，也不是事。萬一不幸，竟被他們走了上風，我們更要不合算。可是換一方面看，假設我們把全力，聚在一點上，對付一個『單位』，我們就可操必勝之權了。

「不過，這還是紙上談兵。怎麼講？剛才說擒賊擒王，以我們的全力，對付這個「王」，理論是很對的。為這個「王」手下難道還沒有爪牙？難道還只是一兩個爪牙？我們如說去擒這個「王」，事實上還不是與一個團體對壘？

「所以這裏面，還得進一步看。譬如我們首先找着一個「王」，跟手就要調查，看他有幾方面的關係，這幾方面關係，都是些什麼分子在活動，是集團還是個人，如係集團，必有一個或兩個首腦人物，從中指揮調動；然後我們挑出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做我們進攻的目標。如係個人，問題更加容易解決了。

「可是進攻的方法，得避重就輕。最妙的避重就輕方式，就是避去正面，取其側面。所謂側面，就是私人關係的。——從他私人行為上面去發揮。這一點想必大家都能明瞭。」

曉莊連連點頭，「羽白這個補充說明，更加清楚。我們不過是民間的一個小團體，與軍政機關，一點聯繫也沒有；除了本位工作外，一點作用也沒有，當然用不着拿攻擊團體的名義，作為號召，只是埋頭苦幹，作些有益國家社會的實際工作。我們當初是這個宗旨，現在還是這個宗旨。」

曉莊的嗓音，本來宏壯，口齒又極清楚，所以這幾句話，每個字都像清磬晨鐘一般，打在各人耳鼓上，深深的印刻在各人心裏。

大家聽了曉莊的話，正在靜默頭上，建中忽地儍想起了什麼似的說：

「還有一個困難地方，我們也得安排一下才好。」

「是不是怕機要科或××社發生誤會？」華胄拖長着語調問，表示他還在猜想。

「對哪。」

紹華忙瞧着我問，「大哥，您那張林君的卡片，還保存着嗎？」

她這一問，把大家的視線，都吸收了過來，集中在我身上。我趕緊點頭答應：

「保存着哩，也許……」我忙掏出了隨身的小皮匣「也許在這兒。」我展開皮匣，翻了一翻，忙把林君給我的那張名片，連封套拿出來，遞給紹華。紹華取出卡片，略看一眼，忙傳給他身旁的慧君，慧君遞給了曉莊。

曉莊把卡片上的字句，看了又看，看畢便傳給羽白，羽白看了遞給建中，建中仔細看了，便再傳給他身邊坐的華胄，一面說：

「這張卡片，好像很有力量，正用得着。我看……」

這時名片已由陳太太，重又傳到慧君手裏。慧君看了看，便對華胄說。

「大哥，前幾天見面的那位草字頭兒，似乎也可以給我們再弄兩張不是嗎？」

華胄忙點頭說，「上海一方面，大概用的着。南京方面，如要去的人多，不妨再讓那位萬君寫一封正式的信，給心佛和建中再介紹一下。」說着便問曉莊，「您瞧怎麼樣？」

曉莊說，「很妥當，就請快點給辦一辦罷……可是南京方面，還得幾個人去？誰去？……我們現在也得規定一下。」

「我們三個人都願意去——余大哥，家兄，我……」紹華一面說，一面瞧着我，似乎要我當衆表示一下。

「我也很願意去，就是害怕……」我還沒有脫去搗謙的腔調；同時還回憶着，前次在九江那一晚上的經過。

「要是用得着，我也去罷。」慧君說着，一伸手捉住了紹華正拈着那張林君卡片的一隻手，露出圓滴滴的兩顆酒渦兒，對紹華笑。

隔得很遠的小弟弟唐傑，放開他那震人耳鼓的嗓子說，「二姐，上海這邊怎麼辦？」想了想又說，「反正守一哥來了，我也可以去，五個鐘頭的火車罷咧。」小弟弟也有躍躍欲試的樣子。（這時，上海到南京有加快車，只須五小時可抵南京）。

曉莊聽了，忙同左右身邊坐着的羽白華冑兩人，商量了一下，便問建中。

「南京方面，有您和匡時兩位主持，假使范心田一票人都去了，這裏再有紹裘、紹華、心佛、三位去參加，力量差不多了吧？」

「人是多多益善」，建中說着一笑，「匡時前兩天還寫了信給杜民揚、馬尊吾、笪浩、三位，約他們上南京去旅行一回。可是，據我看，將來上海方面，也許要比南京還熱鬧咧。……嘿嘿嘿」。

曉莊明白了建中的意思，便說，「那們說，我看這麼辦罷：如其南京方面，有必要的時候，打長途電話來罷，……你們瞧怎麼樣？……我怕上海方面，眼面前還離不了慧君和傑弟哩。」

「很好，準定這麼辦罷。」建中點頭贊成了。


無敵牙粉

中國首創
護齒聖品




家庭工業社
出品



名煙
大都會




旅途良友

上海
大新煙公司發行所
牛莊路七七〇弄五號
電話 九七七五八

# 中國航空公司客價票目表

三十五年八月一日起實行

## 滬平線

| | 上海 | 南京 | 徐州 | 青島 | 濟南 | 天津 | 北平 |
|---|---|---|---|---|---|---|---|
| 南京 | 45000 | | | | | | |
| 徐州 | 95000 | 50000 | | | | | |
| 青島 | 125000 | 80000 | 62500 | | | | |
| 濟南 | 177500 | 102500 | 97500 | 52500 | | | |
| 天津 | 200000 | 155000 | 142500 | 75000 | 45000 | | |
| 北平 | 225000 | 180000 | 167500 | 100000 | 77500 | 25000 | |
| 歸綏 | | | | | | | 72500 |
| 太原 | | | | | | | 67500 |

## 滬渝線

| | 上海 | 南京 | 漢口 |
|---|---|---|---|
| 南京 | 45000 | | |
| 漢口 | 125000 | 80000 | |
| 重慶 | 255000 | 210000 | 30000 |

## 滬港線

| | 上海 | 福州 | 廈門 | 汕頭 | 廣州 |
|---|---|---|---|---|---|
| 福州 | 110000 | | | | |
| 廈門 | 142500 | 35000 | | | |
| 汕頭 | 175000 | 67500 | 32500 | | |
| 廣州 | 237500 | 130000 | 95000 | 62500 | |
| 香港 | 255000 | 147500 | 112500 | 80000 | 17500 |
| | 港幣 550 | 港幣 400 | 港幣 250 | 港幣 150 | 港幣 50 |

## 滬蘭線

| | 上海 | 南京 | 西安 |
|---|---|---|---|
| 南京 | 45000 | | |
| 西安 | 205000 | 160000 | |
| 蘭州 | 290000 | 245000 | 85000 |

## 滬加線

| | 上海 | 漢口 | 昆明 |
|---|---|---|---|
| 漢口 | 125000 | | |
| 昆明 | 350000 | 225000 | |
| 加爾各答 | 642500 | 517500 | 292500 |
| | 羅比1000 | 羅比 80[illegible] | 羅比 660 |

## 滬台線

| | 上海 | 福州 |
|---|---|---|
| 福州 | 110000 | |
| 台北 | 152500 | 42500 |
| | 台幣5000 | 台幣1500 |

## 加昆港線

| | | | |
|---|---|---|---|
| 加爾各答 | | | |
| 盧比 660 | 昆明 | | |
| 盧比 800 | 205000 | 香港 | |
| | | 港幣 700 | 昆明 |
| | | 港幣 850 | 292500 |

## 滬潯線

| | | |
|---|---|---|
| 上海 | | |
| 45000 | 南京 | |
| 110000 | 65000 | 九江 |

## 港海線

| | | | |
|---|---|---|---|
| 香港 | | | |
| 港幣 50 | 廣州 | | |
| 港幣 250 | 77500 | 海口 | |
| | | 95000 | 香港 |

## 渝港線

| | | |
|---|---|---|
| 重慶 | | |
| 170000 | 廣州 | |
| 187500 | 17500 | 香港 |
| 港幣 400 | 港幣 50 | |

## 蘭哈線

| | | |
|---|---|---|
| 蘭州 | | |
| 110000 | 肅州 | |
| 207500 | 97500 | 哈密 |

## 重慶至西昌線

| | | |
|---|---|---|
| 重慶 | | |
| 110000 | 昆明 | |
| 165000 | 55000 | 西昌 |

## 渝筑昆線

| | | |
|---|---|---|
| 重慶 | | |
| 55000 | 貴陽 | |
| | 80000 | 昆明 |

## 昆河線

| | |
|---|---|
| 昆明 | |
| 100000 | 河內 |
| 越幣 450 | |

## 渝平線

| | |
|---|---|
| 重慶 | |
| 282500 | 北平 |

## 渝蓉線

| | |
|---|---|
| 重慶 | |
| 42500 | 成都 |